

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

海底两万里

(法) 儒勒·凡尔纳/著 李盈盈/改写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底两万里/《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编委会编,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8

(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 3. 外国 旅行探险篇)

ISBN 7 - 5634 - 2116 - 5

I. 海... II. 少... III. 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506 号

选题策划:马永林 石兴利

责任编辑:金昌海 关志明

封面设计:李晓伟

海底两万里

原著:(法)儒勒·凡尔纳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邮编:133002)

北京依鑫印务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40 千字

2006 年 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634 - 2116 - 5/I · 294

全套 12 册 定价 237.60 元(本册定价:19.80 元)

序 言

语文新课标指定了中小学生的阅读书目,对阅读的数量、内容、质量以及速度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对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培养语文素养,陶冶情操,促进学生终身学习和终身可持续发展,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学素养具有极大的意义。

中、小学生是未来的主人,必须适应现代竞争激烈和交际广泛的世界生活,在心理、性格、思维、修养等内在素质铸造方面必须积极做好充分准备,同时在语言表达、社会交往等才能方面也必须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才能顺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潮流。

现代中、小学生不能只局限于校园和课本,应该广开视野,广长见识,广泛了解博大的世界和社会,不断增加丰富的现代社会知识和世界信息,这样才有所精神准备,才能迅速地成熟地长大,将来才可以自由地翱翔于世界的蓝天。否则,我们将永远是妈妈怀抱中的乖乖宝宝,将永远是温室里面的豆芽菜,那么,我们将怎样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呢?

世界文学名著是世界各国社会和生活的结晶,是高度艺术化的精神产品,具有永久的闪光魅力,非常集中、非常形象,是中、小学生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简直是走向世界、观摩社会的最佳捷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伴随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茁壮成长,具有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带着有趣的欣赏的心态阅读这些美丽的世界名著,非常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积极的和健康向上的心理、性格、

思维和修养,有利于青少年了解世界各国的社会和生活,不断提高语言表达和社会交往的才能,这样就可以早日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这套世界少年文学名著按照语文新课标指定阅读书目进行了精选,集中体现了语文新课标的精神。我们考虑到广大中、小学生的学识和时间有限,而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又是卷帙浩繁,不便于中、小学生阅读,我们在参考和借鉴以前译本许多优点和长处的基础上,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高度浓缩,保持了原著的梗概和精华,还配有形象的插图和助读的注解,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使之尽量符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尽量适合少年儿童阅读,这就便于广大中、小学生轻松阅读和理解吸收了。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说:“语文负载着传承祖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任务,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极其辉煌的人文精神,应当使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水乳交融。为此,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在语言能力发展的同时,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提高文化品位、审美情趣。比如,在阅读中,要求学生不仅做到文通字顺,而且通过阅读作品,向往美好的情境,关心自然和命运,关心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和喜怒哀乐,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这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世界少年文学名著的初衷,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着极强的启迪性和价值性,非常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和收藏。

目 录

海底两万里

海上怪物	1
囚入潜艇	12
神奇的舱	29
海底狩猎	37
意外触礁	48
水下葬礼	58
采珠人	74
黑色长廊	81
沉没的大陆	91
恐怖的水晶宫	100
逃出海底	112

大海入浸

加贝斯绿洲	127
阿迪亚尔	137
越 狱	145
撒哈拉海	155
驼 队	160

从加贝斯到托泽尔	169
托泽尔和奈夫塔	176
拉尔萨盐湖	184
第二条运河	192
在 347 公里处	199
12 小时远足	207
发生了什么	218
藏非克绿洲	224
被监禁中	231
“泰 尔 ”	245

海底两万里

海上怪物

沿海的居民一定不会忘记，1866年，海上发生的那件奇特、神秘而又无法解释的现象，在海上行驶的许多大船都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形状像梭子，有时还会像闪电般发光，快起来像一阵风似的。虽然很多生物学家在看了所有航海日记的记载后还对此有所怀疑，但舆论界则甚为关注。

1866年7月20日，在澳大利亚海岸东边5英里处，人们当正准备测定这个怪物的位置时，这个莫名其妙的家伙猛地喷出两道水柱，哗地射到150英尺的高空。

而在三天后，印度——太平洋气船公司的克币恩托巴尔哥郎号，在700公里以外的太平洋也看到了它，认识到这个类似鲸鱼的神秘怪物速度是何等惊人。

以后又有同样消息不断传出，当时，真地震惊了整个世界。尤其是在英国、德国和美国，民众更投入了极大的关注，甚至在讨论中逐渐在学术界分成了两大派系——存在派和否定派。

后来，这种议论也似乎慢慢平息了下来，但到1867年4月，又一件怪事引发了再次哄动。

4月13日，在西经15度12分，北纬45度37分的平静海面上，著名英国苟纳尔邮轮公司的斯各脱亚号正在破浪而行。当下午4点17分时，有人发觉船尾、左舷机轮的后面仿佛被轻轻碰了一下，当时船上大部分人都没在意。但接着船舱管理人员就跑到甲板上喊道：“船漏了！船漏了！”

船长安德生，立即下到舱底。发现海水涌入了第5间舱，从涌入速度可以看出漏洞不小。他立即下令停船并派潜水员到水下探查船的受损程度。检查过后，潜水员报告说，船底被撞了一条两米长的大洞，那时船到克利亚山甲有300海里远，因为漏洞问题船比原定日期延迟了两天才驶进公司码头。

斯各脱亚号被架上了高处，检查它的工程师几乎无法相信自己所看见的情形。在船的水限位置以下两米半处，有一个标准的正三角形缺口。铁皮上的划痕整齐划一，就是用仪器测量也无法凿得如此完美。能凿出这个洞，证明这东西绝非普通的钢铁，在用巨大力量猛凿穿了4厘米厚的船体铁板后，又能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迅速撤出。

这件事又一次让舆论一片哗然，就连一些早年难以找出原因的海难事件，也都推到了这个怪物头上。但按年代记载统计，估计每年约损失3000艘船。其中包括船帆和汽船，而失踪的也有200多艘，这么大的数目真是触目惊心。

因为这个怪物的存在，海上交通也变得危难重重，于是，各国政府都一致同意，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海中一霸。

正闹得沸沸扬扬时，我刚好做完科学考察回来，我此次去的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贫困地区。身为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副教授，也对这个怪物难下定论，徘徊在两种

见解间不能定夺，但它的存在是不必怀疑了。不过，我不同意这是神秘暗礁的说法，因为除非这种暗礁内部配有机器，否则它无法在五个洲之间的大海中四处游动。另外，我也不认为这是一只废弃的大船或浮动的船壳，因为它们都不会移动得如此神速。在这一种种猜测被否决后，人们又把它想象成一条大鱼，而且对它的构造越传越神，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

我当时正在纽约，身为自然科学中这一神奇部门的一名专家，很快就被《纽约先驱论坛报》追问得不得不明确表态。我找出这个问题中关于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各种论据，很快，一篇材料充实内容精彩的论文就登上了4月30日的《论坛报》。

“在我将各种假设无法成立的设想，都一一否决之后，我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具有惊人力量的海洋动物。

“如果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生物都从神秘自然界探索出来，那就只能认为在海底探测无法到达的水域中存在鲸鱼类的另一分支。

我们常见的独角鲸或海麒麟长60英尺左右，但如果我们把它们的身长再拉长5~10倍，同时不要忽略了与它们身材相适应的力量和凶猛程度，就会与当前这个怪物很相似。

所以，在当前材料有限的情况下，我只能将人们提到的怪物看作一只不知的麒麟，只是身体更加巨大，而它身上也不再仅是剑戟，而是用真正的冲角作武装，如同铁甲船或战舰般具有强大的攻击性。”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对我的观点反响很大，而且，我的结论给人们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他们可以充分发挥对这种奇闻异事的幻想。

不过，虽然有人从单纯的科学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但比较注重实效的诸如美国人和英国人，则更多是考虑该怎么清除掉这个可怕的海洋怪物，以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尤其是工商界对此呼声特高。

民众的呼声一经提出，首先作出反应的是美国政府，声明要在纽约组织讨伐军清除这个海上毒瘤。并很快有一艘装有冲角的“林肯号”二级战舰蓄势待发。司令长官法拉古得到了各造船厂的支援，以期尽早装备好这艘二级战舰。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惯例，正当人们发誓要清除这个怪物时，它却突然销声匿迹了。接连两个月没有再出现过。

所以，这艘装备精良威力强大的“林肯号”，现在根本不知要驶往何处，人们变得焦躁起来。幸好这时得到报告，旧金山轮船公司有一只汽轮唐比葛号，在由加利福尼亚开往上海途中，在太平洋北部又发现了它。

人们立即群情激昂，极力请求法拉古司令立即行动。日常用品备齐了，舱底都装满了灯，船上全部人马都到齐了，只需点燃火炉加热锅炉起锚了。法拉古司令官也恨不得立刻出发！

就在林肯号从布鲁克林码头启程前的3小时，我收到了一封海军部长的邀请信，诚邀我们法国代表参与这项计划。

在我读完这封信前的3秒钟，我一点都不想参加远征军，就像我不想去北冰洋渡假一样，但在读完海军部长这封诚挚的信后，我就发觉清除这只危险怪物才是我平生惟一的志愿。

所以，我把长途跋涉刚刚归来的劳累以及身边的琐事都统统抛之脑后，只有一个想法——随船远征。

“康塞尔！”我一声召唤。

康塞尔作为我的仆人和外出旅行的旅伴，一直与我相处融洽、形影不离。他是一个佛兰蒙年轻人，他性格冷漠、遵守规矩，很少对生活的意外而感到惊讶。另外他的手很巧，能做很多细活，只是极少言语。

因为有我这样学术界的专家熏陶，再加上常常与这方面人士来往，他逐渐成了生物分类学的一名准专家。

“先生，您在叫我？”他走进来问道。

“对，马上准备，两小时后我们就出发了。”

“是，先生，”康塞尔面容平和，“你那些标本呢？”

“日后并作整理。”

“你那些外形奇特的植物、大马、大蛇和另外动物的骨骼，又如何处理？”

“先在旅馆寄存起来。”

“你那只活着的野猪呢？”

“先暂时请人代为饲养，另外，请人把我们那群动物送回法国。”

“难道我们不是回巴黎吗？”

“是要回……当然……”我掩饰道，“但需绕个大圈。”

康塞尔没往下问，只用一刻钟他就把一切都办完了，我们赶到码头时，林肯号正“突突”地喷着浓烟。

马上有人接过我们的行李并搬上甲板，一名水手把我领到尾舱内，有一名军官满面春风地与我握手：

“彼埃尔·阿龙纳斯先生？”

“是法拉古司令官吗？”

“是，欢迎您，教授，早就为您准备好舱房了。”

“林肯号”是为这次行动而量体定作的，一切材料、内

部构造和装备无不和这次任务相配。其速度相当快，高压蒸气机能够产生 7 个大气压力。在该压力驱动下，能使船速达到 18.3 海里/小时。这在当时已是出类拔萃的了，但这还不足以与那只大鲸鱼相比。

“开船！”法拉古长官一声令下——

于是，“林肯号”穿过上百只满载送行船只形成的巷道，神圣地启程了。

好奇的人们挤满了整个布洛克林码头以及纽约在东河沿岸的地区，欢声雷动，礼炮喧天！

法拉古长官是一个杰出的水手、航海家，他是“林肯号”之魂，他相信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鲸鱼，并发誓要为民除害，与它进行殊死搏斗。

船上全体人员也与他同仇敌忾。他们一直围绕着这次行动展开各种设想和讨论，并对海面保持着高度警惕。

远征军全体将士都意气风发，立志要用鱼叉把那海怪刺死，然后将它碎尸万段。他们小心谨慎地观察着辽阔海面。另外，法拉克司令曾许诺，上至长官，下至水手，谁先发现那头海怪，都将得到 2000 美元的奖励。

我同样加入了观察并想得到荣誉，“林肯号”于是变成了“众目号”。但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冷漠的康塞尔。

我现在最佩服司令的细心和周密，船上准备有各种捕杀鲸鱼类的装备，从手掷鱼叉到机关枪、炸弹以及炮用铁箭一应俱全。前甲板上还有一架威武的膛炮，炮身厚重而口径很小，在 1867 年的万国博览会上曾见过这种炮的仿制品，它由美国制造，其锥形炮弹重 4 公斤，射程达 16 公里。

所以说，“林肯号”上的歼灭性武器应有尽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鱼叉王”尼德·兰也在船上。

尼德·兰大约有 40 岁。身材高大而健壮，外表严肃，性如烈火。在人群中犹如鹤立鸡群。特别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眸，更使他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他来自加拿大，身手敏捷，技艺高超，在叉鱼这种危险行当中，还未有人能与他匹敌。

在我看来，法拉古请此人真是太明智了，他一个人的手臂和眼睛，就足以抵得上全体船员。

尼德·兰很少与人交谈，但对我却是一个例外，显得特别友好，显然，他对我是法国人很感兴趣。而且，他也可以用加拿大已经不通用的拉伯雷法国话与我交谈，而我也很荣幸能有机会听到这种法国话。

现在，尼德·兰对所谓的海麒麟、独角鲸表示怀疑。在这点上，他与大家有分歧，他干脆对此避而不谈，但最终有一天他会谈到这些的。

三周以后的一个黄昏，我们到达了距巴塔戈尼亚海岸 30 海里处，那儿和白岬在同一纬度上。我们当时已越过南回归线，南边 700 海里处就是麦哲伦海峡，顶多再用 8 天，“林肯号”就要驶入太平洋了。

我和尼德·兰正在船尾甲板上闲聊，眼望着至今人们仍不能到达其底部的令人神往而恐惧的海洋。说着说着，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那头巨大的海麒麟，以及这次神圣远征的结果会怎样。

“作为一个捕鲸专家，尼德·兰，”我说，“你应该对这种巨型哺乳动物很熟悉，也最应该接受这种动物的真实存在，但为什么你到现在还要顽固地怀疑呢？”

“这是你的责任，教授，”尼德·兰说，“人们一般都相信天空中有飞逝的慧星，地底下生活着太古年代的怪兽，

但天文学家和地质学家却会认为这很荒唐，不过是无稽之谈。作为捕鲸人我也一样。我曾多次追捕过它们，也杀死过许多条鲸鱼，不过，不管它们有多么强壮，多么凶猛，但它们的尾巴和牙齿都不足以凿穿一艘汽轮的钢板。”

“可是，尼德·兰，曾有很多传说证明独角鲸可以把船咬碎呀。”

“那只能是木头船，”他回答说，“但我对这种情景没看到过。因此，在我没有亲眼见过之前，我不会相信鲸鱼能够洞穿钢板。”

随后我又为他解释了很多，但都无法让他改变观点。

又行驶了几个月，“林肯号”依然乘风破浪，顺利前行，南半球的天气这时正恶劣多变，这里的7月相当于北半球的1月。

尼德·兰一直持那种顽固的怀疑态度，除了该他轮值观察之外，他甚至看都懒得看一眼洋面。本来以他的视力会大有作为，但是他大部分时间却呆在舱房中看书甚至睡觉，我劝告和责备他多次，但他都置之不理。

“行了，阿龙纳斯先生，”他说，“别抱什么幻想了。如果真有什么海怪，会那么巧让我们遇到吗？我们这么瞎撞会有结果吗？听说又有人在太平洋的北部海中发现了这个神秘怪物，这我相信，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根据以往的发现对这怪物的脾气来判断，它还能在那个地方等着我们吗？它的移动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况且，教授，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上帝造物是很有规律的，生性迟缓的动物决不会跑得很快，因为它没必要这么做。因此说，如果这种动物真存在，它也早离开了！”

我无法反驳他这番理论。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显然是

漫无目的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遇到它的可能性很小，但直到今天，所有人依然信心百倍，都相信终有一天会遇到这只独角鲸并杀死它。

7月20日，我们在西经105度穿过了南回归线。一周后，27日，我们又在西经10度穿过了赤道。船继续向西前进。从太平洋的中部驶入。

以法拉古的想法，到大洋深处去，因为这怪物不太爱靠近陆地，这很有道理。因为这样机会似乎更多些。战舰又储备了充足的煤，依次穿过帕摩图群岛、马贵斯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并在东经132度穿过北回归线，直奔中国海域驶去。

离这怪物最后出没过的地方越来越近了！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而且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有的水手产生错觉发出警报，船上就会骚乱一阵，这就更导致人们情绪紧张，如此恶性循环，一天警报多达一二十次，弄得每个人都很疲惫。

“林肯号”在太平洋北部从本海到美洲海来往奔波了三个月，把每一个地方的景色都看遍了，但除了海洋，并没看到其他东西。

人们在长久的紧张与失望之余，终于怀疑之风日盛。辛辛苦苦一年才构筑起来坚如磐石的意志，轰然倒塌。所有人现在最盼望的不是那2000美元，而是美美地吃一顿、睡一觉，平平自己因愚蠢而产生的冒失行动。

这种徒劳的搜索不能再长久持续下去了。“林肯号”已尽其所能，人们不应该对它有丝毫抱怨。这些隶属于美国海军部的船员们，已经耗尽了前所未有的耐心和激情，失败与他们无关，现在似乎考虑的只有返航了。

人们都向法拉古提出返航建议，他最后以3天为限，3天后，如果再没有怪物踪影，只须舵手将船转动3次，“林肯号”就会朝着欧洲海岸行进了。

诺言发出日期是11月2日，它首先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大家都信心十足地向太平洋投去历史性的最后一瞥。

两天来，“林肯号”一直懒洋洋地向前爬着。它尽量想引起那怪物的注意或以这种傲慢来激怒它。但直到11月4日夜间，平静的海面上依然毫无动静。

11月5日中午，最后忍耐就要期满了。过了中午，法拉古将依照许诺将战舰自太平洋北部驶往东南部。

我们这时的位置是东经136度42分，北纬31度15分，南面200英里远处就是日本岛。一弯新月穿行在片片乌云之中。船后海面上留下被犁开的两道波痕。

我和康塞尔在船间向远方张望。船员们都爬上高高的缆索绳梯，看着地平线在远方慢慢变小，变黑。军官们则手持夜视望远镜，在各个变黑的地方仔细观察着。

“嗨，康塞尔，”我说，“能不能获得2000美元奖金全靠最后这一晚上。”

“先生，请不要这样说话，”康塞尔回答，“我从未考虑过这笔奖金。即使联邦政府许下10万美元奖金那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说得好，康塞尔，这真是一次愚蠢的旅行，当时我怎么头脑一热就跳上船来了。浪费了我们多少时间和精力！不然的话，我们半年前就回到巴黎了……”

“回到您的小别墅里！”康塞尔接过话头，“在您那个博物馆中！我早把您那些生物标本分类完毕了！先生的野物和那些珍禽异兽被放在植物的笼子里，会引来全城的观众

参观！”

“你说得很对，康塞尔，而且，我们也不用被别人嘲笑了！”

我们正说到这里，突然听到尼德·兰高声喊道：

“啊呀！这个家伙就在那儿，正横在那里等我们呢！”

囚入潜艇

尼德·兰看得很准确，人们在他的指引下也看到了那个东西：

在“林肯号”下方大约 370 米的地方，好像有光线从海底射出海面。但大家都看出，这绝非一般磷光。海怪就在光下几米处，发出一种耀眼的无法解释的光芒，和有些船长所说的一样。这种不同寻常的光只能来自某种强大的动力光源。光线覆盖了一片长长的很大的椭圆形水域，在这个椭圆的中心焦点处，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强烈白光。这种强光任何生物都不可能发出，只能是某种电光……

战舰上一片惊呼：“呀！快看！它在动！向前去了！又退回来了！它冲我们过来了！”

“镇静！”法拉古命令道，“稳住舵，向后退！战舰迅速逃离光区。”

“林肯号”正要离开，但那怪物却迅速向我们逼近，比我们快好几倍。我在恐惧中更多的是惊讶。

那个怪物在战舰四周绕来绕去，光线始终笼罩着我们。接着它驶出两三海里，留下一道灿烂的磷光尾巴，如同一列蒸汽车驶过后冒出一团团烟雾。突然从遥远的天边，这怪物以骇人的力量撞向“林肯号”，但又突然停在离船 20 英尺处，然后就消失了。一场毁灭性的相撞随时都可能发生。

但我对战舰的举动更惊讶。它本应该去进攻怪物，但现在反而被海怪追着逃跑，我从法拉古将军那张原本冷静的脸上看到的却是惊愕。

所有人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守在甲板上观望。“林肯号”不如怪物速度快，干脆慢慢向前行驶，而那怪物也保持与我们相同的速度，而且在海浪上嬉戏，似乎很乐意这种比赛。

半夜时分，怪物突然消失了。它逃走了吗？我们倒不乐意他逃跑，到零点 53 分时，猛然听到一种巨大的呼啸声。好像水柱被大力压出时发出的那种声响。

当时我和法拉古，尼德·兰都在尾舱楼顶，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一片黑暗——

“尼德兰，”法拉古突然问，“你肯定听到过鲸鱼的叫声吗？”

“那当然，而且不止一次，先生，但像这种给我送来 2000 美元的鲸鱼叫声还从来没听到过。”

“别担心，奖金肯定是你的。但现在请问一下，从鲸鱼鼻孔喷水时所发出的是这种声音吗？”

不错，先生，但现在这种呼吸却大了不知多少倍，因此这已经毫无疑问了，我们面对的这个家伙是一条大鲸鱼。”尼德·兰接着说，“等天亮的时候，先生，我就会对它讲话。”

“但它恐怕没有这么好的耐心来听你讲话。”

“听不听就由不得它了！”

凌晨 2 点左右，在“林肯号”前方 5 海里处，那种强光又出现了，而且亮度丝毫未减，尽管这么远的距离，而且还有水浪声，它拍打海水和粗重的呼吸仍清晰地传过来。

所有人保持戒备和战斗状态一直到天亮。各类捕猎器具都在栏杆边准备好了。二副把大口径短炮也装好了，它能将鱼叉打出一英里，而且长枪里装好了爆炸弹。再强大的动物一旦被击中也必死无疑。尼德·兰一直在磨他那柄令人胆寒的鱼叉。

浓雾压在海面上，8点钟还没散尽，不过在慢慢向四处退去，视野也渐渐扩大了。

“那家伙在船的左后方！”和昨晚一样，又是尼德·兰首先发现它。

所有目光都朝他手指的地方望去。在后方1.5海里左右，有一个很长的黑色物体露出水面1米来高。尾巴拍打着海水，搅出一个大大的漩涡。什么动物的尾巴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在它经过的海面上，身后有一行行强大的白色水纹，并且呈现曲状。

“林肯号”在慢慢贴近它，我大体估计了一下，原来的船长对它体积的报告多少有些夸张，在我看来它最多250英尺长。宽度一时不易估计。但总的来看，这个动物的长、宽、高比例都很协调。

正当我凝视它时，它的鼻孔中喷出两道水柱，高达40米左右，我由此又根据它的呼吸方式，更加肯定地判断出它属于脊椎类动物。

“加快速度，全力追击！”法拉古终于下达了命令。

“林肯号”的机轮猛地加速，推动它向那怪物冲击，但那怪物毫不惊慌，战舰离它只有半锚链了，它依然不潜入水下，只是有一点逃走的样子，但并不很快，始终保持着这么远一段距离。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3刻钟，但战舰始终无法再把距离

缩短 4 米。

法拉古恼羞成怒，他不停地捋着自己的浓须：“加大马力！加大马力！”

马力加大了，机轮转速达每分钟 43 度，蒸汽从活塞口喷出，“林肯号”现在速度已达到了每小时 18.5 海里。

但那讨厌家伙的速度也变为每小时 18.5 海里。

战舰又在这个速度下追了整整一个小时，但还是无法多接近它 2 米！这真让美国海军最快的战舰感到丢脸。船员们一致加以声援——对那海怪报以怒骂。法拉吉则拿着自己的浓须在手指上绕来绕去。

“马力已经加到最大限度了吗？”他向轮机长质问。

“是，长官，已经达到最大限度了。”轮机长答道。

“活塞压力是多少？……”

“6 个大气压。”

“加到 10 个！”

“康塞尔，”我对那个诚实的人说，“看到了吧，他们非把‘林肯号’弄炸了不可！”

“林肯号”速度明显增加了，连桅杆都不断颤动。浓烟挤出那窄窄的烟囱时发出痛苦的呻吟。

“现在的速度是多少？”法拉古还有些不满地问。

“长官，时速 19.3 海里。”

“继续增大火力！”

气压表指向 10 个大气压，但那怪物显然也提速了，因为它轻易地就达到了时速 19.3 海里。

尼德·兰手持鱼叉，严阵以待，当那怪物有几次故意让战舰能靠近它时。

“快追上了！快追上了！”就听到尼德·兰激动地高呼。

但是，当他做出要掷叉姿势时，那怪物又迅速地离开，他那时速度会达到每小时 30 海里。它甚至戏弄似地忽儿绕着“林肯号”转一圈，这真让大家难堪！人们的肚子仿佛要气炸了。

一直追到中午也没有一点迹象表明可以追上它，法拉古决定用更为解恨的方式：开炮。

他喊道：“谁能击中这个坏蛋，奖励 500 美元！”

一个老炮手，兴奋地捋了捋花白胡子，从容而镇静地站到炮台上，摆正炮位，仔细瞄了很久，大炮轰地一声怒吼，所有船员齐声欢呼。

“打中了！真棒！”但却没使它受到多大伤害，炮弹从它身上蹭了一下，落在两海里处的海中。

“见鬼了！”老炮手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这恶魔身上一定披着一层 6 英寸厚的铁甲！”

“该死的！”法拉古叫道，“追，我们的船只只要不爆炸，就绝不罢休！”

“林肯号”这一整天下来，苦苦地追出了至少 500 海里，但那怪物却一点疲惫的状态也看不出。

到夜间 11 点左右，“林肯号”前方 3 海里处又亮起了那怪物发出的强光。但这次它似乎是在睡觉，静静地躺在那里随着海浪起伏。法拉古认为这是个天赐的良机。

战舰无声无息地向前偷偷靠拢，在离那怪物只有 370 米时关闭了气门，只靠惯性向前滑行。大家都屏住了呼吸。现在距那焦点仅剩 100 英尺了，光亮照得我们头昏眼花。

我这时正倚在船头的栏杆上，而尼德·兰就在我下面，我见他一手抓住桅绳，另一只手紧握他那把寒森森的鱼叉。我们距那一动不动的怪物只有 20 英尺了。

突然，我看到他的手臂猛地一挥，鱼叉飞了出去。鱼叉正中目标，只听到一声如同金银撞击发出的响亮声音。

眼前的电光一下子消失了，突然，两条大水柱猛地向战舰甲板上冲来，把从船头到船尾的所有人都冲倒了，而且连护桅的绳索都被打断了。

接着，战舰被撞得剧烈地一震，我站立不稳，直向大海中坠去。

“救救我！救救我！”我高叫着，向“林肯号”拼命游去。

但衣服贴在身上，阻碍了我的游动，使我行动不便。我呼吸困难！正在向下沉去……

“救命！”

我绝望地喊了一声，正要“潜”入水下，突然，一只有力的手拉住了我，我觉得自己又被托出了水面。

“如果先生不介意的话，就靠在我的肩膀上，这样先生就会游得更从容些。”

一把抓住我的，是最可靠的康塞尔。

“你也被冲下来了！”我说。

“不是。我是自己跳下来的，先生既然在海里，仆人怎么能不跟从呢？”

“在我跳下来的时候，”他又说，“我听到舵手在喊：‘舵和暗轮都被那怪物咬坏了！’我想，可能现在‘林肯号’已失去了操纵。”

“那我们就只能等死了！”

“有这种可能，”康塞尔依然冷静，“但我们再坚持几个小时还没问题，几个小时，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他很快就帮我把衣服割掉了，我也帮他做了这些。然

后我又做了“不少事”——游啊游。

战舰坏了，不能来救我们，所以我们仍未脱离险境。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船能放下小艇来接我们。因此，我们只能尽力多坚持一段时间，直到小艇到来。我冷静下来想了一个办法，能使两个人不必同时使劲。方法如下：两人其中一个仰面朝天，两臂张开，两腿伸直一动不动地浮着，另一个泅水向前推着走。过会儿再换过来重复这一动作，这样也许可以多坚持一段时间，甚至到天亮。

到1点钟左右我就累极了。我的手脚抽筋、僵硬，活动不再自如了。康塞尔只得独立支撑着两个人的担子。很快，我就听到他痛苦的喘息声。

“放开我吧！放开我吧！”我说道。

“放开先生？那不行！”他答道，“除非我先被淹死。”

这时，风吹散了乌云，月光洒落海面，四边一片光亮。我发现了“林肯号”，它离我们大约5海里，但只是朦朦胧胧一团黑影。但我没看到一只小艇！

我想呼叫，但发不出半点声音。康塞尔还勉强可以，他冷静地呼号着：“救命！救命！”

我们停止地划水，侧耳倾听，虽然我头脑发涨，耳晕目眩，但还是仿佛听到有人在回应着康塞尔。

“你听到了吗？”我轻声问。

“是，先生。”

他又发出两声呼喊。

不用再怀疑了！真的有人在回答我们！

康塞尔使尽余力托住我的肩膀，我尽力忍住痉挛的痛苦，他从水面上挥出半个身子，然后疲惫地躺在水面上。

“你看到什么没有？”

“看见了……”他说，“我看见……先生别说话了……我们省点力气吧！……”

康塞尔拖着我一直向前游，时而抬头看看，发出两声呼叫。

回答声更近了，但我越来越听不到了，我已无力支撑身子了，十指僵硬，嘴唇发抖，冷冷的海水直灌进肚里。我最后挣扎了一下，慢慢沉了下去……

但与此同时，我似乎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我下意识地倚在上面，接着，好像有人把我拉出了水面，胸部一下舒畅了，但随即我就幸福地晕了过去……

“尼德·兰，是你？”

“是我，教授。”他回答。

“您还好吗？先生！”康塞尔询问道。

“我们在哪儿？”

“在尼德·兰的 2000 美元上。”康塞尔难得的幽默，“或称之为‘游动的小岛’。”

“真是个小岛？”

我精神为之一振，看到这生物（或物体）有一半没入水下，现在已成了我们的暂住地。我拿脚感受了一下，显然这东西坚硬无比，刀枪不入。而绝非有着松软滑腻肌肉的大型海洋哺乳动物。怪不得连鱼叉都被它碰弯了。

毋庸置疑，目前必须承认，这个令整个学术界绞尽脑汁，而使世界所有海员莫名其妙的家伙，不是一个一般的怪物。但这种怪物更令人惊讶，因为它是人工制造而成的。

即使面对着古怪，最荒诞，甚至是传说中的怪物，我都不会感到如此惊讶。

一切都很清楚了，我们的确是正在一只潜水艇的脊背

上避难。

“这么说，肯定有一套动力机器驱动它，里面还会有人驾驶它。”我说。

“那是自然，”尼德·兰答道，“但我已在这小岛上呆了3个钟头了。它仍然一点动静也没有。”

“如果它只是这样行驶在水面上，我倒不用担心，”他又说，“但它假如突发奇想，要潜到海底去，那我们可就要完蛋了！”

尼德·兰说的确是实情。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通知里面的人，那就找个“入口”吧，但钢板之间都被一排排螺丝钉严密地铆在一起，简直连条缝都找不到。

恰好这时月亮又隐去了，周围又是一团漆黑，看来要想进到其内部，只好等天亮再想办法了。

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命运完全操纵在这个潜水艇的船长手中了。

现在对法拉古舰长则不再抱任何幻想了，因为我们正以12海里的速度向西行驶。

船到凌晨4点钟左右则明显加速了。我们感到一阵目眩神驰。尼德·兰慌乱中幸运地在钢板上摸到一个大环，我们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但总算没被甩出去。

天亮了，浓雾慢慢散尽。我正想认真观察一下船壳的上层平台，但它却慢慢地向下沉去。

“喂！你这恶棍！”尼德·兰边叫边踢着钢板，“快开门，你这见死不救的家伙！”

不过他的话夹杂在螺旋桨的转动声中，显得很微弱，幸好船很快就停下了。

有一块钢板突然被哗地猛然掀开了。站出来一个人，

但这个人“嗷”地怪叫了一声，随即就缩了进去。

又过了一会儿，上来八个带着面具的高大汉，他们无言地站在我们四周，并将我们押到船的内部去了。

里面很黑，我辨不明方向，只感觉被很快推入一间屋子，接着，身旁响起尼德·兰的叫骂声。

又过了半小时，囚室才被照亮了，刚开始我还不适应这种强光，眼前只有一片雪白，我知道，这就是那天晚上我见到的强烈电光，我把眼睛闭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睁开，发现舱顶装着一个透明的半球体，光就是那里发出来的。

“嗨！终于看清楚啦！”尼德·兰拔刀在手，作好了战斗准备。

“不错，现在能看清了，”我答道，“但是，我们的前途却很黑暗。”

“请先生稍安毋躁。”康塞尔依然像往日一般冷静。

我打量这间囚室，四面墙壁上看不到门和窗户，房内只有一张桌子和五把椅子，安静得出奇。

又过了不长时间，只听到“哗啦”一声，一块墙壁向外打开，走来两个人。

在前面的是一个五短身材，扁宽背厚，显示出强健的体魄。一颗结实的大脑袋上，生满了乱蓬蓬的头发和胡须。面孔上两点漆光，那自然就是眼睛了，略带着法国南部普罗文斯省人所特有的气质。

另一个身高腿长，天庭饱满，鼻直口方，十指修长，用句常用的说法，叫“通灵相”。特别是他有一双能穿透一切的冷静的黑眼睛。

两个人都戴着水獭皮的帽子，脚穿海豹皮水鞋，身上的衣服不知是什么料子的，宽松舒畅，一点也不妨碍行动。

我敢肯定，身材高大的那位是船长，因为他打量我们较仔细些，但他没有出声。然后向他的同伴交待了几句，我没有听懂他说的话，但他语言响亮，富有韵味，声调婉转多变。

那同伴边听边点头边回答。然后他回过头望着我们，用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话询问我们的来历。

我就用法语把我们的经历讲述了一遍，他们听得很认真，但从那漠然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没听懂。我们又用英语、德语和拉丁语把上述内容重复了一遍，结果是两个字：不懂。

这两个人又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讨论了几句，随后就走了，他们甚至忘了可以用手势来使我们安心——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但他们没有，关上门就走了。

“真是一群混蛋！”尼德·兰在发第二十次火了。他也不明白这是何方神圣，讲的哪家仙语。

我尽管也急躁，但我能从那个高个首领眼神中，看出那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决非鲁莽粗浅之辈。

不久门又开了，进来一个仆人。他送来了全部衣服，但我们不认识这种衣料。

过了一会，那个仆人——好像听不到什么，又好像不会说话——送进来三份餐具。

“这还差不多，看来这是件好事。”康塞尔说。

“得了吧，”尼德·兰气哼哼地说，“在这儿能吃到什么？也就是些甲鱼肝、鲨鱼片、海狗排而已！”

“看看再说！”康塞尔答道。

食物被罩在银盖子下，全都摆在餐桌上，我们依次入坐。跟我们打交道的是些有教养的人，要不是灯光耀眼，

我还真以为是在利物浦的旅馆或在巴黎大酒店里呢。但这里没有酒，也没有面包。但水却甘甜、清爽。所有吃的肉类食品中，我只认出了几种烹调得很好的鱼；但那几盘好吃的菜我却认不得了。而餐具更是精美别致。所有的叉子、刀、匙子、盘子上都刻有这样一圈格言和字母：

MOBILISINMOBILI

N

格言的意思是“在行动中行动”。而那个“N”字母，我估计可能是那个神秘船长的姓名开头一个字母。饭吃饱之后，我们美美地睡了一觉。

不知我们睡了多久，直到一股新鲜的海风把我们吹醒，船内显然刚刚换了空气，我们立刻神清气爽，但肚子却又不争气地咕咕叫了起来。

我们一面议论着当前的处境，一面等待着开饭。

尼德·兰进行了各种设想，但都令他恼火，他喉咙也和肚子一样咕咕地骂着，神情很是吓人，如同一只关在笼中的猛兽一般围着屋子乱转，不时打出一拳，踢一脚。但这只能让他更饿。

仆人还没来。一向胃口很好的尼德·兰饿得有些忍不住了，不停地咒骂着。

又过了两个钟头，尼德·兰就破口大骂，但毫无作用。我甚至一点声音也听不到，恐怕它早已潜入了海底。这种死一般的沉寂的确有些恐怖。

我们被抛弃在这间屋子里，无法设想还要呆多长时间，原来见面后对这位船长产生的好印象，都慢慢毁掉了。他们不给我们送饭，在这间小牢房里让我们忍受折磨，难道要故意饿死我们？这个可怕的想法缠绕在我的脑海中，我

觉得我已被一种极度的恐惧打倒。康塞尔依然很平静，尼德·兰则在咆哮。

终于听到外面有动静了。有脚步声传过来。锁一响，门打开了，仆人走了进来。

我还来不及动手，尼德·兰早就冲过去把那个仆人打倒了，然后又掐住了他的脖子。

康塞尔极力想把尼德·兰的双手从这个已快昏死过去的仆人脖子上拉开，我也正想上前帮忙。忽然有几句法语把我钉住了，尼德·兰松开了双手。

“安静一下，尼德·兰先生，还有你，教授先生，听我说几句！”

说话的正是船长。

“各位，我懂得法语、英语、德语和拉丁语。原本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能回答你们，但是我想先了解一下，然后再做打算。你们把经历讲了四遍，内容一样，这让我明确了你们的身份，我现在了解到，一次意外的遭遇，使我有幸碰到正出国作科学考察的巴黎博物馆的彼埃尔·阿龙纳斯教授，教授的仆人康塞尔以及美国海军‘林肯号’战舰上的加拿大鱼叉王尼德·兰。”

我点头承认这些，他的法语说得很好，不带一点土音，而且语意准确、措辞恰当、流畅自然，但这些并不能让我感觉他就是我的同胞。

他接着说：

“先生们，我直到现在才来拜访，可能你们会认为我有些怠慢。但是，在我知道了你们的身份后，我总要认真考虑一下要如何对待你们，我有些为难。最重要的是我一向都不与人类交往，但你们把我的生活打乱了……”

“这并非是我们故意的。”我说。

“你说不是故意的？”船长提高了嗓音，“难道‘林肯号’千里迢迢赶到这里，不是故意的吗？你们在海面上搜寻追逐我，不是故意的吗？‘林肯号’炮击我的船，不是故意的吗？尼德·兰用鱼叉刺我的船，难道不是故意的吗？”

我听得出来，他的话里隐含着一种愤怒。但对于他这一连串责问，我却认为有很充足的理由回答他。

“先生，”我说，“你大概不知道，你已经轰动了整个欧美大陆。由于你的潜水艇的冲撞而引发了各界人士的争论，人们在这些只有你才能解释的问题上做出种种设想，直到‘林肯号’在北太平洋上追逐这个潜水艇时，仍把它当成海怪来追杀，因为只有把它清除掉才能保障水上交通安全。”

船长嘴角掠过一丝微笑，他语气平和地问道：

“教授先生，你能肯定当你们发现所追击的不是海怪，而是潜水艇时，会放弃炮击吗？”

这的确让我难以回答，因为，首先法拉古司令官是不会犹豫的，即使他发现这是潜水艇，他仍会坚决地予以打击，以消除这海上隐患。

“我迟疑了好长时间，”船长接着说，“我们完全没必要接待你们，我可以将你们再放到你们曾经避难的船背上，然后像忘记了你们一样潜入海中，难道我不能这么做吗？”

“但这是野蛮人的做法，”我答道，“文明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教授先生，”船长有些激动，“我可不是什么所谓的文明人，我为了自己的梦想，同整个人类社会都完全隔绝了，生活在人类社会的道德法规之外，希望你最好别再跟我谈这类问题了。”

他的话如此决绝，眼中射出愤怒和羁傲不驯的光芒，在这一瞬间，我感到他肯定有过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他不仅不服从人类社会的法规，而且他还渴望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愿受到丝毫束缚！

在沉默很久之后，船长打破了僵局：

“既然上帝让你们来到这里，那就住下来吧。我会让你们自由行动，不过，为了得到这种相对自由，你们要答应我一个条件，现在你们只要先答应就行。”

“请说，先生，”我回答道，“我想这肯定是一个让正派人能够接受的条件。”

“条件很简单：有时可能发生某种意外，我们只得把你们关在舱房里，只有几个小时或几天，我们并不愿使用暴力，因此需要你们绝对服从，这只是不想让你们看到你们不该看到的，希望你们能够接受。”

“我们答应你，”我答道，“不过，船长先生，不知您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只有一个。”

“请讲，先生。”

“我想知道，我们得到的是怎样的自由。”

“手脚行动的自由，用耳听，用眼看的自由，甚至在船上参观的自由，当然有时候不行，除此之外与我们一样。”

“那就是说，我们将再也不能回到祖国和亲人、朋友们身边了？”

“可以这么说，但这也使你们摆脱了世俗的约束。你们还是把这种约束当作自由，扔了它吧，这不会让你更难过的！”

“什么？”尼德·兰怒道，“让我们答应以后不会逃走！”

“你不必答应这些，尼德·兰先生。”船长冷冷地答道。

“船长先生。”我有些按捺不住了，“你不要仗势欺人，蛮不讲理！”

“错了，教授，你用不着生气，这不是欺侮，这是宽厚！别忘了你们是我的俘虏，我想把你们送到海底也是举手之劳，但我仍然收留你们。你们曾攻击过我，现在你们又看到了谁都不应该看到的秘密，这就是关于我的秘密！难道我把你们留在这里还过份吗？”

我们现在知道，船长是让我答应以后不会逃走！

“这么说，先生，”我说，“这也无异于是生与死之间的选择了。”

“不错。”

随后，他换了一种较平和的语气说：

“我可以保证，教授，在我的船上你肯定不会失望的。你将会游历于神奇的世界中，我就要做一轮周游海底世界了，会经过我曾去过多次的海底，继续我的研究，届时，你可以成为我这次科学研究的同事。那时，你将接触到新元素组成的世界，会看到除了我之外谁都没见过的东西，地球将把它最后的秘密呈现给你。你将不虚此行。”

这番话的确把我打动了，我将自由的神圣向下降了降，然后回答他说：

“先生，尽管你已经与人类社会断绝了往来，但我想你还没有失去人的情感，我们作为遇难者被你好心收留了。我们不会忘记你的恩情。对我而言，假如因为科学的原因使我忘掉自由的话，我会承认，这次与你同行将是对我最大的补偿。”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又说，因为他正要离开，“我怎么称呼你呢？”

“教授先生，”他回答道，“你就叫我尼摩船长吧，你和你的同伴同我诺第斯号上的乘客一样。”

尼摩船长向外面喊了一声，进来一个仆人，船长用我们不懂的奇怪语言交待了一句，然后他对尼德·兰和康塞尔说：

“你们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饭菜，请跟这个人走。”

等他们走后他又对我说：

“现在，教授先生，我们的午餐也准备好了，跟我来。”

神奇的舱

在一个装饰典雅的餐厅里，我和尼摩船长一起用餐，吃过后他平静地对我说：

“教授，假如你现在有兴趣参观一下我们的船，我正好有空为你作向导。”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说心里话，这东西带给我这么多的困惑和麻烦，了解他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我们走到餐厅后面，穿过两扇门进入一间与餐厅大小相当的房间。四面的墙壁被高大的檀木嵌钢丝书架遮住了，书架上每一层都摆满了装璜讲究的书籍，书架前面是一圈栗色兽皮包裹着的沙发。房子中间有一张大桌子，上面也堆着杂志、笔记本和报纸，四个半透明磨砂玻璃球镶嵌在天花板上，正发出柔和的光，使这个雅致的图书室显得更加温馨。

使我吃惊的是，还有我的两本书被放在书架显眼位置上。可能正是因为这两本书船长才对我这么友好。

“尼摩船长，”我对他说，他舒适地坐在沙发上，“你的图书室足以与地上的宫廷相媲美。”

“但是，教授，难道陆地上有比这儿更隐蔽更安静的地方吗？”尼摩船长说，“在巴黎自然博物馆，您的工作室会为您提供如此安全静谧的环境吗？”

“不会，船长，而且我那工作室与这儿相比，还显得有

些寒酸。这图书馆恐怕有 6000 多册……”

“共有 12000 册，教授先生，这是我了解陆地的途径。我的诺第留斯号下水那天起，就完全与世隔绝了。在那一天，我买了最后一套书，最后一本杂志，和最后几份日报。我从那时就意识到，人类不会再有什么思想和著作了。教授，这些书你可以任意挑选来看。”

“多谢，船长，”我说，“我肯定会在这科学室中发现不少财富。”

走出图书室，迎面走进一扇门，里面竟是一间富丽堂皇的客厅。

我刚走进屋内，就张大了嘴赞叹不已。这哪里是客厅，分明是一家博物馆，大自然的所有奇珍异宝齐聚于此，在柔和的光线照射下，置身其间，恍若隔世。

客厅是一个 10 米长，6 米宽的长方形，四面墙上挂着和贴着许多世界名画和壁毯。画与画之间用明亮的武器艺术品隔开。这一切都向我说明，它们的主人还是一个博学多识的艺术家。

尼摩船长似乎早就预料到我会怎么想，他淡淡地说：“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而已。”

“还是音乐爱好者？”我指着房间一边大钢琴上一些音乐家的乐谱说。

“噢！这只是一些永久的记忆。”

他说了这句话，就无言地倚在雕花桌子一角，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我不忍心去打扰他，于是继续观赏这间房子里的奇珍异宝。

除了那些艺术品，自然界的各种珍品也摆放在显著位

置。它们主要包括各种植物、贝壳，以及其他海产品，无疑这都是尼摩船长亲自收集的。大厅中央有一个电照明的喷泉，水被喷起落回由一片大贝壳做成的水池中。这个最大的无头软体动物的壳，周边大概有6米长，上面还镶着精美的花纹。

在这喷泉的周围，在镶着铜边的玻璃柜内，一些最珍贵的海洋动物被分门别类贴上了标签，任何一个生物学家看到它们，肯定会昏厥过去，因此，我当时内心的狂喜也是可以理解的。

看着这些收藏价值很大的稀世珍品，我不禁纳闷，他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时，我的思绪被他打断了：

“你已经看到这些贝壳了，教授，我相信它们会让每一位博物学家跌破眼镜，但它们对我却有更大魅力，因为我是用自己的双手亲自把它们收集起来的，而且没有哪个海洋的角落能躲过我的搜寻。”

“我能理解，船长，理解你在这些财富中漫步是多大的快乐。你属于自己收集珍宝的异人。欧洲没有一所像你收藏的这样的海洋生物博物馆。我固然要赞美这些珍宝，但我又拿什么来赞美装载着它们的这只宝船！我并不是想探查你的秘密，但我必须承认，诺第留斯号的发动机马力，它的机动装置，以及它的强大能源，所有这些都将我的好奇心吊得高高的。”

“教授先生，”尼摩船长答道，“我早就说过你在船上自由的，所以，你可以参观诺第留斯号的所有地方，而且我乐意作你的向导。”

“我不知该怎样感谢你，船长，但我不能滥用你的好意，任意询问，我只想知道，这些物理装置是干什么用的

……”

“教授，首先还是过去看看我为你留出的房间，我想让你知道你在诺第留斯号上会受到怎样的礼遇。别的事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说它们。”

我跟着他穿过客厅的一个角落，进入船上的一个走廊。他领着我走向船头，我走进的不仅是一个房间，而是一个漂亮房间，里面有床、梳洗台和其他许多家具。

“你们的房间和我的紧挨着，”他对我说，“我的房间跟我们刚才去过的客厅相连，还行吧？”

“非常感谢！”

我随船长走进他的房间，里面却十分简朴，只有一张铁床，一个办公台和简单生活用具，好像隐居者的住所一样。

尼摩船长示意我坐在椅子上。

“教授，刚才你问的问题，其实就是船上最重要的问题，即它的能源问题，”他指着那些挂在墙壁上的仪器说，“这些仪器是诺第留斯号所必不可少的，我房间和客厅里各有一套，我看到它，就能知道我在海洋中的确切位置和实际方向。”

“航海家们常用的也是这些仪器，”我答道，“我也知道它们的用途，不过另外这几种仪器，必定是为诺第留斯号特备的。比方这个表盘，上面的针能转动，这是不是流体压力计？”

“一点不错，它与海水相通，能告诉我海水的压力，所以，我就能知道我们所处的深度。”

“那些新型测验器又干什么用？”

“向我指出海底各个水层温度，叫做温度测验器。”

“另外那些我就猜不出其用途了。”

“教授，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不妨给你介绍一下，”尼摩船长说，我们的能源用途很广。船长所有生活、行动都得靠它，它方便、强大、安全，能为我提供光和热，以及机械动力，这种能源就是电。”

“电！”我大吃一惊。

“不错，教授。”

“不过，船长，当今世界见到的那些电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动力？”

“是的，教授，”他答道，“但我的电不是普通的电，我对你只能说这些。”

“船长，我不是想追查你，只是对此效果很意外。有一个问题是我最纳闷的，如果你不愿回答，我也不会怪你，用来产生电的物质早晚会用完的，比方锌吧，你也说过你与陆地已经没有联系了，那电用完后又将如何补充呢？”

“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船长答道，“我产生电力的原料全都来自大海本身。”

“来自大海？”

“正是，先生，我有很多方法，不用去分解钠，不需用本生电池，直接用煤。”

“陆地煤？”我重点指出。

“不，是海底的。”

“你在海底采煤？”

“教授，以后我怎么采煤你会看到的，只要耐心等待，不过我向你重申一下，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取自海洋：用海洋来产生电，为诺第留斯号提供光、热和动力，总之，电是诺第留斯号的生命。”

原来，他们利用煤产生电及动力，电又创造了诺第留斯号的神奇。各种仪器将船上各个环节通过电来连成一个统一的和谐整体。

尼摩船长领着我继续参观。我们在通向平台的梯房走过，看到康塞尔和尼德·兰正在旁边一间小舱房内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

厨房同样用电气来烹调。炉子下面接着电线，电阻丝上方是导热均匀的金属片。使各处的温度分配非常协调，用电把蒸馏器加热产生清洁的饮用水。厨房的隔壁是一个干净舒适的浴室，水龙头内水的温度可以任意调节。

与厨房相连的是船员工作室，它有5米长。工作室与机房间用第四道防水板隔开。我走进机房，里面装置着各式各样的机器。

整个机房长约20米，灯光明亮。里面顺理成章地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用以生产电力，另一部分则是利用电力的机器。

我饶有兴趣地观察着这些奇妙的装置。

“请看，”尼摩船长说，“利用来产生电的原理，虽然装置简易，但电力强大，电传到那边，使巨大的电磁铁驱动那些杠杆和齿轮，使推进器轮转动，船就开始行驶了。”

“那船的最大速度能达多少呢？”

“大概每小时50海里吧。”

但这又有一个令人费解的难题，电是如何产生这么大的能量的呢？这种巨大的能量又从何而来呢？它是来自于一种新型的变压器产生的高压电呢，还是利用一种能无限加强转动的特殊杠杆结构产生的呢？

“船长，能告诉我一些关于驾驶方面的问题吗？”

“这很简单，教授，当它在水平方向行驶时，只需连通的舵就能做到。在船尾还有一个宽大的副舵，用一个滑轮操纵。当要使它在水中上升、下降时，利用装在船两侧标线中央的两个纵斜机板，它们能任意调节其位置，在船内部用动力强大的杠杆来操纵它们。当船水平行驶时，机板与船身平行，当机板的位置倾斜时，船就会在推进器作用下，沿着这个角向上浮或向下降，另外，如果我想升得快些，我就加大推进器力度，能使诺第留斯号在水的压力下直线上升。

“太棒了！船长，”我叫道，“不过，舵手在水下能看到你发号施令吗？”

“舵手在船顶部的一个特殊舵里，船舵上装有各种凹凸玻璃，能让他像站在镜前一样看清航路。”

“但我想知道在黑暗的海底，怎能……”

“在舵手的船舵后面，有一个强光探照灯，可以照亮周围半英里的水域。”

这就解释了让科学家们困惑的那种磷光现象了！

“啊，船长！”我发自内心地感叹道，“你的诺第留斯号真是一艘不同寻常的船！”

“是的，教授，”尼摩船长动情地回答，“我爱它，好像它就是我的亲生儿子一样！你们的船在大海中常会感到危险，但在诺第留斯号上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但是，这艘伟大的船是怎样被你秘密建造而成的呢？”

“教授先生，船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从全世界的不同地方，按一个匿名地址寄给我的。我们在大海中的一个荒岛上建了一个车间。在那里，我的工人们，更确切说是我的同伴们，在我的指导下，与我一起完成了诺第留斯号。装

配完成后，我就烧掉了我们在这岛上留下的所有痕迹。”

“不过，这船必定耗资巨大。”

“包括所有设备，大约价值四五百万法郎吧。”

“这么说，你一定是个很富有的人了？”

“绝对富有，先生，我可以很轻松地偿还法国的几十亿债务！”

我吃惊地紧紧盯着这位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海底狩猎

在足足睡了12个小时之后，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了，康塞尔走进来，像往常一样习惯地问我：“先生睡得怎么样？”并开始服侍我，他没有叫醒尼德·兰，因为他不想做什么，只想干一件大事——睡“大”觉。

尼摩船长自从昨天和我谈了那些之后就不再露面了，但我希望能很快见到他。

但接连过去好几天了，船长仍没有出现。我随意在客厅里看书，而尼德·兰和康塞尔则整天陪着我。他们也对船长莫名奇妙的回避表示惊讶。难道这个怪人物生病了？还是他要对我们采取什么别的手段？

但是，我们的自由一直没受到限制，而且吃得依旧很讲究。每天清晨，当诺第留斯号到海面上去换气时，我能登到平台上去，自由地沐浴着海风，观看壮观的海上日出。

一连5天就这样过去了，一切如故，我也放弃了再见到尼摩船长的希望。但11月16日那天，当康塞尔和尼德·兰陪我回到我房中时，却发现桌上躺着一封信。

信的内容言简意赅，尼摩船长邀请我们明天早晨去克利斯波岛打猎。

“打猎！”尼德·兰兴奋地叫起来。

“在克利斯波岛森林！”康塞尔补充道。

尼摩船长说过他厌恶陆地和岛屿，现在却来邀请我们

去森林打猎，他真让人无法琢磨，但我仍满心欢喜：

“我们看一下地图，这个克利斯岛是个什么地方。”

我打开平面地图，这个岛位于西经 176 度 50 分，北纬 32 度 40 分，它因 1801 年由克利斯波船长发现而得名。

“小岛位于太平洋北部一隅，”我对他们说，“这无疑是座荒岛。”

第二天一觉醒来，可以发现诺第留斯号已经停下了。

船长已经在客厅中等候了。

“你好，船长，既然你完全与陆地隔绝了，又怎么会去克利斯岛上的森林呢？”

“教授先生，”他答道，“我这座森林不用太阳光照射，也不需要它的温暖。而且也找不到什么狮子、老虎、豹子等任何四足野兽，林中的一切都是为我而生长的。它并非是陆地的森林，而是海底的森林。”

“海底森林！”

“不是吗，教授。”

“你邀请我去海底森林？”

“是的。”

“走着去吗？”

“走着去，而且不会弄湿你的脚。”

“带枪吗？”

“带枪。”

我想，他一定是大脑出毛病了，这个人是不是疯子呢？

这种疑问明显地写在我的脸上，但尼摩船长并没多说，只是带着我就走。我们走进餐厅，早餐早就准备好了。

“教授，”船长说，“我们边吃边谈好吗。虽然带你去林中漫步，但我却不能保证能在那儿找到饭店，因此我劝你

多吃些，我们可能要到很晚才能回来吃午饭。”

我于是就像很迟才能回来吃午饭一样在早餐时吃得很饱。

开始时，尼摩船长也只陪着我吃，吃过后他才说：

“教授先生，希望你能耐心听完，然后再看我是不是真的发疯了或大脑出了毛病。”

“我在听，船长。”

“我们都知道，教授，只要有充足的可供呼吸的空气，人照样可以在水底下生活。”

“你是说潜水设备？”我问道。

“是，不过，如果带着这套设备，人并不自由。因为要用一条输送空气的胶皮管把他与气泵相连，那就如同一条拴住的锁链，假如我们也是这样被拴在诺第留斯号上，那我们就会不会走得很远。”

“那么，又有什么方法可以自由行动呢？”我问。

“用一下你的两个法国同胞发明的装置，我只是做了一些改进，可以让一个人在新的生理压力条件下，不会遭受身体伤害而进行水下探险。它由一个厚钢板制作的密封瓶构成，里面我储存了50个大气压的空气，这个瓶子用带子绑在人的背后，就像士兵的背包，瓶的顶部有一个钢盒，在吹风机的操作下，盒内的空气在一定压力下释放出来。原来的设备中两个橡皮管从钢盖通到套住嘴和鼻子的面罩里，一个用来吸进新鲜空气，另一个用来呼气，两条胶皮管的开关由人用舌头来控制。不过，我要在海底相当大的压力下走动，所以我必须将我的头封在一个铜球里，就像潜水员那样，这个铜制头盔将吸气管和呼气管连在一起。”

“不错，船长，但是你携带的空气一定会很快用完的。”

“你错了，教授先生，诺第留斯号上的气泵会让我在相当大的压力下储存空气，因此，我可以在瓶内装入足够使用960个小时的空气。”

“那么，船长，你怎样照亮海底的路呢？”

“用兰可夫灯，探照灯就挂在腰带上，电来源于海水中含量最多的氯化钠。”

“但不是那种用于火药的枪。”

“那么，是气枪吗？”

“当然。我总不会在船上制火药吧，我利用高压下的空气代替火药，这种高压空气可由诺第留斯号大量供给。”

“但是，我认为，在这种半明半暗的地方，和比空气密度大得多的海水中，子弹不可能射出很远，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杀伤力吧？”

“先生，这种枪的每一击都是致命的，只要动物被击中，不管伤势有多轻，它也会如同遭到雷击一样，倒下而死！”

“为什么？”

“因为这种炮射出的不是一般的子弹，而是由一位奥地利化学家发明的小玻璃弹丸，我储备了大量的这种玻璃弹。它上面都有钢套，并且用铅加重，于是它就成了空气瓶，里面带有高压电。”

“我再没什么要问的了。”我站起身来，“无论你到哪儿去，我都会舍命陪君子。”

尼摩船长领我向船尾走去，当经过尼德·兰和康塞尔的舱房门前，我招呼他们同去。

很快，我们走进了机房旁边的一个房间，里面有很多套潜水服。

尼德·兰很讨厌穿这种潜水服，他表示抗议。

“忘了告诉你，”我对他说，“船长所说的克利斯波岛的森林可是指的海底森林。”

“是嘛！”尼德·兰因为吃不上鲜肉而大失所望，“教授先生，你难道也要钻到这皮套子里去吗？”

“那当然，尼德·兰。”

“你愿意穿你就穿吧，先生，”尼德·兰耸了耸肩膀，“我可不愿意钻进套子里去，除非有人拿刀逼着我。”

“没人会逼你，尼德·兰先生。”尼摩船长答道。

“你难道也去干傻事，康塞尔？”尼德·兰想尽量发展一个同盟军。

“先生去哪里，我就跟着去哪里。”康塞尔忠诚的答道。

在船长的吩咐下，两个船员过来帮我和康塞尔穿上潜水衣，衣服用橡胶制成，密不透水，沉甸甸的，胸前有两块钢板，可以承受强大的压力，使人体免受损伤又能呼吸顺畅，如同又软又结实的甲胃一般。

我们一行共有四人：尼摩船长，他的一个同伴（一个身强力壮的大力士），康塞尔和我，现在都把潜水服穿好了，只差没套铜头盔了。

在此以前，我对船长说我打算看一看我们的猎枪。有个船员递给我一支枪，其实这种枪很简单。钢板制成的枪托，内部有很大的空间，用以储存压缩空气，枪膛内有活塞，扣动板机，能把空气压入枪膛，枪托一侧是个弹盒，内盛二十粒子弹，子弹能通过弹簧自动弹入枪膛，当第一粒子弹射出时，第二粒会立即填补，因此能够连发。

“船长，”我说，“这枝枪真不错，我很想亲手试一下，但我们如何到海底去呢？”

“教授，诺第留斯号现在已是悬浮在水下 10 米处，只等我们出发了。”

“我们将如何出去？”

“很快你就会明白。”

尼摩船长随即把头盔罩到头上。康塞尔和我也照他那样做了。身后传来尼德·兰阴阳怪气地说“打猎愉快啊！”

接着我们把探照灯挂在腰间，猎枪拿在手中。虽然说出发，但实际上，穿上这身沉重的盔甲，铅块做的鞋底牢牢地扎在甲板上，想挪动一下脚步都很艰难。

这时，有人把我们抬进与更衣室相连的一间小房子里，我听到身后一声沉重的门响，房内立刻变得漆黑。

几分钟后，耳边响起一声刺耳的尖啸。我似乎感到从脚底一直凉到胸膛。显然是海水把我们淹没了，很快屋内的海水就满了，脚下的地板突然打开，眼前又看到了光线，我们向海底沉落并很快双脚着地了。

尼摩船长打头，他的同伴则断后，中间是紧挨在一起的康塞尔和我。似乎我们在通过金属壳交谈，其实是自己与自己说话。衣服、鞋底和氧气瓶都变轻了，连头上的铜球也像没那么厚了。我的脑袋可以像我的思维一样在这个球内转动自如，而且四肢也活动自如了。

阳光能透射到水下 50 英尺，这的确让我惊讶。太阳光可以照亮方圆百米之外，水下的天空更是蓝得出奇。由近及远依次变深，最终阴入黑暗之中。可以说，我发觉周围与空气没什么两样，尽管密度大了些，但透明度还是蛮好的，而且能看到头顶那寂静的海面。

我们走在沙滩上——海底的沙滩，切记。在这地毯上，如反光镜般反射出太阳光彩夺人的光亮。而且可以由此产

生强烈的辐射，把附近的水层都照亮了。

我们在这层亮沙上走了将近一刻钟，原来这是一层贝壳的粉末。诺第留斯号如同暗礁般在身后隐去了，不过依然可以看到它的探照灯发出的强光，以便指示我们在黑天时能顺利返回船上。

又走了一会儿，远方出现一些隐隐约约的东西，其形状越来越清晰了。我能看出这是美丽的海底斜坡，石上有五彩缤纷的植物及动物，我一下子就被这种美丽吸引住了。

现在正是上午 10 点，太阳光通过折射，更加倾斜地穿入水底，而海底的花、石、植物、贝壳等上面，被如同三棱拆开一样的太阳光呈光谱状排列出七种颜色。整个海底世界被染得如同艳丽多姿的万花筒一般。

康塞尔的惊奇犹胜于我，他身处这绚丽的美景中，正将眼前观赏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和软体动物不停地分类、分类、再分类。

游览在继续，成群结队的管状水母从我们头顶飞过，天蓝色的胡须随波飘摇。另有一种月形水母，撑着它那乳白色或玫瑰红的伞在漫步，黑暗中还有半球形水母提着灯笼，在前面为我们引路！

我们一直走出 0.25 海里，眼前也不断有珍品出现。尼摩船长招手示意我们跟上。很快，脚下的沙滩变成了一片胶粘的泥地，其构成主要是硅土或石灰贝壳。随后我们从一段海藻上走过，它们有很强的繁殖力，而且不易被海水冲走。又像厚厚的草坪，踩上去软绵绵的，简直如同人工织成的最精美的地毯一样。水中向上直立着的长长海带，有球形的，有管状的……我看到与海面最贴近的是一层海草，呈现青绿色，再稍向下是红色的海草，而黑色或紫色

的则在最底层，是海底花园和草地。

我们从船内走出来已经一个多钟头了，我发现太阳光直射下来，说明正是中午了。阳光不再发生折射了，颜色也不再那么多分散，我们默默前行，响亮的脚步声震得我的耳朵都有些受不了。

我们顺着一条斜坡向下走，光线越来越暗，在百米深度时，其实外面水的压力已经很大了。但我们却没有感到痛苦，这是潜水衣的功劳。这样走了两个小时，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到了300英尺的深度，太阳光已经很微弱了。但我们还能借此看清前面的路。兰可夫灯暂时还用不着。

这时，尼摩船长站住向我招手，等我走到他跟前时，他把前方不远处的阴影地带指给我看。我依稀可以看到一团团的物体，那就是克利斯波森林。

这的确是一片罕见的大森林，林间空地上基本没长什么草，到处都是参天木本植物，树枝和所有长草都一律笔直向上。那些没有枝杈、没有树叶的细条也像旗杆似地直立着。海带水藤等也在海水的密度作用下，固执地成了一条条垂直线，在各种温带树木般高大的灌木丛中，长满了各种花朵般的珊瑚。一群群绳鱼如同麻雀般在林间嬉戏，脚下一群蠢虫鱼，就像鹤鹑似的绊来绊去。一点钟左右，船长示意我们休息一下，于是我们躺倒在一个海草伞盖下。

在这段时间内，我休息得很好，无法交谈是惟一的遗憾。我将铜球贴在康塞尔的铜球上，看到他一张兴奋的脸，脑袋表情牵动出各种鬼脸在里面转来转去，非常滑稽。

尽管已走了四个小时，我却一点都不感觉饿，只是像所有潜过水的人一样，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昏睡欲，而我

后来去看尼摩船长和他那大力神同伴时，却发现人家早已进入梦乡了。

我也赶紧像他那样做。当我再次醒来时，一睁眼就不得不毛骨悚然。因为我突然发现眼前几步远处，有一只一米多高的海蜘蛛正对我冷眼旁观，并随时想袭击我。我捅了捅另外三个人，并把那个可怕的家伙指给他们看，尼摩船长的同伴举起枪托，一下就把那个讨厌的怪物打死了。

这时，我有些想返回船上去的意思，但尼摩船长却没做这种手势，他继续领我们向下走去。

地势逐渐变得陡峭起来，将我们送入了海底深处，这时大约快三点了，我们来到一座峭壁间狭小的山谷中，这时已到了150米的深海底，周围一团漆黑，几乎看不到十步以外，因此我只能摸索着向前走。忽然眼前亮起一道强烈的白光，原来尼摩船长已把兰可夫灯打开了，他的同伴也打开了，康塞尔和我也向他们学习，灯终于亮了，周围25米内都被四盏灯照亮了。

那些黑暗中的海底居民兴致勃勃地聚集着来看灯光，但它们不敢靠得太近，总是准确地保持在猎人力量的范围外。尼摩船长曾有几次站住，举枪瞄准，但过了一会他又放下枪，继续前行。

在四点钟左右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道高耸的石墙和一大堆乱石群。前面就是陆地了，这是克利斯波岛的边缘。

尼摩船长停步站住，并示意我们也站住。他不愿越过这界限走上他不愿涉足的陆地，于是这次新奇惊人的旅行结束了。

现在我们开始返回，仍然是尼摩船长在前面带队，他总是自信地向前走，但我能感觉我们并非沿原路返回。这

次走了一条很陡很难走的新路，但自然也就更易接近海面。我们慢慢走，也是为了防止速度过快而引起我们身体上的严重损害。不过光线还是很快出现了，估计太阳可能要落山了！

我们走在 10 米的深处，身旁围着一大群各种各样的小鱼，船长突然站住并迅速把枪托起来，他瞄准丛林中一个正怡然散步的动物，一声枪响，它应声倒了下去。

原来是一头漂亮的水獭，足有一米半长。它那深褐色的表皮，银白色的肚子，都可制成精美的皮筒。这是俄国和中国市场很难得的皮货，估计其价值不会少于 2000 法郎！

船长的同伴上前捡起水獭，将它搭在肩上，我们接着前进。

我们在一片广阔的细沙平原上一直走了一小时，有时海面就在头顶不足两米处，可以看到我们的倒影，脚向着天空。

这时，一次猎杀真令我敲着铜盔叫绝，一只大鸟在海面几米高处，船长举枪就射，大鸟直扑下来，跌到这位优秀猎人伸出的手中。

我们又向前走了两个小时，进而轻松地走在细沙平原上。归来艰难地走在苔藓丛中。我终于看到有一道光线在前方半里左右黑黑的海水里发光。那肯定是诺第留斯号了！再有 20 分钟……

我正想着，却发现前面 20 步左右的尼摩船长突然回身向我扑来，我猝不及防被他按倒在地。而康塞尔也遭到了大力神的袭击。但我发现船长按倒我之后自己也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幸亏我没有乱动，因为我抬头一看，有一团巨大的磷

光猛地冲了过来。原来我们遇到了可怕的鲨鱼，它们厉害的钢牙足以把我嚼成肉酱！我没来得及问康塞尔是否也将它们准确分类了，但我血管中的血液肯定停止了流动。

但这残暴的家伙眼神不济，并没有搜出海草下面的四肢高级肉罐头，却自以为是地扬长而去了。

我们终于在半个小时后回到了诺第留斯号，从地板下爬上去，尼摩船长等所有人都进去后，就用手按了一下电钮，地板合上了，然后抽水机开始运转。我觉得身边的水慢慢降了下去，房内的水一会儿就排尽了。里面的门又打开了，我们脱下潜水服，正等在我房中的尼德·兰只听到一声“好朋友，你应该感到遗憾！”然后响起了我响亮的鼾声。

意外触礁

诺第留斯号于11月26日凌晨3点在西经172度越过了北回归线，第二天，夏威夷群岛已隐约可见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驶出了4860海里！

现在的船向依然是东南方。12月1日，在西经142度穿过赤道，4日，在经过快速的顺利行驶后，远远看到了马贵斯群岛，西经139度32分，南纬8度57分的奴加衣瓦岛的马丁尖岬，它是法属马贵斯群岛中地位最高的一个。那山岭上覆盖着茂密的丛林，不过尼摩船长并不想靠近它。

这些美丽的富有诗意的岛屿渐渐远去了，自12月11日一个星期驶出了4000海里。这期间我与尼摩船长谈话的机会很少。大部分时间是在客厅里读书，或者欣赏窗外的海底世界。隔着客厅墙壁上打开的厚厚玻璃，每天都觉得受益匪浅。

海洋向我呈现出层出不穷的各种神奇景观，有时会搞得人眼花缭乱。

有一天，我正捧着一本书读得津津有味，那是让·马西所著的一本极富情趣的《胃的奴仆》，突然康塞尔的喊声打断了我！

“先生能到这儿来一下吗？”他用一种惊异的声调说。

“是什么，康塞尔？”

“还是请先生自己来看吧。”

在电灯照射下，有一团巨大的、静止不动的黑乎乎的东西悬浮在海水中。我认真地观察着，努力想分辨它是不是鞭种鲸类，但是，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海，我惊叫道：

“是只船！”

“不错，”尼德·兰答道，“是一只沉船的残骸。”

那的确是一只沉船，船上已经断了的桅绳还系在链上，船体看来还很完整。看来这次事故就在几小时之前，船向左侧斜躺着，可以看到几具尸体拴在绳索上，还可以看到他们临死前的挣扎，保持着生命最后的动作。里面竟有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孩，她曾想把孩子举向头顶，那可怜小家伙的手臂还紧紧地搂着妈妈的脖子，妇人绝望的脸上刻画出生之渴望与死之恐惧交织而成的神情。

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没有想到在这大洋底部，有那么旺盛的生命，也有这么悲惨的幽灵，在它广阔的胸怀中，凝聚着那么多的苦痛与欢乐，包容着万物生灵的爱与恨。

在后来，我们又能看到了其他遇难的船只，那一幕幕惨剧，一场场恶梦，在我沉闷的航行中增添了凝重。

我在12月11日又远远看到了帕摩图群岛，它延伸在西经125度30分至151度30分之间，南北纵横于南纬13度30分到20度50分之间，自度西岛跨至拉查岛，东南伸向北，起伏绵延在海面上达5000海里。把它扯平了，面积是370平方里，内含60个小群岛，其中有不支属甘比尔群岛，全是法国国旗下的珊瑚岛。地面由于珊瑚的堆积而缓慢但不间断地升高。所以，这些小岛终有一天会被连成一个整体，日久天长，就会有一个新大陆自新西兰到马贵斯群岛，

那可能是新人类的第五大洲。

有一天，我把新大陆的构成理论讲给尼摩船长听，他只是冷冷地答道：

“地球上现在并不缺少新大陆，而是缺少新人类！”

我们的航向是克列蒙端尼岛，这个岛在群岛中最特别。我在那儿可以研究这个太平洋中的小岛是如何由石珊瑚建成的，我发现，石珊瑚不能与普通珊瑚相混淆，它由一种裹着一层石灰石的纤维组成，可根据其构造不同将其分为五类。这些组成珊瑚的细小微生物，成百万地生活在石珊瑚的细胞之中。这些石珊瑚堆积起来，形成岩石、礁石和岛屿。有时它们还会形成一个圆环，组成一个环礁湖的洞。其边缘的缺口与大海相通。有时会形成高高的、陡峭的礁石，有时则形成一道礁石屏障，跟一堵高耸的石墙一样。

沿着克到蒙瑞尼岛航行了几百米，我惊叹不已地打量着这些微型工作者们建成的“大厦”。这些大厦的墙壁主要是干孔珊瑚、滨珊瑚、星状珊瑚等造礁高手的杰作。这些珊瑚虫主要生长在动荡的海水表层，所以它们的工程是从“空中楼阁”开始，向下建起，上层“地基”带着分泌物向下层伸展。

“先生，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建起这面巨大的墙垣？”康塞尔问。

“科学计算，每个世纪才长出 1/8 寸的厚度，也就是 100 年左右！”

他听了非常吃惊。

“那这墙看来大概有 1000 多英尺，那肯定要花……”

“1920000 年，康塞尔。”这个朴实的康塞尔可真是张大了口许久合不拢了。

当诺第留斯号回到海面，我能够辨认出覆着低矮灌木的克列蒙端尼岛的整个发展历程，岛上的珊瑚石明显地被暴风雨侵蚀，成为了肥沃的土壤，接着可能有可可果的种子被海浪冲到这片未来的海滩上，在这里发芽扎根，渐渐成为大树和树林，阻止水的蒸发。于是逐渐形成了溪流，慢慢地，植物有了生长的土地。一些小生物、爬虫、昆虫随着大风从邻近岛屿刮过来，海龟也来这里产卵，鸟儿在树上筑巢，动物于是繁衍起来。最后，这片青翠、肥沃的土地也吸引了人类，来到这个岛上。这就是这些微小动物们建造岛屿的过程。

傍晚，当克列蒙端尼岛融入远方的夜色中时，诺第留斯号的航向改变了。在西经 135 度处跨过南回归线后，船又改向西北偏西、向着回归线区驶去。当它在东加塔布群岛和航海家群岛间穿过时，测程仪上表明已航行了 9720 海里。

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见到尼摩船长了。这天早晨他走进客厅，跟往日一样，仿佛刚离开我们只有 5 分钟。

我正忙着在地图上寻找诺第留斯号多变的航向。他修长的手指按在一个点上，说：

“万尼科罗。”

万尼科罗是一个神奇的名字，那是拉·白鲁斯探险沉没的地方。我当即站起身来。

“诺第留斯号将把我们带向万尼科罗去吗？”

“是的，教授。”

“那么，我将可以看到罗盘号和浑天仪号两只船触礁沉没的地方吗？”

“只要你愿意，教授。”

“那我们何时到达？”

“已经到了，教授。”

我爬上平台，急切地扫视着天际。尼摩船长也随后上了平台。

在东北方向有两个高低不一样的火山岛，周围环绕着40海里的珊瑚礁，万尼科罗群岛就在眼前了。

这时，尼摩船长问我拉·白鲁斯的失事知道多少。我说：

“也就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些，船长。”

“你能告诉我每个人都知道些什么吗？”他带着一点挖苦的味道问。

我告诉他这事件的大体情况后，他说：“那么，这些遇难者建造的第三条船是在哪里失踪的呢？恐怕人们不会知道吧？”

“是的，没有人知道。”

尼摩船长不再说什么，不过他示意我跟他来到客厅，诺第留斯号向海水下潜入几米深，并打开了嵌板。

我冲向玻璃窗，只见菌生植物、管状植物、翡翠莫石竹草下面的珊瑚礁石基上，沉甸着无数可爱的鱼，我可以分辨出一些不能打捞上来的残骸，有铁马蹬、大炮、炮弹绞盘架和船头废料等，都是那些沉船上的东西。

我久久地凝视着这些触目惊心的场面，这时，尼摩船长在我身边严肃地说：

“1785年12月7日，罗盘号和浑天仪号在白鲁船长率领下出发，开始时，它在植物湾靠岸，探查了友爱群岛、新喀里多尼亚，然后驶向圣克鲁斯群岛。至哈巴与群岛时停靠在摩加岛。最后他们驶向从未知晓的万尼科罗群岛。罗盘号率先撞在了南岸的礁石上。浑天仪号慌忙来救，撞

上了暗礁，罗盘号当时就沉没了，浑天仪号仍苦苦支撑了几天。幸好他们受到当地土著人的好意收留，遇难者在岛上居住期间，把两艘船的船骸又加以拼凑，建造了一艘小型的船。当时，有的船员就在岛上定居下来没随船走，另有一些老弱有病者，又在白鲁斯的率领下出发了。他们打算驶向所罗门群岛，但是，当他们行至万尼科罗群岛的主岛与西岸之间时，再次遭到不幸，船上人等无一生还。”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我问道。

“这是我在他们失事的海底找到的证据。”

他指着一个铁盒子对我说，上面还印着法国的国徽，把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卷已有些发黄的公文。

那是法国海务大臣为白鲁斯船长下达的指令，下方还有路易十六的亲笔批语！

“啊！”尼摩船长叹道，“作为一名海员，这样才算风光！多么幽静的珊瑚公墓啊！请上帝保佑，不要让我和我的同伴们葬到与此不同的坟墓中！”

12月的末尾3天，诺第留斯号离开了万尼科罗群岛，向西北方向疾速行驶。自拉·白鲁斯群岛走出750海里到达巴柏亚群岛的东南尖角。

今天是1868年的第一天，一大清早，康塞尔也爬上平台问候我。

“先生，祝你新年快乐，一年幸福。”

“谢谢你，康塞尔，我接受你的祝福，但就我们现在的处境，你所谓的一年幸福，是我们结束囚禁生活后的一年呢？还是说我们要在船上继续一年这种神奇旅行呢？”

“上帝呀，”康塞尔答道，“我该怎样回答先生呢？这两个月以来，我们始终觉得很充实，游历了许多奇异的景观，

虽然将来还生死未卜。但我却知道我们再不可能有这种机会了。”

“因此我想说，先生，”他顿了一下说，“我想说的一年幸福，就是可以在一年内看到一切……”

“你想看到一切，康塞尔？那一年时间恐怕不够，而且也不知道尼德·兰是怎么想的。”

“尼德·兰与我想得恰好相反，”康塞尔答道，“他这人很务实，而且胃口特棒，每天只是看鱼和吃鱼并不能令他满足。一个真正的萨克逊人，如果失去了酒、面包和肉，那是很痛苦的。”

自从登上诺第留斯号，我已随船驶出了11340海里，再往前行就是澳大利亚北边的珊瑚海，那可是个危险地带。我们将从暗礁几海里远的地方驶过去。

我却希望能看到这条360里长的礁脉，暗礁上时常巨浪滔天、奔腾鼓荡、震耳欲聋。但诺第留斯号这时却向深海潜下去，我想看这座珊瑚长城的愿望破灭了，看到的只有钻出来的各种鱼类：有嘉蒙鱼、青花鲷鱼，还有被称为海底飞燕的锥角飞鱼，黑夜中磷光闪闪，照耀在空中和水中。我还在鱼网中捡到一些软体类和植虫类动物，有翡翠鱼、海猬、槌鱼、马刺鱼、罗盘鱼和樱子鱼、硝子鱼。另外网中还有漂亮的海藻，如刀片藻和大囊藻，它的表面上有一层从细孔中分泌出的粘液。并能采出一种美丽的胶质海藻，这在博物馆中一般都要被奉为“天然珍宝”。

离开珊瑚海两天后，巴布亚岛映入了眼帘。这时尼摩船长对我说，他计划穿过托列斯海峡去印度洋。

听到这个计划，我感到高兴而又害怕，高兴的是能游历号称世界最危险的海峡，害怕的是，那里曾令许多航海

家都望而却步，我们能否闯得过去？但有一个人却高兴得跳了起来，那就是尼德·兰，因为欧洲海正是他向往的地方。

三十四里宽的托列斯海峡来到了，小岛、岛屿、暗礁和岩石星罗棋布，不时拦住去路。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尼摩船长亲自驾驶诺第留斯号，他使船浮上水面行驶，鲸鱼尾巴似的推进器，在后面慢慢揉搓着海浪。但海水被激怒了，张牙舞爪地翻腾起来。海浪气冲冲地从东南跑到西北，见到那些露出头来的珊瑚礁，就拳打脚踢，发泄一通。

“大海真是太可怕了！”康塞尔富有诗意地说。

“这古怪的船长，”尼德·兰却说，“对这条航道一定非常熟悉，因为在这礁石密布的地方，稍不注意，船身就会被撕碎……”

的确，我们正身处险境，但船长也真是神通广大，竟能神奇地穿过一个个险关。它并没有沿着浑天仪号和热心女号原来的航路，而是稍微向北沿着莫利岛，又转向西南方，驶向甘伯兰海道，忽而又转向西北，从很多不知名的小岛间穿过，驶向通提岛及一些凶险的航路。它又一次改变方向直往西方的格波罗尔岛。

下午3点时，大海更加怒不可遏，到了涨潮期，诺第留斯号靠近岛屿并绕着它走了大约两海里，我一个没留神被突然震倒了。原来船碰到一座暗礁，它不再前行，而是在这里搁浅了。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船长。

“没什么，只是一次偶然。”他答道。

“是一次偶然，”我说，“但它却可能会造成使你成为陆地居民的必然！”

尼摩船长怪异地打量了我一下，用一个否定的手势来回答我。

“教授先生，诺第留斯号完好无损，它仍将带你去游览海洋的奥秘，真正的海底旅行才刚刚开始，既然很荣幸能请到你，那就肯定不会让你扫兴。”

“尼摩船长，”我丝毫不在意他的嘲讽，“但诺第留斯号搁浅时正值涨潮，太平洋的潮水一般不会上涨太高，假如这时你都不能将船浮起来，请问你还有什么机会使它离开暗礁，重返大海。”

“你说得对，教授，”尼摩船长答道，“太平洋的潮水的确不会涨得太高，但这是托列斯海斯，潮峰谷底仍会有 1.5 米的差距。5 天之后的月圆之夜，我们会有好运气的。”

“教授，有什么结果？”尼德·兰在船长走开后凑近我。

“哦，是这样，尼德·兰，等到 9 号再次涨潮时，船长说圆圆的月亮会好心地把我们送回大海。”

“有这种事？”尼德·兰像个行家似地耸耸肩，“教授，你该听我的话，听着，这个铁筒永远不会再回到海上或海底了，现在，趁着没生锈还能卖个好价钱，其他的用途没有了，现在，我们只好跟船长说告辞了。”

“好朋友，”我答道，“我对神奇的诺第留斯号很有信心，在这四天中，说不定真会有涨潮到来。另外，等我们到了英国或法国的海岸，可以随时实施逃走计划，但现在是在巴布亚海域，那则另当别论，而且，等诺第留斯号真无力脱身时，我们再离开它也为时不晚。”

“难道就这么干耗着？”尼德·兰的火又上来了，“哪怕到岸上走一走，看一看，重要的是换换口味！”

“我也这么想，”康塞尔赞同道，“难道先生不能向你的

朋友尼摩船长请求一下，我们哪怕只是到陆地上踩踩脚，可别到时回到地面上连路都不会走了。”

“我试试看，”我犹豫着说，“不过他可能不会答应。”

令我惊奇的是，尼摩船长竟爽快地应允了，并出奇地友好和关怀，嘱咐我们可以不回到船上来了，岛上的土著人可能会对我们有特殊对待。

第二天早晨 8 点，我们驾驶着诺第留斯号的小艇穿过格波罗尔岛周围的珊瑚石区，停在了沙滩上。

水下葬礼

重新踏上陆地竟会让人如此激动，尼德·兰拿脚亲热地踢着土地，好像已经占有了它。实际上我们不过才与土地分开仅两个月嘛！

走出几分钟后，离岛岸只有枪的一个射程远了。构成土地的几乎都是珊瑚石。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些枯竭的河道，里面有花岗石的残渣，可见岛是在原始的太古时期形成的，漫山遍野都是茂密的森林。

尼德·兰不愧是个务实家，他无心看风景，只捡对身体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很快我们饱食了一顿他献上的椰子，真是赛过天堂的仙果。这也表明，其实我们还是不满足于诺第留斯号单一的海味菜肴。

“真好吃！”尼德·兰回味无穷的说。

“好美的味道！”康塞尔咂着嘴说。

“尼德·兰，”我见他又打椰子，“椰子虽然好吃，但可别把小艇全装上椰子，我们先看看岛上是否还有别的，比方新鲜蔬菜、水果，可以拿回去放在厨房里。”

“先生言之有理，”康塞尔答道，“我习惯性地 will 将小艇分为三部分，水果部、蔬菜部和野味部，但至今还没看到野味影子，那如何是好！”

“接着找呗，”我说，“但千万要注意，岛上可有著土人呐！别我们只顾打野味，自己却让他们猎去了！”

一边说笑着，我们走进了森林幕帘之下，两小时后，我们就轻快地踏遍了整个小岛。

意外的收获令我们很开心，我们找到了许多食用植物。值得一提的是，在热带地区最有用的一种，相信会受到船上所有人的欢迎，这种宝贵食物叫面包果。我特意挑选了没有核仁的一种，被马来西亚称作“利马”的。这是上天对不产麦地区的恩赐，使人们不用耕种，这种面包果就够采摘八个月时间。

面包果又勾起了尼德·兰的食欲，这个美食家用火镜把干树枝引着了。火猛烈地烧起来，康塞尔递给他十二三个无核面包果，他都切成厚片放在火上烧着，嘴里还念念有词，却并非祈祷：

“等着吧，教授，美味的面包快好了！”

“而且我们好久都没有吃面包了！”康塞尔补充道。

“这不是普通的面包，简直是美味糕点，啧啧……，教授，你恐怕没有吃过吧？”

“没有。”

“那你可防备着，吃它时别把舌头也咽下去了，如果你吃了第一块不想吃第二块的话，我就不是鱼叉王了。”

几分钟后，面包片向火的一面已变得外焦里嫩了。里面的粉条像松软的面包屑，略带几丝百叶菜的味道，果然很好吃。

“遗憾的是这种好面包不能保存长久，”我说，“否则我们可以带回船去储存起来。”

“这好办，教授！”尼德·兰叫道，“康塞尔，再去摘些来，我们回去的时候带上它们。”

见我一脸迷惘，他补充说：“取出淀粉制成发酵粉，那

就能长久保鲜了。”

“可是，教授，”尼德·兰又道，“到哪儿去寻找水果和蔬菜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午时分，我们又找到了很多香蕉、芒果和大个的菠萝。

“尼德·兰，”康塞尔问，“看看还缺什么吧？”

“好朋友，”尼德·兰反驳道，“还差汤和肉呢！”

“是啊，”我说，“尼德·兰曾答应做排骨给我吃，看来我可吃不上了。”

“教授，”尼德·兰喊道，“还没开始打猎呢，你千万别灰心！”

“但我们天黑前一定要赶回诺第留斯号。”我说。

“在陆地上才能感到时光飞逝！”尼德·兰师傅差点儿吟诵起来。

直到下午五点钟我们才离开小岛，收获颇丰，当然除了排骨。

第二天，船还是不能出发，小艇仍放在旁边没收起来，我们决定再到格波罗尔岛游一番，尼德·兰则希望今天能兑现对我的许诺。

我们在太阳升起时出发，船儿在海浪中悠悠前行，很快就到了岛上。

这次，尼德·兰提议沿海岸向西走，然后我们横渡几条溪流，来到高地平原上，边上树木苍翠，翠鸟喧闹，闹而怕人，人来便飞，飞到远方……看来岛上常有人出没。

又穿过一片广阔的草原，走到一座小树林前，林中鸟语花香，歌舞升平，但却没有务实家的排骨。

从林间小径走过去，眼前又是一片长有灌木的平原。

能看到空中有一些打扮花哨的鸟儿。

它们艳丽的羽绒服迎风展开，而且飞行时画出某种类似函数图像的优美曲线，长长的鲜艳羽毛能使人很容易认出它们。

“天堂鸟！天堂鸟！”我高唱道。

“燕雀目，直肠亚目。”康塞尔应和着。

“现在该你了，尼德·兰，是不是想弄回一只这么望而脱俗的东西？”

尼德·兰虽作了一番努力，但一直徒劳到中午。大家的肚子都饿得直响。充满自信的猎人们，却连根猎物的毛也没得到一根。康塞尔虔诚地闭上眼睛放了两枪，一只白鸽和一只山鸠应声砸在他头上。这意外的午餐驱使他们俩拔毛去肠，点火烧烤，佐以面包果，很快，白鸽和山鸠连骨头也塞进了我们肚中。

“吃着有点像刚长大的母鸡味道。”康塞尔余味未绝。

“尼德·兰，我们还需要——吃——什么？”我提醒他道。

“一头四足动物，教授先生，”尼德·兰略带尴尬，“我知道这些鸽子、山鸠只是零食和小吃，我会让你吃到最美味的——排——骨。”

“但尼德·兰，如果不带回一只天堂鸟，我照样很遗憾。”

随后康塞尔提议，向海边的森林走，我三人都一致同意。走进森林时，天堂鸟远远地飞走了。

我正望鸟兴叹时，被前面康塞尔的欢呼声打断了。而且我也随着他一起欢呼。

“真了不起，小伙子！”原来他得到了一只美丽无比的

天堂鸟。

“不过，先生，这也并非全是我的功劳，”他谦虚地说，“它自己多吃了豆蔻汁，正醉卧树下。”

“把它带回巴黎，”我忘了自己是尼摩船长的“客人”，“动物园里还没有一只活的天堂鸟呢。”

接下来的运气更好了，尼德·兰一枪击毙了一头肥大的野猪，他利索地割下几块腰窝肉，又拔毛、开膛、清除内脏，然后他又打到几只袋鼠。

“好了！教授，”尼德·兰的沮丧情绪一扫而光，“多美味的猎物，尤其是焖煮着吃！我敢打赌，诺第留斯号上的人肯定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次打猎让我们心满意足。兴奋的尼德·兰做好了明天打猎的计划。他要打尽岛上所有能吃的四足动物。

我们下午六点回到海滩。尼德·兰更不敢怠慢，立即点火挂肉，烤野猪腰窝肉的香气很快弥漫在空中……

丰盛的晚餐，吃得我们个个都笑容满面。

“我们要不今晚就不回诺第留斯号了吧！”康塞尔说。

“一辈子都不用回去才好呢。”尼德·兰也说。

一块石头突然从天而降，把他们的提议打断了。

我们逆着石头落下来的方向看去，又一块石头正从那里飞过来，准确地打落了康塞尔手中的山鸠腿。

我们举枪在手，作好了还击准备。

“肯定是土著人。”康塞尔说道。

“快回小艇！”我边喊便率先撒开两腿。

从林中追出二十来个土著人，手拿弓箭和石器，离我们只有100步之遥。

小艇在20米外的海边。

土著人们越追越近，尼德·兰不甘心放弃这些美味，冒着石林箭雨，敏捷地把食物一古脑抱在怀里狂奔。

很快，我们跑到海上，将食物和武器放下，把小艇推下水，安上双桨，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刚划出 200 米，就有 100 来个土著人口中乱叫着，手舞足蹈地冲进齐腰深的海水中。诺第留斯号还在那儿呆呆地躺着，平台上一个人影也看不到。

我们上了船，把小艇藏进暗舱，迅速钻进诺第留斯号肚中。

“船长！”

我叫喊着跑进客厅，尼摩船长正弹着大钢琴，陶醉在音乐之中。

他似乎没听到我的男高音加入。

“船长！”

我又叫了一声，同时拿手碰了碰他。

他好像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是我：

“啊！教授，是你。你们玩得开心吗？肯定带回不少猎物吧？”

“是很开心，船长。”我答道，“也带回不少猎物，但带回更多的两足动物，估计他们已到达我们周围了！”

“两足动物！”

“就是那些野蛮人！”

“哦？野蛮人？”尼摩船长挖苦道，“教授，你刚一踏上陆地就碰到野蛮人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陆地上到处都是野蛮人。”

“那好，船长，”我说，“如果你不想增加诺第留斯号上乘客的话，我劝你还是想个办法吧，因为他们有 100 多

人。”

“教授，”船长的手指正放回琴键上，“就是召集巴布亚所有的土著人，也不能把诺第留斯号怎么样！”

随即他的手指又在琴键上跳动了，很快地脑中就没有我了，只有他那如诗如幻的音乐。

在这低纬度的地方，太阳很快下落了，黑夜挤走黄昏而直接降临。格波罗尔岛融入了夜色之中，但海滩上火光闪耀，说明了那些土人的存在。

船长的镇定给了我信心，我也很快像船长一样，忘了那些土人，而沉浸在热带夜景之中。

澄净的天空中月朗星稀，当后来这个地球的忠诚卫士再露面时，会带动潮汐把诺第留斯号推离珊瑚石床。午夜时候，海浪在黑夜的轻抚之下入眠，岸上树下也寂静无声，我返回舱内，安然入梦。

第二天清晨，我又早早走上平台，黑夜在黎明中隐退，格波罗尔岛慢慢变得清晰了。

岸上聚集了更多的土著人，至少有五六百人。这时正值低潮，他们走到离诺第留斯号400米远的礁石上，使我能更清楚地打量他们。

那是正宗的巴布亚人，高大魁梧，凸出而宽大的前额，鼻孔张开，牙齿雪白，浓密的羊毛似的红发，更与他们漆黑发亮的身躯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们——更清楚，哦！不，更近了，石块和箭已经射过来了。

我飞快地向尼摩船长报告。

“是吗，教授？那很简单，把舱口关上就行了。”他淡淡地回答。

他一按电钮，传达了一个命令。

“没事了，教授。”他对我说，“舱口关上了。据我看，连你们‘林肯号’都不能损伤这些钢铁外壳，好像也不必害怕这些土人们的石块吧。”

随后，他与我谈起了杜蒙·居维尔，那是法国最杰出的航海家之一。

他手拿着居维尔地图，与我一起回顾这位航海家的事迹，他怎样环球航行，他怎样两次南极探险，结果发现了阿米利岛和路易·非动岛，并且最终制作了大洋洲主要岛屿的航海图。

“你们居维尔在海面上做的事，”船长说，“我已在海下做过了，而且更容易、更安全，当浑天仪号和热心女号遭受风暴的时，诺第留斯号就像是一个安静的海下工作室一样！”

“是的，船长，”我说，“但是，有一点，诺第留斯号很像杜蒙·居维尔的旧式海船。”

“哪一点，先生？”

“那就是诺第留斯号也像它们一样搁浅了！”

“诺第留斯号并不是搁浅，教授，”他冷静地回答，“诺第留斯号经常在海底停靠，而居维尔则必须使他的船漂浮起来，到海面上去做那些困难、危险的工作，我可不需要。浑天仪号和热心女号消失了，但诺第留斯号却一点危险也没有。明天，我指给你确切时间，海潮会平静地托起它，再次穿洋过海，航行在水中。”

“船长，”我说，“我从未怀疑……”

“明天下午2点40分，”船长站起来补充说，“诺第留斯号将漂浮起来，安然无恙地离开托列斯海峡。”

他说这几句话时口气生硬，然后他轻轻地点了点头，要求我离开。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康塞尔在我房中，急切地想知道我与船长见面的结果。

“当我提出诺第留斯号处于巴布亚土著人的威胁之中时，回答我的是他的嘲讽。因此，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充分相信他，放心地去睡觉！”

“依照先生的愿望，”康塞尔又说，“尼德·兰正在做袋鼠肉饼，那将是最棒的美味！”

康塞尔走后，我独自睡下，但睡得并不好，我听到野蛮人在平台上走来走去，不时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不过，这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船上的人没有任何举动。他们好像根本没有因这些吃人的家伙出现而受惊，如同在城堡里的士兵不为爬上城墙的蚂蚁担心一样。

第二天下午，尼摩船长站在客厅里宣布：

“我们将要离开。”

“那些巴布亚人怎么办？”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船长耸了耸肩反问道。

我看着船长。

“你没有明白？”他问。

“是的，一点也没有明白。”

“那好，您过来看一下。”

我们走向升降梯口，尼德·兰和康塞尔也惊奇地站在那里。船上的人把舱口打开，这时20颗吓人的头颅排满了舱口，当先一个土著人，勇敢地挥身抓住铁梯扶手，但他立刻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扔了出去，他疯狂地嚎叫着边跑边逃。另十来个同伴依次学了一番，都得到同样的下场。

康塞尔乐得捂着肚子，尼德·兰则好奇地冲上楼梯。

但是，当他一伸手抓住扶手时，也同样被扔了下来。

“真邪门！”他喊道，“好像遭雷击了！”

一切都很清楚了，那不仅是扶手，而且是连着平台的电线，任何摸它的人都会被它狠狠地反咬一口。

巴布亚人已经被吓退了，而我们则笑着安慰尼德·兰，给他按摩，而他自己则像妖魔附体般咒骂不止。

而这时，正好是船长指定的时间，诺第留斯号被海水抬了起来，离开了珊瑚石床。螺旋桨片高傲而庄严地拍打着海水，速度一点一点在加快，在海面行进，游刃有余地在托列斯海峡那条险道内穿行。然后它不停地变化着方向，向印度洋驶去。船要驶向何方？哪里才是尼摩船长的最终目的呢？

在这段时间的航行中，尼摩船长做着有趣的实验，测量不同深度的海水温度。这些实验的结果是：在1000米深度时，在任何一个纬度，海水的温度都是4.5度。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他做实验。尼摩船长似乎全身心投入进去了。我常常问自己他做这些观察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人类？我不相信，除非他有一天把这些实验结果交给我。这一天会来到吗？

有时，尼摩船长也会告诉我他获得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了世界上主要大洋的海水密度的关系。

这天早晨，船长与我正在平台上溜达，他问我是否知道海水密度的差异，我说不知道，并告诉他，科学上缺乏这方面的精确测量。

“但我做过了，”他对我说，“并且我能保证其准确性。”

“好的，”我说，“但是，这是在诺第留斯的世界里，而世界的科学‘理论’不会在全世界留传。”

“你说对了，教授，”他沉思了一会儿，“这是和陆地没有关系的世界。不过，既然命运让我们见面了，我会告诉你我所观察到的结果。”

“愿闻你的高见，船长。”

“海水的密度比淡水的大，这已经知道了，教授，但这也并不是说各处的海水密度都一样。”

他随即列举出一系列精确的数据。由此表明，它在各个大洋中可能已游历多次了。

在以后的几天时间内，我和他兴致勃勃地做着各种类型的实验，计算各种深度的海水盐的含量、导电性、染色功能以及其透明和传光性。从这些实验中，能看出尼摩船长是一个多方面的奇才，也慢慢对我友好起来。不过，他不久又离我而去，使我独守客厅。

这天，诺第留斯号在水下几米深处仿佛睡着了。船上的电机、螺旋桨都停止了工作，任船随波摇晃。客厅窗外的嵌板打开了，船的探照灯关闭着，外面水中阴森晦暗，但我却看到一种新奇的景象。

外面忽然一片光明，但并不是探照灯亮了。

那是一片磷片，在阴暗的海底尤其显得绚烂辉煌。这显然是一些发光的微生物，因为可以看到它们提着灯笼在船身上溜过。

借着这些不发热的光，我能看到漂亮的海猪急着去赶集，永不知疲倦的海中丑角，长达3米的剑鱼，预示着风暴将至。接着又是一群小型鱼类，奇形怪状的箭鱼，会跳的鳍鱼，长着一副人脸的狼鱼等等。在这海下夜市熙来攘去，一幅繁荣昌盛的景象。

我们就这样走着，不时陶醉在窗外的美景中。但接下

来的一件事，使我顿时又对航行兴致大减。

1月18日，诺第留斯号正处在东经105度和南纬15度。天色陡变，顿时让人体会到“江湖险恶”的含义，风从东方猛烈地横扫过来，船上的仪器也显示出与四大高手——暴风、雨、海水、空气之间的一场决斗。

在平台上，大副看完后叫出船长，他眼睛对准望远镜，望远镜则对准天边。看了一会儿，两人之间交谈了几句。大副似乎很不安的样子，有点按捺不住。

船长则胸有成竹，神态镇定。他似乎在不停地以反面作论证，而大副则语气坚定，固执己见。

我努力地向他们指的方向望了望，不得要领。天水之间地平线依然清晰。

尼摩船长在平台上来回踱步，似乎当我是假人。他步伐沉稳，但有失往日的节奏感。他临风而立，但安祥略显不足。他到底要寻找宇宙的什么真谛？在距海岸几百海里的诺第留斯号上会有什么担心呢？大副又取过望远镜，依然向天边瞪望，并不时望洋兴叹，这两人一静一动搞什么把戏呢？

尼摩船长下达命令，机器推动力增强，转动加快。

我好奇地跑下客厅，拿出我用的大功率望远镜，返回平台。

我的眼睛与望远镜似触非触之际，突然有人一把夺走了望远镜。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尼摩船长，他目光中闪着阴森可怖的光芒，简直换了个人似的。他身体直挺，双拳紧握，要把望远镜抢在手中，但望远镜却掉在了他的脚下，看得出，他在极力控制着愤怒。

是我什么地方无意中得罪了他吗？还是这个常有怪异之举的人认为我作为一个“乘客”看到了不该看到的秘密？

但他很快又换上了那副镇定的面具，变得又像个镇定的船长了。他回头向大副交待了几句，然后又扭回身面对着我。

“阿龙纳斯先生，”还是无法掩饰他的激动，“希望你能遵守原来我们约定的条件，现在，需要把你和你的同伴都关起来，直到我认为能让你们恢复自由。”

“客随主便，”我不回避他的目光，“但能否向你提一个问题？”

“不能，教授。”

话说到这份上，只有照办了，因为再多说也没什么用了。

我们三个人又被关进最先关我们的船舱里了。尼德·兰在怒骂，但回答他的只有门“咣当”一声关上了。原来，船长交待大副的是为我们准备午餐。吃过午餐后尼德·兰很实际地睡去了，不过忠诚的康塞尔竟不服侍我也自己睡着了。我正埋怨他入睡的迫切性时，令我惊异的是，我自己的头脑也昏沉沉的，我趁大脑没完全麻痹时一想，我们的午餐中也许被放了安眠药。

我能听到舱口关上了，原来一直动荡着的大海也平息了，难道诺第留斯号潜入了宁静的水底了？

我努力瞪大眼睛与昏睡抵抗，但我的呼吸变得细微了。我渐渐向睡神屈服，不久，眼前什么也没有了，我想我可能是睡着了，不！我没来得及想。

第二天，我早早就醒了，不知是不是第一个醒的，因为让我惊讶的是房内只有我一个人——原来已回到了我的

房间。

我的同伴们也和我一样，现在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当然包括自由。

下午，我正在客厅做笔记，门一开，尼摩船长走了进来，他沉默不语，眼里布满血丝，好像一夜没睡那样疲乏。他表情忧郁，来回走动，有点坐卧不安，随手抓起一本书，没看一眼就放下了。他依次看了各种仪器，但却不像往日那样记录下来，难道嫉妒我比他睡得好？但他最后走到我面前：

“教授先生，你也是医生吗？”

“是的，”我答道，“我学过临床，在我去博物馆作教授前，曾在医院干过几年。”

“那么，教授，”他说，“你是否乐意来为我的一个船员做一次治疗？”

“现在就去。”

现在，我紧张得心直跳，我意识到，这个船员的病可能和昨晚的事件有关，这秘密如同那个病人，萦绕在我心头。

我跟着尼摩船长，走进一间挨着水手住房的舱内。

床上躺着一个人，大约40岁左右，但不是有病，而是受了伤，他头上的绷带都被血浸透了。我慢慢解开绷带，那人呆呆地望着我，连呻吟也没有一声。

看来伤势很严重，那人的头盖骨被钝器击碎，脑浆外露，而且受到了震动。在外露的脑浆上布满了一块块血痂，颜色好像酒糟一般。大脑在被打伤的同时又受到了震动。他呼吸迟缓，肌肉抽搐，整脸都扭曲了。大脑已受到了感染，所以思想和行动都变得麻痹。

我给他拿脉，已经断断续续的了。肢体已开始发冷，死神也在接近他，我也无回天之术了。我又包上他的伤口，转过身来对着船长：

“他是怎么受的伤？”

“原因并不重要！”船长闪烁其词，“发生了一次撞击，机器上一根杠杆折断之后击中了他。他还有救吗？”

“没救了。”

尼摩船长浑身发抖，两行热泪流上了脸颊。

“你可以回去了，教授先生。”他强忍着说出这句话。

我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转身回到自己房间，心里沉甸甸的，略感一丝不祥。这一夜没睡安稳，时常被一种类似遥远地方传来的哀歌惊醒。第二天，我早早地赶到平台上，船长早就在那里了，他一见我就走了过来。

“教授，”他说，“你乐意今天再和我去做一次海底散步吗？”

“我的同伴能一块去吗？”我问。

“只要他们乐意，我不制止，你们去穿上潜水衣吧。”船长说。

他却没跟我说起那个病人的任何情况。

八点半左右，我们都准备好了。门一开，尼摩船长以及我们，还有十来个船员一齐下到了10米深的海底。

尼摩船长带领我们穿行在一条珊瑚王国的黑暗通道中，一路倾斜向下，来到100米深的地方，在探照灯的照耀下，这些天然的错落有致的拱形建筑以及水晶烛台和下重吊篮，如同一座魔宫般变幻万千。

又走了两个小时，下到300米的深度了，已到达珊瑚岛的山脚。尼摩船长停住脚步。我们也都站住了。只见船员

们围拢在船长的身后两侧，还有一个长方形的物体被四个人抬着。

这时，我的眼前有一片空地，是海底高大森林的林间空地，数盏探照灯的光交错辉映，使地上人影绰绰，而空地的末端是漆黑一片，只偶尔能看到几枝珊瑚的尖刺。

空地中央，石头的地基上，矗立着一副大型的珊瑚十字架，它的两条横支架，如同是被石质鲜血凝固而成。

船长打了一个手势，其中一个船员走出去，走到距十字架几英尺的远处，他从身后取出铁锹，向下挖起来。

原来他是在挖坑，哦，挖坟！这空地原来是墓地，那个长方形物体肯定是昨天晚上那人的尸体！现在船长和他的船员来到这海底秘密公墓，来安葬他们的同伴！

慢慢地，一个深坑挖成了，尸体裹在白色的麻布中，庄重地安放进去。尼摩船长双手交叉胸前，跪下来为朋友祈祷，所有的人也都这么做了，他们都在哀悼着亲爱的同伴。

这奇异的葬礼把我深深打动了。好安静的公墓，在这里，死者将得到真正意义的安息，永远不会受到鲨鱼和人类的侵扰。

采 珠 人

海底墓葬那感人的一幕，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更激发了我对尼摩船长的兴趣，他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敢再苟同老实人康塞尔的说法，他把船长分在被埋没的学者那一类，认为他是个傲视世人的科学家，后来他又将其归入不为人所知的天才那一类，因为厌倦人类的欺诈和世态的炎凉才躲到这个只有他能自由行动而别人却无法到达的海底世界来。但在我看来，尼摩船长却绝非为了逃避人类。制造如此强大的机械设备不仅是为了提供行动自由所需，恐怕后面还有大的行动。

表面看来，尼摩船长并没太多干涉我们的自由。这是因为他对我们的逃跑很有把握。所以，实际上我们还是俘虏、囚犯。所以，可以理解尼德·兰持久的逃跑念头。但船长慷慨地让我分享了诺第留斯号的秘密，我如果一走了之，而又带走了这些秘密，会问心无愧吗？另外，说实话，我想把这次奇妙的海底世界游历进行到底，我想看看地球上的海洋所包含的所有新奇东西，我想看看其他人没有看过的东西。虽然我有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来满足这种好奇心！

我们正驰骋在印度洋中，这个广阔的海洋面积达到1亿5000万公顷，海水清澈见底。诺第留斯号一般在100至200米的深度航行，就这样行驶了好几天。每个人都觉得这样

的时间太长，太单调无聊。但除了我以外，因为我爱大海。每天，我在平台上散步，呼吸海上清爽的空气，舒展筋骨，有时透过客厅的玻璃板观察海里的无限风光，在图书室里看书，写笔记。这些占据了我很多时间，使我没有一刻感到无聊和厌倦。

一天，当诺第留斯号在北纬9度4分露出水面时，我看到西边海里有一块陆地，峰峦高耸，连绵起伏——那是锡兰岛。（即当今的斯里兰卡）

美丽、富饶的锡兰半岛以盛产珍珠而著称于世。我返回客厅，打开地图，仔细研究岛的位置和面积。

尼摩船长这时开门走了进来。

“教授先生，你有兴趣去参观一下采珠场吗？”他问。

“那当然好，船长，”但现在还没到采珠的季节，可能看不到采珠人，不过去采珠场看看肯定也很过瘾。

“教授，”船长又说，“在雷加拉湾，在印度洋，在中国海和日本海，在美洲南部的巴拿马湾和加利福尼亚湾都有采珠的，但采珠最棒的地方却是锡兰岛。渔民每年只是在三月才来到观纳尔湾，一连干三十天。采珠人一般分为两组，两组轮流下水，他们身系一条系在船上的长绳，双脚夹着一块大石头，潜入十二米深的水下采珠。”

“啊！我叫道，他们还在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但你的潜水衣肯定会对他们大有好处。”

“那当然，因为这些人不能长久地呆在水底。据我看来，采珠人在水下最多只能停留30秒，他们需要在20秒内把采得的珍珠贝塞进一个网兜。他们的寿命一般都很短，视力会过早衰退，眼睛会溃烂，他们全身都会发炎，有时还会在水下中风而死。”

“不错，”我说，“这是一种悲惨的谋生方式，因为它只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兴趣。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条船一天能采到多少珍珠贝？”

“好的话可达到四五万左右。”

“那么，”我说，“这采珠能保证他们有不低的收入吧？”

“不，他们的雇主却发财。教授，他们通常卖一个珍珠贝才得一分钱，还有好多没有珍珠的贝，那么一周只能挣得1美元。”

“好了，教授，”船长说，“明天邀上你的同伴们，我们去马纳尔湾参观采珠场，如果有幸遇到早来的采珠人，我们就能看到他们采珠了。”

“那好，就这么定了，船长。”

“顺便问一下，教授，你怕鲛鱼吗？”

“鲛鱼！”我惊叫道，“老实说，船长，像这种鱼我从未见过面！”

“别害怕，我们有枪。”

他说完后，从容镇静地溜达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四点钟就被尼摩船长安排的管事叫醒了，我穿衣起床，直奔客厅。

尼摩船长已恭候多时了。

“教授，”他问，“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那来吧。”

我随着他走向楼梯，爬上平台，尼德·兰和康塞尔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很高兴去“海底散步”。放在诺第留斯号旁边的小艇中，五个水手持桨等候在上面。

夜色还没褪尽，空中有朵朵白云，星光闪烁其中，但

已不很明亮了。我望着陆地，但只能看到一条模糊不定的地平线。在夜间，诺第留斯号沿锡兰岛西海岸直接上溯到马纳尔岛的海湾两侧。

我们登上小艇。

小艇向南驶去，水手们用力划着桨，珍珠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似地噼啪落在幽黑的海面上。

晨曦微现，但五英里外的岸边仍然被雾气笼罩着，看不见一只小船，到处一片沉寂。

六点时，阳光猛地照在我们身上。赤道地区没有真正的黎明或黄昏，日夜的交替是很快的，阳光穿透地平线上厚厚的云彩，霞光万道。

“我们到了，教授，”尼摩船长说，“现在我们穿上潜水衣，开始水下旅行。”

我们穿好潜水衣，被几个水手一个个送下水。他们则留在艇上，落下1.5米，双脚踏上了平坦的沙滩。船长打了个手势，领我们顺着斜坡向水底走去。

来到安静的水底，我一直被鲛鱼侵占的脑际也变得平和多了，动作的灵便更使我信心大增，随后就被美丽的海底世界吸引了。

到七点时，我们终于到达了生长着上百万只珍珠贝的水域。这些珍贵的软体动物贴在岩石上，被自己棕色的丝足缠在石上，不能移动。有着人类破坏天性的尼德·兰很快就往他的怀中塞最好的珍珠贝。

船长打手势要我们跟他走，只有听他的，因为只有他认识路。

这时，一个巨大的石洞出现在我们面前，洞口的岩石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海底动物。起先洞里很黑，但我的眼

睛很快就适应了，我能分辨出几个天然石柱，立在花岗石基上，支撑着一个形状古怪的拱顶。

为什么奇怪的向导将我们引到这么深的地窖里来呢？

下了一段陡坡之后，我们站在一个圆坑的底部。尼摩船长站住了，指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那是一个体积大得惊人的珍珠贝，巨大得简直就是一个大盂水盘，一个两米多宽的大钵。

很显然，尼摩船长早知道这家伙在这儿。他不只是为了向我们展示奇观，而是自己来看看这儿现在的情况。

这个大贝壳半开着，尼摩船长将匕首伸在两壳间不让它们合拢，然后用手掀起贝壳上的膜边。

在两扇树叶状的膜皮里，看见一颗椰子那么大的能自由转动的珍珠，圆圆的、清澈透明、光泽完美，这是一颗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船长想让这颗珍珠在那只贝壳里任其生长，这珠子就会一点点长大。每年，这动物的分泌都会让珍珠长厚一层。只有尼摩船长才知道这个美妙的大自然果实什么时候“成熟”，也只有他认得这个地方。

走出石洞，我们像逛花园似地随意漫步，停停走走，自己想自己的事。过了十分钟，尼摩船长又站住了，但显然我们躲在大岩石后面，然后他指着水中一点，我仔细看着。

5米远的地方，有一黑影缓缓沉到水底。立刻我想起了船长告诉我的——鲛鱼！

但不是，那只是一个印度人，一个采珠人，他早早就赶来采珠了。他的小船就在他头顶几英尺的水面上。他潜到水中，然后再往上游，一颗圆圆的石头吊在他的脚上，石头由一根绳子系着绑在小船上，这样有助于他很快下沉

到海底，到水下约5米处，他曲膝跪下，将手边的珍珠贝顺手塞入袋中，然后他又游上去，倒空袋子，将石头提上去，又这样下来一次，大约30秒钟打一个来回。

突然，当这个印度人再次落下时，我发现他做出一个惊恐的姿式，并快速站起来，奋力向上游。一个巨大的阴影出现在他上方，我明白了他的惊恐，那是一只眼睛放着光，嘴巴张得大大的鲨鱼！正向他猛扑过来！

这个贪婪的家伙，把鳍用力一拨，扑向印度人，他向旁边一躲，把鲨鱼的嘴躲开了，但鲨鱼的尾巴击中了他的胸部，将他打昏了。

然而，没过几秒钟，鲨鱼又卷土重来，想要拿这个印度人开荤。这时，船长突然从我身边跳将出去，手中握着匕首，冲向鲨鱼。

鲨鱼正要去咬采珠人，突然发现了新的敌人，立刻转过头来，向船长凶猛地冲过来。

尼摩船长曲膝蹲身，蓄势待发，当鲨鱼冲过来时，他机敏地向旁边躲了过去，同时用匕首一下刺入鲨鱼身上。

鲨鱼更加狂怒，伤口上血流如注，染红了海水，水中一片浑浊，我什么也看不清了。

等海水略显清晰时，我发现船长正伏在鲨鱼身上，一只手抓住它的鳍，另一只手在鲨鱼身上乱刺，但由于每次都未能致命，鲨鱼仍在疯狂地挣扎。

我看得目瞪口呆。船长被猛地甩出，落在水下，鲨鱼很快向他扑去，张开血盆大口，露出锋利的牙齿。情势万分危急，突然我身旁又冲出一人，那是尼德·兰，他手握鱼叉一下击中了鲨鱼，海水更红了，并在鲨鱼的猛烈挣扎下激荡澎湃起来。尼德·兰不愧是鱼叉王，一叉刺中了鲨鱼的心脏，鲨鱼在做最

后的挣扎时，又带翻了康塞尔。

尼德·兰扶起尼摩船长，幸好他没受伤，船长走到采珠人身旁，急忙一刀割断他身上的绳索，然后抱起他双腿一蹬，向海面浮去。

我们三个人也紧随其后，劫后余生的人们聚集在采珠人的船上。

尼摩船长首先要把这个可怜的采珠人救活。他在水中呆的时间并不太长，但鲨鱼尾巴的这一击可能对他是一个严重伤害。

康塞尔与船长给采珠人按摩，终于使他慢慢苏醒了过来。他睁大双眼，惊恐地看着面前的四个大铜脑袋。

尼摩船长取出一颗大珍珠，放在可怜的采珠人的手中，他双手颤抖着捧起它，以为遇到了海神。

离开采珠人，我们回到自己的小艇上，卸下沉重的头盔后，尼摩船长首先对尼德·兰说：

“谢谢你，尼德·兰师傅。”

“不必了，船长，”尼德·兰答道，“一报还一报吧。”

船长的嘴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八点半左右，我们返回了诺第留斯号。

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细细地回想着这次马纳尔之行的不平凡遭遇，心中充满了对船长的敬佩。看到他能勇敢地为素不相识的人类做出牺牲，我感觉他并没有完全失去人的仁爱之心。

我把我的感觉说给他听时，他略带些激动的口气说：

“教授，这个印度人生活在被压迫的陆地上，我属于那块陆地，而且会永远属于它！”

黑色长廊

诺第留斯号离开了锡兰岛，然后它以 20 海里的时速行驶在马尔代夫群岛和拉克代夫群岛之间曲折蜿蜒的水路中。

自日本海出发起，我们共行驶 16220 海里。

等船浮出洋面时，也看不到一点陆地了。船向着西北偏北的阿曼海行驶，那是波斯湾的出口，位于阿拉伯半岛和印度半岛之间。

波斯湾内显然是没有出路的，那尼摩船长究竟到那儿去干什么呢？

热爱自由的尼德·兰已彻底厌倦了这种安逸的生活，他对这种漫无目的航行更是大发雷霆，他说这个疯子船长根本就是在故意绕着玩，为的是不去欧洲。

“教授，”他那天忍无可忍地说，“你知道我们在诺第留斯号上囚禁多久了？快 3 个月了！”

“我不知道，也不想去算它。”

“什么时候是个头？”

“那一天终究会来到，等到你来对我说：‘机会来了’，我就跟你去，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尼摩船长可能永远都不会冒险去欧洲海。”

我们以各种速度穿过了阿曼海，诺第留斯号似乎是盲目航行，但它从不超出北回归线。

我们几天后到达了亚丁湾，它简直就是巴布厄尔曼这

个长颈海峡头上的漏斗，将印度洋的水注入红海。

诺第留斯号谨慎地行驶在水下，很快就进入了红海。

红海在《圣经》中很出名，雨季也不清爽，也没有大河注入它，而它的蒸发却很大，平均每年可蒸发掉 1.5 米的水面！但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四面封闭的海湾竟能存在至今，如果别的湖泊在这种情况下早就干涸了。

现在我顾不上去猜尼摩船长的想法，只是很感谢他能让我领略这片海湾中的奇妙景象。

一天，诺第留斯号在红海的最宽处浮出水面，从西岸到苏阿京列东岸有 190 海里。

中午时，尼摩船长走上平台，他一看到我走了上来，并很快地递上一支雪茄烟，然后对我说：

“嗨！教授，你喜欢红海吗？你仔细观察过它的神秘宝藏吗？它的鱼类和植虫类，它的海绵亭榭和珊瑚丛林……你向海边的城市眺望过吗？”

“不错，船长，”我答道，“在诺第留斯号上做这种研究极其简单，它的确是一艘科学之舟！”

“说得好，教授，它机智而又勇敢，又不怕碰撞！红海中的风暴浪涛以及暗礁对它毫无损伤。”

“可惜的是，”他说，“我不能带你去参观苏伊士，不过，后天我们到地中海时，你能观赏到塞得港长堤。”

“后天到地中海！”我惊叫道。

“太不可思议了！到地中海要经好望角绕非洲一周，要在后天到达，这让人无法相信。”

“谁说要绕好望角，教授？谁说需要绕非洲一周呢？难道不可以更直接地穿过去。”

“那么说，必须有一条地下通道！”

“不错，是有条地下通道，我把它叫作阿拉伯海底隧道，它就在苏伊士下面，直达北路斯海湾。”

“那你是怎么发现的？”我惊奇地问。

“这是偶然当然也靠推理。”他看我不明白又说，“教授，一个生物学家的简单推理让我发现了这条当前只有我知道的海底隧道，我曾观察到红海海水中有一种与地中海中完全相同的鱼类，在得到证实后，我就想，这两个海之间会不会存在某个通道。如果有地下水流，当然要从红海流向地中海，因为它水面略高，我为此在苏伊士捉了好多鱼，上面作了标记，然后又把鱼放入海中。过了几个月，我在叙利亚海岸发现了我放走的鱼。所以证实了两海之间确实存在着通道。诺第留斯号最终荣幸地找到了它。很快，教授，你也要通过我的阿拉伯海底隧道了！”

我把这神乎其神的事传达给康塞尔和尼德·兰。当我说到两天内将进入地中海时，康塞尔兴奋地鼓掌，而尼德·兰灵活的肩膀则又耸了耸，不屑道：

“海底隧道！谁会信他那一套？走着瞧吧，其实我倒恨不得相信他会带我们去地中海。”

诺第留斯号时快时慢地行驶，我们在埃及海岸捕到一些尼罗海燕和海鸭，而尼德·兰的鱼叉再发神威，竟又住了一条大海马，于是我们的食谱又丰富了不少。

这天晚上，诺第留斯号行驶在几米深的水下。我估计我们该接近苏伊士了，从客厅的窗户向外望去，可以借助灯光看出，海峡正变得越来越窄。

船再次浮出水面时，我走上平台，一直盼望着见识一下“阿拉伯海底隧道”。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一海里远的黑夜中有一些火光明灭可见。

“那是苏伊尔的水上浮灯。”船长说，“很快我们就要进入隧道了。”

“入口好找吗？”

“不好找，教授，所以，过一会儿我要亲自领航，现在我们下去吧，诺第留斯号现在要潜入水中了，直到通过阿拉伯海底隧道后才会再浮上来。”

我随着他走下去，入口关闭了，水舱里蓄满了水，船下沉了10米左右，我正准备返回房间，船长忽然对我说：

“教授，你愿意在领航间陪我吗？”

“我深感荣幸。”我答道。

船长将我领到领航间，这是一个大约6英尺见方的小屋，适应了昏暗后发现，中间是一个立式舵轮，连着通向船尾的舵链，电线从发动机房通到领航间，因此，船长可以直接发布命令，只要按下金属暗钮就行，舱四壁的四个棱镜组成的舷窗使舵手能够看清每个方向。

我在左舷的窗旁，能够看到珊瑚积成的基脚、植虫动物和海藻，从岩石的缝隙里，可以看到甲壳动物挥舞着它们巨大的螯。

10点15分，尼摩船长开始掌舵。一个狭长的、又黑又深的通道出现在眼前。诺第留斯号勇敢地冲了进去。两边可以听到奇怪的隆隆声，那是红海水在这个倾斜的隧道冲向地中海。诺第留斯号像箭一样向前飞驰。沿着隧道狭窄的岩壁，我们的高速和强烈灯光画出一道明亮的笔直光带。我的心跳加速了。

10点35分，尼摩船长放下舵轮，回头对我说：“地中海到了。”

诺第留斯号随着这股高速水流，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

里就通过了苏伊士。

第二天一早，诺第留斯号就浮出了水面。我马上爬上平台，向南望去，塞浦路斯在三海里远处隐约可见。

7点时，尼德·兰和康塞尔一起跑上平台。两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只热爱睡觉，却错过了观看诺第留斯号勇敢大胆穿越的好机会。

“现在，生物学教授，”尼德·兰得意问我，“你不是已到地中海去了吗？”

“你不是也在地中海吗，尼德·兰？”

“哦！”康塞尔不解地问，“先生，难道昨天夜里……”

“对，就是在夜里，只用了几分钟，他们就穿越了这个无法通行的海峡！”

“鬼才相信。”尼德·兰的肩膀总是相应地耸动。

“我佩服你的眼力，尼德·兰，”我说，“你应该很容易看清探入海中的塞得港长堤。”

“呀！真的，教授，这位船长还真是有点儿邪门，既然已经来到地中海了，那我们就来考虑一下我们的前途吧。”

我自然明白他指的前途是什么。我们避开船上的人，走到探照灯附近坐下来，仔细商谈起来。

“现在，我们已到欧洲了，教授，”尼德·兰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趁着固执的尼摩船长还没有将我们带入两极的海域，在带我们回大洋洲之前，我们必须赶紧逃走。”

说实话，一谈起这事我感到很为难。不想因为我而使我的同伴受连累，但我又不能下定决心离开诺第留斯号。因为它使我逐步完成了我的海底研究，我要重写一部关于海底宝藏的书，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这样千载难逢的良机还会再碰到吗？因此如果使我的环球海底考察半途而废，

也真让我遗憾。

尼德·兰顿了一下，接着说：

“我承认，我对这次海底旅行没太多的失望。我也很满意，并且最好能完成它。”

“我们想到一块儿了。”康塞尔接口道，“尼摩船长如果能让我们走遍所有海洋，然后让我们自由返回大陆就好了。”

“但是，我们知道了诺第留斯号的秘密，”我说，“就算船长对我们的自由不放在心上，但他也不会冒险让我们回到陆地上去把他的秘密传遍全世界。”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尼德·兰问道。

“我们总会等到一个机会的，如果不是现在，也许要在六个月后。”

“啊！教授，”尼德·兰叫道，“你的推理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你总是谈到将来，我说的却是现在，我们就在现在，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康塞尔是两不相帮，埋没个性的人。目前只有我跟尼德·兰来谈论这个问题了。我无法回避了，必须说点什么。

“好吧，尼德·兰，”我说，“我的回答是，我的论据没有你的充分，我们不能指望尼摩船长会发善心。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珍惜我们离开诺第留斯号的第一次机会。如果不成功，就不会有第二次了。”

“当诺第留斯号在某个夜晚靠近海岸时，机会就来了。”尼德·兰说。

“那么，我想说，这个机会将绝不会出现。”

“为什么？”

“因为，尼摩船长不可能相信我们放弃逃跑，他会保持

警惕，特别是当我们靠近欧洲海岸的时候。”

“我们走着瞧。”尼德·兰不再耸肩，而是固执地摇了摇头。

“目前，尼德·兰，”我说，“就到此为止吧，以后也不要再随便拿来说。等到那一天，你准备妥当了，来通知我一声，我一定会跟你走。”

结束了这次谈话后，事实好像正验证着我的推理，在这船只来往频繁的海域，诺第留斯号一直潜在很深的水底，即使在海面上行驶，也都距海岸很远，而且只让领航露出水面。这就彻底打碎了我们逃跑的美梦。

当在希腊群岛间行驶时，客厅的窗外嵌板打开了，我仔细观察着鱼类，而船长则在客厅里不安地走动。

突然，我透过玻璃发现了一个人，他在海水中游动，腰间还带了一只皮袋。他有时到上面换口气，随继又潜入水中。

我回头对尼摩船长颤声说道：

“船长！有人遇难了！”

船长快步走向玻璃，潜水人竟也凑在玻璃上两眼向内张望。我正大惑不解，忽见船长向那人点了点头，那人也打了个手势回答船长，随后就浮上海面再没回来。

“船长，你认识这个人？”

“是的，教授，不仅是我，西克拉群岛无人不知，他是当地有名的最出色的潜水人！”

说着话，尼摩船长走向客厅左侧隔板旁边的一个橱子。橱子旁边有一个铁皮立柜，柜盖上嵌着一块铜板，上面有“诺第留斯”字样，还有船上的格言“在行动中行动。”

船长把橱子打开，他在柜盖上写了一个地址。

船长接着按一个按钮，走进四个人。他们把框子吃力地抬了出去。我清楚地听到他们用滑车将它提到楼梯上去了。

我满心疑虑地回到房中，那个潜水人和装满金块的柜子有什么关系呢？接着，我感觉到船在摇动，说明它已经浮出了水面。

然后，又有脚步声在平台上响起。我能听出是有人把小艇放到了海中。

过了两个钟头，又听到平台上的声响，这次是把小艇又重新放好了。随后诺第留斯号又潜入水下。这么说，这万两黄金是送到那个地址去了。送到哪儿去了呢？谁和尼摩船长有联系呢？

第二天，我将昨天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尼德·兰和康塞尔，他们和我一样惊奇。

“但这么多黄金他是从哪儿得来的呢？”尼德·兰眼中放出光芒。

但他们只能怪我知道的这样少。吃过午饭我按惯例写日记，一会儿就觉得热起来。

“难道船上着火了？”我想道。

正在这时，尼摩船长走了进来。他走到温度计前看了看，转身对我说：“42度。”

“实在太热了，船长，再热我就受不了了。”

“我们一会就会离开这个产热区。”

“这热来自外面？”

“是的，我们正在沸水中行驶。”

船长打开嵌板，我发现船的四周一片白色，水流中泛出一阵硫磺质的蒸汽，而海水则像热锅内的开水般沸腾着，

我试探着摸了一下玻璃，烫得我赶紧缩回手。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我问。

“教授，”船长答道，“我们正在桑多林岛附近，正行驶在尼亚 - 加孟宜岛和巴利亚 - 加孟宜岛之间的峡道中。我想让你亲眼看一下海底喷火的美景。”

“我本想，”我说，“这些新岛早就停止活动了。”

“火山海域内永远不会停止，”他答道，“地球正在地下火炉的烘烤之中。”

“现在我们走的水道在哪儿？”我问。

“就在这儿，”尼摩船长展开一张希腊群岛地图指给我看，“你来看，我已经把这些新岛都添上去了。”

“将来有一天这条水道会被填平吗？”

“极有可能，教授，因为从 1866 年开始，在巴列亚 - 加孟宜岛的圣尼古拉港对面已经浮出了八个灿石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尼亚和巴利亚两个小岛肯定会被连接起来。”

我又走近玻璃，诺第留斯号已停止前进了，更加热得让人无法忍受。原本海水是白的，但由于铁盐肯有染色作用，已经变成红色了。尽管船封得很严密，但仍然有一种刺鼻的硫磺气味传进来，同时，我还看到绚丽的辉煌赤红色火焰，好像电灯的光辉。

远离了希腊群岛，我们仍在地中海行驶。尼摩船长明显对这海有一种厌烦情绪。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带着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态，而且让诺第留斯号以 25 海里的时速飞驰而去。如果这时从诺第留斯号上离开，那就和从疾驰着的列车上跳下去一样，简直是拿生命开玩笑。而且，船总是在夜间才浮到海面上来换空气。其他时间只凭罗盘仪和测程器来指示航行。这引起了尼德·兰极大的不满。

因此，我在船内向外观看，如同快车上的乘客凭窗看到外面飞奔而过的风景一样。但我和康塞尔仍旧能观察到一些地中海的鱼类。它们有力的鳍能使它们跟着诺第留斯号游出一段距离。我们一直呆在客厅的玻璃窗前，用笔记来校正原来对地中海鱼类的研究。

当驶进地中海第二段水域时，不时能发现许多沉入海底的船只。它们或由于碰撞，或由于触礁不幸遇难。在这一片悲惨的水域中，上演着一幕幕灾难剧。随着直布罗陀海峡的日益临近，就能更大量地看到这些沉船的残骸。诺第留斯号开足马力，全速逃离这恐怖的世界，仅用四天就来到了直布罗陀海峡的入口处。

沉没的大陆

诺第留斯号驶出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我们又可以每天在平台上散步了。

我们在葡萄牙沿海行驶。再向前就是法国和英国了。一直没放弃逃走的尼德·兰认为时机即将“成熟”了。

“就在今夜吧。”他向我下达了通知。

我惊恐地站起来，他的决定让我措手不及。

“今天晚上，我们离西班牙海岸只有几海里，教授，”他接着说，“我完全相信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放心，夜色昏暗，而且还刮着海风。”

我没有应声。

尼德·兰离得我近些说：

“我已经通知了康塞尔。今晚9点，船长已经睡了。机械师和其他人员也不会轻易发觉，我和康塞尔先去打开入口，教授，你就呆在图书室里听我们的好消息。上帝会帮助我们的！”

这一整天我烦乱地关在房中。我想重获自由，但又不想放弃这次海底研究！至于尼摩船长，他会怎样看待我们的逃跑，不知是否会让他着急，还是会真的伤害他。另外，如果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或被其发觉，他会怎么做？在我们离开之前，命运会让我们再见一面吗？我现在又想见他，又怕见他。我仔细听着隔壁他的房间，并没有一点声音。

我不禁想道，这个神秘的人是否还在船上。自从那天晚上，小艇离开诺第留斯号去完成某个神秘任务后，我对他的看法有一些改变。无论怎么说，尼摩船长肯定还和陆地保持着某种联系。那么，他有时接连几个星期看不到，他都做什么去了？现在7点了，再过120分钟就到了尼德·兰约定的时刻了。我的心难以控制地剧烈跳动。我们在这次冒险的逃亡之中会牺牲，这并不是我担心的，但是，我担心的是我们如果在离开诺第留斯号之前被发觉了，可能会被带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愤怒的船长面前。更担心他会为我的不辞而别感到难过。我简直无法镇静下来。

最后我还是决定去客厅看看。穿过长廊，走进我曾多么幸福和陶醉地呆过的陈列室。双眼凝视着这些财富，这些稀世珍宝，如同一个人要永远流浪而对故乡产生的留意一样。

我在客厅来回走了几趟，墙的一角是通向船长房间的门，我惊讶地发现门虚掩着，但里面无人。我推门走了进去，里面如同隐士般的朴素。墙上的几幅铜板画那次进来时我并未注意，这时留心观看。那是一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肖像，他们曾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人类的幸福事业。

这些伟大的人物能与尼摩船长的灵魂产生什么沟通呢？我会从这些肖像中发现一些他心灵的秘密吗？他会被压迫人民的领袖和奴隶主的掘墓人吗？他会是近代世界政坛上的某个杰出人物吗？他是这次悲壮而光荣的美国内战中一个英雄人物吗？……

突然，时钟敲响了8下，但它敲第一下就把我击得全身颤抖，就像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已洞察了我最深的秘密。

回到我的房间，我穿戴整齐，准备着、等待着，船上

只有螺旋桨的震动，打破了宁静，我感到了恐惧。

我走到客厅，尼德·兰还没来，我又向船长房内听听，仍一片沉寂。

我把通向图书室的门打开，室内光线昏暗，冷冷清清的，我站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尼德·兰的信号。

突然，螺旋桨的震动减弱了。接着完全停止了。过了一会，我觉得脚下一顿。我意识到，诺第留斯号已停在洋底了。我惶恐极了。但这时客厅的门开了，显然，尼德·兰不会愚蠢到这时进来发信号。是聪明的尼摩船长，他见到我就说：

“哦！教授，我想找你，你了解西班牙的历史吗？”

即使一个人对他自己的国家了如指掌，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值头昏脑涨时，也不可能记得一个日期了。

“知道一点儿，但有限。”我吱唔道。

“博学的人总是要学很多东西，”船长说，“那好，坐下，我要把西班牙历史上一段奇特的事件告诉你。”

船长在一个沙发上坐下来，我木然地挨着他坐在阴影处。

“听我说，教授。”他说道，“这段历史会在某个方面令你感兴趣，因为它将回答你一个心中长久的秘密。”

“请说，船长。”我心不在焉地回答，却在考虑是不是关于我们逃跑的秘密。

“这不得不从1702年说起，教授，”他又说，“当时，你们的路易十四非常蛮横，非要把他孙子——安儒公爵强加给西班牙人做国王。后来这个国王便号称菲力五世。但不久，他的外交上遇到了麻烦。荷兰、奥地利和英国王室签署了海牙同盟，要把王冠从菲力五世的头上换到奥地利

某亲王头上。

这个同盟当然遭到了西班牙的反抗，但它缺少勇士和水手，于是海军派出 23 艘战舰，护送一个满载金银财宝的船队支援西班牙，由海军大将夏都·雷诺指挥。

这个船队正要驶向加的斯港，但大将军发现这带海域有一支英国舰队，就决定先把船队开到一个法国港口去。”

但船队中的西班牙人反对这么做，坚决要把船驶往西班牙港口，不能去加的斯，就去维哥湾，维哥湾位于西班牙西北部。那里不会有敌人的军舰，夏都·雷诺听从了这个建议。但是，维哥维是个易攻难守的开放型港口。所以，必须赶在敌人海军封锁之前把船上的金银卸下来。但没料到，加的斯港的商人在菲力五世授予的特权下，不允许在维哥港卸货，要求等敌人舰队走后，将满载金银的船直接开到加的斯港去。

不幸的是，当他们正打算行动时，英国的舰队已封锁了维哥湾。夏都·雷诺大将率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不忍心大量财富落入敌人手中，在最后关头放火烧毁并凿沉了这些船只。”

尼摩船长止住了话头，我实言相告，我从这段历史中没有发现能使我感兴趣的秘密。

“那么，教授，”船长回答道，“目前，我们正是在维哥湾中，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秘密了。”

我跟着他走到客厅的玻璃窗前，努力稳定了一下情绪，仔细看着外面。

灯光照亮了诺第留斯号周围的半海里，在那些漆黑的残骸中，一些船员身穿潜水衣，正在清理那些已经腐烂的木桶、木箱，地上散落着金银财宝。船员们拾起这些宝贝

战利品，回到诺第留斯号上卸下来，再重新投入这种永远不会让人疲倦的拾金拣银的工作中。

“你知道吗，教授？”他微笑着问我，“海洋中竟藏着如此巨大的财富。”

“我只知道，”我回答，“海水中的银有200万吨呢。”

“这没错，但是要提炼这些银，费用比利润要大得多。而在这里就不一样了，我只须捡别人丢掉的就足够了，还不止是维哥湾，我还知道千百处这样的失事点，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会是亿万富翁了吧？”

“我明白了，船长，但恕我直言，世上还有无数的穷苦人，如果把这些财富分给他们就好了，但现在这些对他们却永远没有益处了！”

我原本不想发表这些感慨，因为我知道这可能会触怒尼摩船长。

“没有益处？”他有些冲动，“你认为，教授，我费了这么大的劲捡拾这些财富是满足我自己吗？你又怎么知道我不会用于正道呢？你认为我忘掉了世上那些受压迫、受奴隶的穷苦人吗？还有那么多穷人要去救济，那么多被压迫的民族需要解放。你知道吗？……”

他突然把话头止住了，也好像后悔说了这么多。我没有猜错，不管他到海底来寻求绝对的自由是出于何种动机，但他最起码还是一个“人”！我也猜得出，他送出去的那万两黄金作何用途了！

只有尼德·兰最失望了，因为他的计划被这次打捞金银的行动打破了，但他仍不会罢休。

现在，诺第留斯号正向西南偏南行驶，正好背对着欧洲。天气又阴暗不定。海面上波涛汹涌，根本无法逃走。

这天可以想像尼德·兰百分之一百二十地被气疯了。

我却觉得压在心头的大石头被搬开了，我又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去继续我的研究了。

晚上，尼摩船长突然走进来看我，我感到很吃惊，因为现在已经 11 点钟了。

“教授，你乐意在晚上做一次海底漫游吗？”

“非常乐意。”

“首先我要提醒你，需要走很长时间，而且还要爬山，道路很难走，会很累人。”

“这更能提高我的兴趣，船长，我不怕累。”

走进更衣室，并无其他人。船长也没对我说要通知尼德·兰或康塞尔一起去。

很快，我俩漫步在 300 米深的大西洋海底了。

已是半夜时分。四周一团漆黑，船长向远处指了指，我看到一团暗淡的红光，如同有一大片光源，距离诺底留斯号大约有 2 海里。

我们并肩走在一起，直奔向那团发光处。平坦的海底正慢慢上升。我能听到头顶上有种杂乱的声音，原来海面上正在下大雨。很可笑，我竟然怕淋了雨！在水中竟还怕弄湿了？但潜水衣使我没有一点湿的感觉。

那淡红色的光芒越来越亮了，眼前的海水也被照得通红。光源竟是在水下，难道这又是一种电光吗？我的惊讶达到了顶峰。

眼前的路越来越清楚了，那发光的焦点是在一座 800 英尺高度的山顶上，我看到的只是在水层中多晶体产生的反光罢了。真是的光源还在峰顶的另一侧。

凌晨 1 点，我们到达了山脚。眼前出现了一片被海水石

化了的树林，好像站立着的海底煤矿，路上到处都是海藻和黑角菜，里面爬着几乎所有的甲壳动物，我们爬岩石，它们会在身后轰然崩落，发出隆隆声。山路两侧是被挖空了的山洞，黑暗得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不时想到，当地人会不会突然跳出来拦在我的眼前。

我勇敢地跟在船长后面，幸亏来时还带了手杖。走在这临近深渊的狭窄山路上，任何一步走错都是危险的，我谨慎而坚定地向前迈步，双眼却不禁要饱览这粗犷的海底山景。

我竭尽全力，终于和船长同时到达了山顶。

远方有一座火山。在山顶 50 英尺处，岩石和火山渣堆中，可以看出一个巨大的火山口喷出熔岩流，在水中像瀑布般散开，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炬，照亮了伸展到远方的整个低谷平原。事实上，在我眼底下是一座废弃崩溃的城市，屋顶坍塌、庙宇摧毁，拱门破损、石柱倾倒，还能辨认出这是多斯加式建筑物的坚实结构，远方是一个庞大的运河工程废弃遗址。更远处有一线长长的倒塌的墙垣，宽敞的大路上空无一人，这是尼摩船长向我呈现的一座水底庞贝城！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尼摩船长拿走一块铅石，在一块玄武岩上写了这样一个名字：大西洋城。

我恍然大悟！大西洋城，这个千百年被世人争议的古城，竟然是真实存在的。

是幸运之神赐给我这次离奇的命运之旅，我正踏入神话中的大陆上！我的双手触摸到了 10 万年前那远古地质年代的遗址了，我正走在人类远祖曾生活过的地方。我的靴

子沉重地踏在那洪荒时期的动物骨骼上，而那些森林即早变成了化石。

我忍不住从这悬崖上走下去，把这片曾连接非洲和美洲的大陆看个够，去走访那史前的伟大城市。我真想在这里多呆一段时间，将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尼摩船长现在正倚在布满苔藓的巨石上，也像被石化了一船呆呆地发怔，他是否也在想着那些久远的人类？还是正向他们询问人类命运的真谛呢？

我醉心地伫立在这让人心动的峰顶，凝视着在火光照耀下的平原，有时火石的热力是惊人的，地心熔炉的沸腾把整座山都撼得直颤。巨大的轰鸣声回荡在清晰的海水中。突然间，月亮出来了，苍白的月光透过海水，洒在这块沉没的大陆上，我们也要返回去了。

我一直睡到第二天的 11 点才起床。昨夜的疲惫仍留在身上。船依然向南行驶。

透过客厅的玻璃，还能看到一部分那沉没的大陆。

我把这些大西洋的历史讲给康塞尔听，讲述那些勇敢人民的苦难。但发现他听得并不入神，原来他已被窗外的鱼类吸引了，只要有鱼类经过，康塞尔就会陶醉在对它们的分类中，而忘掉世上的一切。

这天，诺第留斯号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圆形湖中浮出水面。四面的高山都有五六百米，使整个湖面如同一个倒扣着的漏斗。最上方有一个圆孔，从那儿射进淡淡的微光。

“我们到哪儿了？”我向船长问道。

“一座死火山的山口。”船答道，“由于地震，造成海水的入侵，把这座火山扑灭了。教授，当你还在做梦的时候，诺第留斯号已从水下 10 米处的一条天然水道进入了这个火

山湖，这是诺第留斯号安全、机密，简易的港口！”

“不错，船长，除你之外谁也无法进入这个湖中，但它用处不大，诺第留斯号不需要港口的。”

“你说得不错，教授，但它需要动力，动力需要电，电需要钠，而钠来自煤。而这里正有无数地质年代淹没的森林，现在已经变成巨大的煤矿了，是我取之不尽的能源。”

“哦！那能让我看看在海底是如何采煤的吗？”

“这次来不及了，教授，因为我要急着进行我的海底旅行。因为这次只是装载原来储藏的钠罢了。”

但储备时间要一天，在船长的允许下，我和两个同伴作了一次环湖旅行。登上火山喷出的大岩石，在曲折的石间小径穿行，真好像又一次贴近了陆地。尼德·兰不断敲敲周围岩石的厚度，像想凿通大山逃走似的。

夜晚来临前，我们返回船上，诺第留斯号又通过那条秘密的地下水道重新进入大西洋。

恐怖的水晶宫

自3月13日以来，诺第留斯号一直向南行驶。我原想到合恩角时，它肯定会掉头向西，再回到太平洋，从而完成它周游世界的计划。但它出乎意料地没有改变航行。它难道要去南极吗？那可真是有点神智不正常了，我不由想到，尼德·兰对船长的狂妄产生的担忧还是有远见的。

又过了几天，尼德·兰不再想他的计划，他开始变得郁郁寡欢。每当他看到船长，双眼中就会冒出愤怒的火花。我不由担心他会不会在哪天做出傻事来。

这天，康塞尔和尼德·兰走进我的房中。

“教授，”尼德·兰问道，“你有没有想过，诺第留斯号上可能有多少人？”

“这我不清楚，尼德·兰。”

“我只是说，”尼德·兰说，“驾驶这条船并不需要太多人。”

“据我对船长的了解，”我说，“诺第留斯号不单单是一只船，而同时它又是所有与陆地隔绝的人的最佳藏匿处。”

“这很有可能，”康塞尔说，“但它的容量毕竟是有限的，先生能估计一下它的极限容量吗？”

“怎么算，康塞尔？”

“就是通过计算估摸一下。先生可能已知道了这船的容积，就能知道它能容纳多少空气，另外，每个人对空气的

消耗是一定的，而诺第留斯号每 24 小时就要换一次空气，以此计算……”

我拿铅笔迅速计算：

“照这样计算，诺第留斯号所容纳的空气可供 625 人呼吸 24 个小时。”

“625 人！”尼德·兰惊叫道。

“但请你相信，”我说，“包括乘客和水手在内，可能还不到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

“那我们也万万对付不了。”尼德·兰说。

“可怜的朋友。”康塞尔说，“因此，你能做的只是忍耐了。”

尼德·兰不再耸肩了，而是摇着头沮丧地走了。

诺第留斯号意志坚定地向南前进。沿着西经 50 度飞快地行驶。但显然不是去南极圈，因为至今为止，每一次去南极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现在这个季节也太迟了，因为 3 月 13 日的南极地区相当于北半球的 9 月 13 日，正式开始进入秋季了。

在南纬 65 度，我已能看到浮冰了。但都是只有 20 至 25 英尺的小块，如同一块块礁石，任凭风吹浪打。在南边的地平线上，天空中有一片夺人眼目的白光带。英国捕鲸人称其为“冰眩”。不管上空有多么厚的云，都无法遮住它。它表明再向前就是大冰块或冰层了。

果然，很快我们看到了大冰块。白光随云雾的变幻而光怪陆离。有的甚至透出绿色的脉管，如同画上了硫酸铜的波纹一样。而有的更像一块巨大的紫色水晶，在阳光下照射出黄色的亮光。

越向南走，所遇到的冰山就越多，而且也越大，但诺

第留斯号在尼摩船长的灵巧指挥下，机敏地躲过了冰山的撞击。有的冰山甚至有几海里长，七八十米高。接着就迎面遇到北极的冰群。如同座座雄伟的冰城，交相辉映在阳光下，但风雪的来临，又使它们失去了五彩缤纷的色彩。这变幻莫测的美景只有用四个字来描述——叹为观止。

到了3月15日，我们的前路被层层冰群封锁了。但这还不算真正的南极冰山，只是寒风扯到一块儿的冰原。这在尼摩船长眼里根本不算障碍。诺第留斯号猛撞冰原，像一只楔子打进这些冰团中，冰原破裂时发出可怕的嘎嘎声。被撞碎的冰片冲向天空，然后像冰雹一样落在我们周围。诺第留斯号凭强大的动力为自己开出一条路。有时它会由于力量过大而冲上冰面，将冰面压碎，或许会钻到冰层下，它就会粗暴地从下面将冰层撞开一条大口子。

最后，到3月18日，经过几十次无效的冲击，诺第留斯号完全被真正的冰山封住了。尼摩船长准确地测定位置是西经51度30分，南纬67度39分。我们已经深入南极地区很远了。

到处是尖尖的冰峰，直刺入空中200英尺高。更远处，一片灰白色的削尖了的陡崖，像一面面大镜子一样，反射着那些弥漫在浓雾中的阳光。在这荒凉的自然界中，只有一片可怕的寂静，偶尔间被海燕和海鸥的翅膀拍打声打破，一切都被冰冻了，甚至是声音。

诺第留斯号被迫在这块冰场上停止了其大胆的冲撞。

“教授，”尼德·兰说，“如果那位船长还能往前，我就拿他当超人。”

“为什么，尼德·兰？”

“因为谁也走不出冰山。尼摩船长是了不起，不过，他

不可能胜过大自然的力量吧？”

“不错，尼德·兰，但我很想看看，冰山后面有什么。”

“除了冰，还是冰，永远都是冰。”

“你倒很肯定，尼德·兰，”我说，“但我不能肯定，因为我更想去看一看。”

“算了吧，教授，”尼德·兰答道，“抛开这个想法吧，能让你看到冰山就不错了！不可能再往前了，尼摩船长，诺第留斯号都不能。不管他怎么想，我必须掉头往北走，回到人们居住的地地方。”

我应该认同尼德·兰的理论，因为这船不是用来爬冰山的，所以遇到冰山只能止步了。但是，目前返回和前进时一样不可能了。因为刚走过的水路也在后面封闭了。不到下午2点，船两边的冰层就快速冻结了。

“那么，教授，”尼摩船长后来问我，“你有什么想法？”

“依我看，船长，”我回答，“我们被困在这儿了，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

“依你的想法，教授，诺第留斯号是无法行动自由了！”

“是的，船长，因为季节已太迟了，指望解冻已经是不可能了。”

“哦！教授，”尼摩船长略带嘲讽地说，“这是你的作风！你眼前只有困难和障碍！现在我就告诉你，诺第留斯号不但能够行动自由，而且它仍将向前！”

“也就是说还要向南前进？”我盯着他问。

“不错，直到南极！”

“去南极！”我叫道，但惊讶也掩饰不住我的怀疑之情。

“对！”船长斩钉截铁地说，“去南极，去那地球上没人去过的所有经线的交点！让你明白我想做什么，诺第留斯

号就能帮我做到。”

“我当然明白，船长，”我不由回敬道，“冲破冰山！把它炸成碎片，如果还不行，你就会给诺第留斯号安上翅膀，飞越它们！”

“谁告诉你要飞了，教授？”他冷冷地说，“非从上面过去吗。难道我们就不能从下面通过？”

船长的话使我豁然开朗了，诺第留斯号将再次创造神奇，成全他的这次超人事业。

“现在剩下惟一的问题，”船长补充道，“我们可能要在水下潜游几天，不能再到海面上换空气了。”

“这也好办，”我答道，“我们船上有大型的储气库，只要把空气储够，就会满足我们对氧的需求。”

“好主意，教授，”船长不禁笑了，“但如果南极的冰层覆盖住所有海面的话，我们就不能再浮到海面上来了。”

“是，船长，但你不要忘了，诺第留斯号船头还有尖锐的冲角，到时我们可以直冲冰田的对角线，就有可能把冰田冲裂。”

“哦！教授，你今天的主意还真不少呢！”

“而且，船长，”我越说越激动，“既然在北极人们会看到广阔的海面，那在南极为什么就不会碰到寒极和陆极，在南半球和北半球难道不是一回事，除非我们找到相反的证据。否则，我们应该设想这两极既会有陆地，也会有开阔的海域。”

“我也这么想，教授，”船长回答我，“在我们产生了那么多分歧后，你会主动赞同我们的计划。”

一刻也没有浪费，这个冒险计划就开始执行了，诺第留斯号强劲的泵把空气压进储舱，再在储气库内以高压存

起来，到4点钟，船长宣布，关闭平台的入口。这之前下来十来名船员，用尖镐凿开了诺第留斯号两旁的冰。冰很薄，船身很快就自由了。我们都回到船内，不久诺第留斯号就潜入水底了。

在广阔的海底，诺第留斯号一直沿西经52度向南行驶。但现在已是南纬67.5度，到极点还差22.5度的路程，即要走500多海里。诺第留斯号正以26海里的时速行驶，这相当于特快列车的速度。在这个速度下，它只需40个小时就能到达南极。

第二天早晨5点，我感觉诺第留斯号放慢了速度。它正排出储水舱内的水慢慢向上升。冲击了一次，冰面回答得如此不欢迎，我们也意识到碰到的是冰山的底面，上面的冰层肯定有4000英尺，比它露出水面的高度还要厚。情况有些不妙，诺第留斯号一天做了好几次试验，而总是向上触礁无法突破这么厚的天花板。我仔细记录着各种深度，并能画出这个水下冰山的界限轮廓。

这天晚上，我们的处境仍没有变化。我们仍在400~500米的深度发现冰山。虽然这是个好兆头，但毕竟距离海面还很厚！这天我总是被希望和恐惧困扰得睡不着。诺第留斯号一直在尝试着。到早上3点，我看到我们在50米的深处才碰到下层冰面。这时我们头顶只有150英尺的冰层了。

到早上6点，客厅的门开了，尼摩船长说出一句具有纪念意义的话：“开阔的海面到了！”

我冲上了平台。

开阔的海面伸展到远处，天空中岛屿在飞翔，水中五颜六色的鱼儿成群地漫游，按深度不同，颜色由深蓝色转

为橄榄绿色。我忘记了寒冷，在纯净新鲜的空气中贪婪地呼吸着。

“我们在南极吗？”我问船长，心却嘭嘭直跳。

“不清楚，”他答道，“中午我们将测定位置。”

“不过，我们能从这些乌云中见到太阳吗？”我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问道。

“只要太阳露一下就可以了。”船长回答。

但是，天空一直灰蒙蒙的，到11点还不见太阳出来。尼摩船长沉默地朝天观望着，他似乎很不耐烦。但他又能做什么呢？这个勇敢、有能力的人对付太阳可不如对付海洋那样有办法。

天上又下起了大雪。人被狂风刮得在平台上呆不住了。我走进客厅记载下这次南极之行。诺第留斯号沿着海岸行驶，趁着太阳在太空掠过时的曙光，又向南推进了十海里。

3月20日，风雪终于停了。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度。浓雾逐渐退去，我希望今天能有机会测量。

明天21日就是春分了，除了折射作用看到一点阳光之外，太阳将有6个月时间不会出来，也就是到了长长的极夜时期。再到9月中的秋分开始，它会在北方游回，沿螺旋状上升，直到12月21日。那么明天将是太阳在南极露面的最后一天了。

“那只能利用精密的航海计时仪了，”船长答道，“如果明天，太阳如果被北方的地平线相切，那我们就在南极。”

“你说得对，”我说，“但是，按数学计算来说，那不是绝对准确的，因为春分时刻不一定正好在中午。”

“是的，教授，但误差不会超过100米，而且这对我们已够准确了。因此，等到明天吧。”

第二天早上5点，我来到平台时，船长已早在那儿了。他对我说：

“天气更晴朗些了，太阳很可能会出来。我们吃过早餐就到陆地去，选好地点测量一下。”

这事决定后，我去找尼德·兰，叫他一起去，但被他拒绝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沉默和恼怒了。

早饭我们要去海滩。诺第留斯号在晚上又向前行驶了几海里。船在开阔的海面上，离海岸有一里多，岸上有一座400~500米的山峰。小艇上除了我，还有尼摩船长、两个船员和计时仪、望远镜和晴雨表。

9点，我们到了岸上，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抵达山顶，尼摩船长用晴雨表仔细地测量了山峰的海拔。

船长用网形望远镜校正折射光观察着太阳，此时太阳正一点点向地平线滑落。我拿着计时仪，心扑通直跳。如果太阳在消失一半时正好是中午，那我们此时就在南极上。

“中午！”我喊道。

“南极！”尼摩船长庄严地宣布，同时送给我望远镜，镜中的太阳正好有一半露在地平线上。

我盯着射在尖峰上那最后的阳光以及逐渐弥漫上来的阴影。

尼摩船长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激动地说：

“1898年3月21日，我，尼摩船长，到达了南纬90度的南极，我占据了相当于地球上所有大陆1/6面积的南极大陆，将它命名为尼摩大陆。”

接着，他抖开了一面黑色大旗，上面锈着一个金色的“N”字，面向正要落下地平线的太阳叫道：

“再见了，太阳！你到海下面休息去吧，让6个月的漫

漫长夜降临在我的新领地吧！”

第二天，我们准备离开南极。储水舱装满水，诺第留斯号潜入1000英尺的水下，然后螺旋桨转动，以15海里的时速驶向北方。自命运之神将我偶然送到这只船里的5个半月里，已经行驶了14000里，这比绕地球一周的距离还要长，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新奇和可怕的事件使得旅行丰富多彩，回味无穷。

凌晨3点，我被一次猛烈的碰撞惊醒了，又猛地被抛到了房间的中央。显然是船撞到什么东西上了，并大幅度倾斜，把桌椅床板都掀翻了。

原来，我们被翻倒的冰山夹住了！冰山翻过来时，打中了正在行驶中的诺第留斯号。而下面滑到的冰则以无法抵御的力量顶起了船，在诺第留斯号两侧，各竖起一道10米高的闪闪的冰墙。而且上面和下面也都有冰墙。要不是想到这里在被四面包围的隧道中，就真要把它当成水晶宫了。灯光照在冰墙上，反射出蓝宝石和绿宝石的耀眼光芒，让人目眩神驰。真是太漂亮了！

但不久，“水晶宫”就成了“恐怖城”了，冰山的危险，窒息的威胁，我们随时都会面临绝境，储藏的空气只够两天用的了。如果两天内不能脱离险境，就算不被压死，也会被憋死。

人们无助地看着尼摩船长。

“船长，我们必须在两天内冲出重围。”

“起码，要努力去尝试一下，凿开围住我们的冰墙。”

“向那一面凿呢？”我问道。

“探测器能够告诉我，把船停靠在下层冰墙上，船员们穿上潜水衣，凿开冰墙最薄的地方。”

尼摩船长依然从容镇定。

船长发出号令，很快就听到了储水舱储水的声音，诺第留斯号缓缓下沉，在 350 米的深度搁浅了。

“朋友们，”我对我的同伴说，“情况紧急，需要我们拿出应有的勇敢和力量！”

“我用铁锹和鱼叉一样顺手，只要船长允许，我愿意效劳。”尼德·兰说。

我带领尼德·兰来到诺第留斯号的更衣室，将尼德·兰的决心告诉了船长，船长应允了。尼德·兰也换上了潜水服，大家很快就准备好了。他们背好空气箱，过了几分钟他们走出船身到了冰地上。尼摩船长让人测量了几种冰层的厚度，艰苦而卓绝的凿冰行动开始了！

要使诺第留斯号完全从这儿通过，大约需挖冰层 6500 立方米。

在苦干了两个小时后，尼德·兰他们疲惫地返回船内，我和康塞尔参加的另一组紧接着顶替上去。

我们又干了两小时返回船上吃东西休息时，我发觉船上空气变少了。而令人窒息的二氧化碳却沉积起来。只有去凿冰时，才能吸到氧气瓶中的剩余空气。但我们苦干了 12 小时，才挖了大约 600 立方米的冰，照这样看来还需要苦干 4 天 5 夜。

“还需要 4 天 5 夜！”我告诉同伴们，但是储气库中的空气仅够我们两天所需。”

“另外，”尼德·兰补充道，“即使我们能离开这座牢笼，仍有可能还在冰山下，不能及时地到海面上换空气！”

这是真的，谁敢肯定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才会得救？在诺第留斯号返回水面之前，我们会不会缺乏氧气而闷死？

难道这条神奇的船注定要和它所有乘客葬身于这冰墓之中？

真是祸不单行！第二天早晨，等我们换好潜水衣，走到冰冷的海水中时，看到刚刚挖开的冰墙又慢慢冻结了。而且两侧的冰墙也在增厚，这是因为海水正在冰墙附近结冰。这是个新的危险，很可能最后把诺第留斯号挤扁。我连忙告诉了船长，要他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加以警惕。”

“我很明白，”他总是这么一副临危不惧的神态，“我们的危险增加了，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挖冰的速度需要快过结冰的速度。”

赶在前头！我应该习惯于他的老一套！

干了一天，又挖下去一米深，当晚我回到船舱中，差点被那饱满的二氧化碳闷得半死。

夜里，多亏尼摩船长向舱内放了些储气库中的纯净空气，否则第二天可能大家都不会醒来了。

一连干了5天，最多到后天，储气库中的空气就要用完了，而且海水也向我们示威似地加快了冻结，而船的周围也看到了冰块。大家都感到了恐慌。

但是，尼摩船长一直在那里静静地思考。

“热水！”他忽然吐出这个词。

“热水！”我不解地问。

“不错，教授，我们被封闭的空间相当小，如果用诺第留斯号的抽水机把热水放出来，是不是能提高局部的温度，缓解冰的威胁？”

“很有可能。”我表示赞同。

浸在水中的螺旋管通过电池把机器中的水加热了，几分钟后，抽水机把沸水喷到冰层上，3个小时后，船周围的温度有了明显升高，起到延缓冻结的效果。挖掘工作继续

艰难地进行着。

第二天，已经挖出了一个6米深的冰坑，还剩下4米厚的冰了，仍需干两天两夜。但船内的空气已经无法补充了，所以形势变得更严峻了。

空气浑浊得让人无法忍受。到下午3点，我已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了。我疲倦不堪地躺下，险些立时失去知觉，但这种难受却刺激了工作热情。每当轮到自己去挖冰，每个人都会积极、兴奋地换上潜水衣，并迅速出去干活！虽然身体累些，手也磨破了，但至少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但是，没有人会故意拖延工作时间，到了该换班时，每个人都会自觉地将有新鲜空气的气瓶让给别人，因为尼摩船长已在这一点上做出表率。

这天，我们的冰墙只剩最后一层冰了。尼摩船长看到铁锹挖得太慢，就准备用高压力来冲破这牢笼的最后一道封锁。在他的指示下，100立方米的储水舱储满了。诺第留斯号的体重增加了10万公斤。

我们暂时忘记了痛苦，怀着最后的希望等待着，成功与否在此一搏了。很快，我觉得诺第留斯号发出一阵抖动，听到了冰层破裂那清脆悦耳的声音。诺第留斯号一直下降。

“我们成功了！”康塞尔艰难地向我祝福道。

3月28日这天，诺第留斯号以40海里的时速飞奔。它被痛苦的折磨激怒了。我们上面20英尺就是海面，但中间却是广阔的冰原。诺第留斯号在做最后的挣扎。它如同一架凶猛的攻城机从水下向冰原直冲上去。先把它撞开了一道裂缝，然后使尽全力一跃，冲上了被它撞碎的冰面。

打开入口，新鲜的空气如春潮般灌进诺第留斯号。

逃出海底

诺第留斯号最终冲出了重围，我们三个在庆幸重获生命的同时，更激发了对自由的渴望。

“我们应该离开这魔鬼般的诺第留斯号了。”尼德·兰急切地说。

一连几天没有看到尼摩船长。诺第留斯号一直在快速行驶，只用两天就跨越了南极圈。3月31日晚上经过了南美洲著名的尖岬合恩角。

直到4月3日，我们一直行驶在巴塔戈尼亚水域，有时在水下航行，有时在水面上行驶，通过拉巴拉他河，航向一直向北，沿着南美洲迂回曲折的海岸进发。

自日本海上航行到这时，我们已航行了16000里。到上午11点，我们在西经37度上穿过南回归线，并以超高速通过了佛利奥角，尼摩船长似乎不喜欢靠近巴西海岸太近。

我们穿过赤道，向西20海里是几沿尼群岛，是一个法属领地，在那里我们很容易找到安全地带，但是海风呼啸，波涛汹涌，阻拦了尼德·兰去冒险。我则努力用充满热情的观察、研究来弥补这个缺憾。

当船在墨西哥湾航行驶时，透过客厅的玻璃，我们看到一群面目狰狞令人恐惧的大型怪物。尼德·兰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叫一声：“章鱼！”

这时，右侧的玻璃窗前出现七条章鱼。它们为诺第留

斯号保驾护航，而且能听到它们吻得船的钢壳咯咯作响。他们整齐地排列在船两侧，在我们看来好像它们是静止的，我甚至能耐心地为它们的尊容画一幅肖像。

而诺第留斯号却忽然停住了。一次碰撞令船身微微震动。

“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我们同时问另外两个人。

诺第留斯号依然浮着，但它没有行驶。尼摩船长和他的副手走进客厅。

我好多天没见到他了。他一脸的焦虑，径直走到窗前，看了看那些章鱼。然后向副手交待了几句，大副出去了，很快，窗外的嵌板关上了。

我走近他，惊叹地说：

“多么奇妙的大自然杰作啊！”

“是的，教授，”他答道，“我们要跟这些杰作发生肉搏战了。”

我茫然地望着他。

“螺旋桨停了，很可能是一只章鱼的嘴伸进页轮中去了，从而阻碍了船航行。”

“那怎么办？”

“不好办！电气弹对这团软肉不起作用，只有用斧子砍死它们。”

“用鱼叉也行，船长，”尼德·兰说，“只要你不反对，我愿意效劳。”

“我欢迎你的加入，尼德·兰。”

“我们也陪你一块去。”我说完就和大家一起奔向中央楼梯。那里已经有十来个人，都手中拿着利斧，准备出击，我和康塞尔也一人拿一把，尼德·兰则手持一柄鱼叉。

这时，诺第留斯号已经浮到水面上来了，一个水手登上梯，将入口嵌板上的螺钉松开，但刚刚取下螺母，嵌板就忽地被掀开了，并立即有一条蟒蛇一样的长胳膊伸了进来，另外，还有两条在外面晃动，尼摩船长大斧一挥，斩断了这条手臂。

我们相互照应着拥上平台，眼前立即有两条长臂挥舞过来。只听船长前面一名水手惨叫一声，就被那无法抵挡的大手臂卷起。章鱼的触须缠住了这个不幸的人，将他粘在吸盘上如同一只手拿着笔在空中挥毫疾书。那人用法语呼号着：“救救我！救救我！”

尼摩船长跃起一斧，又砍掉了一条长须，大副则呼喝着与船上另外几只章鱼苦斗正酣。船员们挥动利斧，猛劈狂砍，那只大章鱼被砍掉了七条手臂，但仅剩的一条却仍将那人卷在空中摇摆。但当尼摩船上和大副向它扑去时，这个可恶的怪物喷射出一团黑色的液体，顿时，我们眼前一片昏暗，等这团浓雾散尽后，我那不幸的法国同胞也已随那只章鱼一起消失了！

我们狂怒到了极点，拼命与这些章鱼搏斗。又有十几只章鱼围了上来。我们奋力冲杀，在鲜血与浓墨中砍下一条条肉臂。似乎这些触须会像多头蛇的头一样，永远也杀不完。尼德·兰每一叉都准确地刺入章鱼的绿色眼睛中。突然，他被一只章鱼的手臂掀翻在地，而且那怪物张开大口要将他咬为两段。尼摩船长一个箭步冲过去，将斧子劈在两排巨大的牙齿中，尼德·兰死里逃生，忽地手中又一抖，刺入章鱼的三个心脏，直没杈柄。

章鱼退缩了，尼摩船长浑身血迹、墨迹。他呆立在探照灯旁，狠狠地盯视着吞掉他同伴的大海，两行热泪流淌

在脸颊上。

从这以后，尼摩船长又有好多天没露面，而诺第留斯号一直徘徊在这片海域中，似乎不忍离开他失去的同伴。

10天以后，在5月1日那天，我们又向北行驶。随后一星期一直沿大西洋的暖流有75海里宽，210米深，诺第留斯号这时好像不受什么控制似地随意航行。我们的逃离成功性越来越大了。

但气候突然变得很恶劣，再次使我们的计划搁浅，如果在这波涛汹涌的海面驾小艇逃走，无异于白白送命，尼德·兰尽管思乡情绪已不可遏制，但还不至于活得不耐烦。

“事情必须有个了结，”他对我说，“去跟船长谈一次，当我们经过你的祖国沿海时，你可以向他提起，但现在来到我的祖国沿海了，我必须跟他说。”

“那么，我今天就去找他。”我只好对他说，如果让他去说，那肯定会把事情搞砸了。

我听到船长房中传出脚步声，就敲了敲门，没人答应，我就推门走了进去，看到船长正伏在工作台上。他没听到我进来。我慢慢走近他。他猛然抬头看到我，立即眉头紧锁，粗暴地对我叫道：

“谁让你进来的！你想干什么？”

“我想跟你谈谈，船长。”

“但我正忙着，先生，我有工作。我能让你自由地呆在自己房中，难道我在自己船上却没有这种自由吗？”

“船长，”我冷言相对，“我的事也不能再耽搁下去了。”

“你有什么事？”

“我们已经在你的船上七个月了，我今天代表我的同伴向你恳求，让我们恢复自由。”

“我几个月前怎么说的，现在还是怎么说，谁进了诺第留斯号都甭想出去，希望你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我谈这个问题，如果有第二次，我就不会听你的！”

船长的话中毫无商量的余地。

我向两个同伴讲述了谈话的结果。

“现在明白了吧，”尼德·兰说，“我们对这个疯子不能再抱什么幻想了，诺第留斯号正向长岛靠近，无论天气如何，我们必须逃走。”

但天气更加恶劣了，并有大风暴降临的迹象，浓云密布，海水激荡，掀起滔天的巨浪。除了热恋风暴的海燕之外，什么岛屿也看不到了。

正当诺第留斯号与长岛处于同一纬度、离纽约水道几海里远时，大风暴来临了。不知尼摩船长又产生了什么古怪念头。他没让诺第留斯号躲进水下，而是继续在海面上乘风破浪。

尼摩船长站在平台上，腰间系上绳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傲视着迎面而来的风浪。

我也走向平台，把自己用绳子系住，观看风暴和这无畏于风暴的人。此时狂风怒吼，雷电交加，在船内想站都站不稳。

尼摩船长回船时可能已到半夜了。我听到储水舱在储水。诺第留斯号慢慢沉入水底了。

风暴过后，我们已向东吹出了很远。计划在纽约或圣劳伦斯河附近逃走已不可能了。尼德·兰失望之余，也向船长学习，变得沉默、孤独起来。

5月31日，诺第留斯号一整天都在海上徘徊，似乎要找一個很难确定的位置。中午时候，船长又在客厅观察船

的方位。他没搭理我，他变得比从前更忧郁、沉闷，是什么让他这么难过呢？

第二天，天气晴朗，风平浪静，诺第留斯号依然在这儿转来转去。尼摩船长亲自测量位置，和昨天的表情一样。这时，东方六海里处出现了一艘大汽轮，但桅杆上没有挂旗帜，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船。

当太阳跨过子午线前，尼摩船长拿起他的六分仪非常仔细地观察起来。

“就是这里！”完成观测后他肯定地说。

他走下楼梯，他是不是看见了那艘大汽轮改变了航线并向我们开过来了呢？

我也返回客厅。随后听到关闭嵌板和储水的响声。诺第留斯号开始直线下沉，过了几分钟，他已经停在了 833 米的海底。

客厅的嵌板打开了，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周围半海里被照得一片通明。

向右舷望去，有一个从海底冒出的大团物体。我仔细一看，我辨认出那是一艘相当大的、没有桅杆的船，而且它的船身先沉入海中。这一定是一起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因为船体上粘满了石灰质。

突然，我听到身边的尼摩船长缓缓地说：

“教授，今天是 1868 年 6 月 1 日，74 年前的今天，就在同一个地方，北纬 47 度 24 分，西经 17 度 28 分，这艘船与英国舰队进行了英勇战斗，365 名水手宁愿与它一起沉没也不愿做俘虏，他们将旗帜钉在船尾，随着‘法兰西万岁’的高呼声，他们一起沉入了大海。”

“复仇号！”我喊道。

“正是！教授，‘复仇号’！多好的名字！”尼摩船长轻声赞叹道。

诺第留斯号缓缓向海面上升去，复仇号的残骸也在我眼前渐渐模糊、消失。

当浮上水面时，我听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我看到船长，他纹丝不动。

“他们在向我们开炮。”我走上平台时，尼德·兰对我说。

我朝先前发现那艘汽轮的方向看去。它正向诺第留斯号靠近，它正加大马力，全速追赶，离我们只有6海里了。

“那是一艘什么样的船，尼德·兰？”

“从它的帆索和桅杆高度来判断，”尼德·兰说，“我敢肯定那是一艘战舰。但它没挂国旗，看不出它的国籍。”

“教授，”尼德·兰接着说，“机会难得，等到船离我们只有1海里时，我们就跳进海中。”

我刚想回答，只见战舰前部发出一道白烟。仅过几秒钟，就有一件重物落到诺第留斯号后面，水花四溅，并很快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

“他们怎么会向我们开炮？”我嚷道。

“打得好，伙计！”尼德·兰低声说。

“如果先生不介意……哇！”康塞尔又看到一颗炮弹飞过，如果先生不介意，他们肯定以为碰到了独角鲸，于是就用炮打。”

“但他们也应该看清楚。”我叫道，“这上面还站着人呢。”

“也许正因为站着人呢！”尼德·兰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立刻心领神会了。显然人们已经知道这个所谓的怪

物真相了。当它与“林肯号”相撞，尼德·兰拿鱼叉刺中它时，法拉古司令肯定认出了这只独角鲸其实是一艘潜水艇，但它无疑比那种鲸科动物更具有危险性。当前人们已经在所有海面上对这凶残的机器展开了追杀！

我们那天晚上被囚禁在小房子里时，当在印度洋时，是不是攻击了某些船只？被葬在海底墓地中的那个人，是不是在诺第留斯号的战斗中牺牲的？肯定是，我反复说，事情确乎如此，那尼摩船长一部分神秘浮出了水面。虽然还不能明确他的身份，但至少有那么多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而且它们追逐的并非是一个神话传说，而是一个对人类社会怀有爱憎分明的复仇者！

那艘战舰离我们只有3海里远了。虽然它的炮火非常猛烈，但尼摩船长并不予理睬。

尼德·兰忍不住对我说：

“我们该尽力脱险了，教授，发信号吧！”

说完，他掏出手帕，举在空中摇摆，但他刚要举起手，立刻有一只铁钳般的大手把他掀倒在平台上。

“蠢货！”船长怒吼道，“你想让我在诺第留斯号出击之前，先把你挂在它的冲角上吗？”

他的脸色因过度激愤而苍白，他身子前倾，按住尼德·兰的肩头，转过头向着那正对我们猛烈开炮的战舰喊道：

“来吧！你们已知道我了，哼！你这见鬼的不知国籍的船！但我不用看你的旗帜！现在让你们看看我的旗帜！”

尼摩船长将一面大旗在船头展开，和他在南极插下的旗帜一样。这时，又一颗炮弹斜斜地飞过来打到诺第留斯号的船身上，但它并未损伤，炮弹从船长身旁落进水中。尼摩船长耸了耸肩膀，然后坚定地说：

“下去！你和你的同伴们都下去！我要把它击沉。”

“不要这样做！”

“非这么做不可！”他干脆地说，“你别再阻止我了，教授，上天让你们看到你们不该看到的事情，他们已开始进攻我们了，我会给它更有力的反击，进去吧！”

“这是哪国的船？”

“你也不知道？那好极了！最起码这对你来说还是个秘密，快下去！”

我只好服从命令，15名诺第留斯号上的船员站在船长身后两侧，带着非常明显的复仇情绪盯着那艘正追过来的战舰。

我正走下楼梯，又听到一颗炮弹打在诺第留斯号身上，接着，船长叫道：

“来吧，你这白痴战舰！诺第留斯号不会放过你，但我不会让你在这个地方沉没！你不配与光荣的‘复仇号’沉在一起！”

诺第留斯号快速逃离，驶出了战舰的大炮射程。但战舰随后追来，尼摩船长一直与它若即若离。下午4点钟，我大着胆子走上平台，船长正在那里兴奋地走动，始终盯着五海里外的战舰。诺第留斯号绕着战舰转圈，引着它向东开。

我又极力劝阻船长，避免使用这种极端行动，但被他粗暴地打断了。

“我就是权利和正义。我是被这些压迫者逼的！正是由于他们的迫害，我失去了所热爱的祖国、妻儿和父母，他们全部死去了！我仇恨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你给我闭嘴！”

我最后看了一眼那艘战舰，它正在后面吃力地追着。接着，我下去对尼德·兰和康塞尔说：

“我们逃吧！”

“很好，”尼德·兰说，“那是哪国的战舰？”

“我也不知道。但无论是哪国的，天黑前它一定会被击沉。即使这样，与其做这个疯狂复仇者的同谋，还不如与那艘战舰一起沉没呢！”

“我也同意，”尼德·兰一脸的严肃，“我们到天黑行动。”

夜幕降临，船上死一样的沉寂。但从罗盘看出，诺第留斯号并未改变航向。

我们三人下定决心，一旦战舰靠得相当近时就逃走。

凌晨3点时，我忐忑不安地爬上平台。发现尼摩船长还在那儿。他耸立在船头，双眼盯着战舰。

我就这样一直等到天亮，尼摩船长甚至都没看我一眼。战舰距我们仅有1.5海里远了，当黎明的曙光划破天空时，它的大炮又开始叫起来。诺第留斯号向它的敌人反击了。但我们也即将永远离开这个难以琢磨且不可理喻的人了。

我坐在客厅里，诺第留斯号不时浮出水面。朝阳有时透过海水射进屋内，在海浪的汹涌起伏下，阳光也变得鲜活灵动。可怕的6月2日终于来到了。5点时，诺第留斯号明显放慢了速度，我知道这是引敌人来追近。但炮声也一阵更比一阵猛烈了。

“伙伴们，”我说，“是时候了，我们握住手，愿上帝帮助我们！”

尼德·兰非常坚定。康塞尔依然冷静，我恐慌不安。三个人走进图书馆，接着推开那扇偏向楼梯的门。但正在

这时，我听到入口的嵌板突然关闭了。又听到熟悉的储水声，诺第留斯号慢慢潜入水下。

我们行动得太晚了！原来，诺第留斯号不想攻击战舰有坚固铁甲的双层甲，它想从水下冲击它钢壳无法保护的脆弱部分！我们又被囚禁在小房间里，不得不目睹将要发生的惨烈悲剧。

诺第留斯号速度猛然加大了，整个船身都在抖动，冲撞发生了！

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像疯子似地冲进客厅。

尼摩船长就在那里，默不作声，脸色阴沉，透过左舷玻璃，眼望外面。

只见战舰的船体已被撞穿了，海水伴着巨大的轰鸣声涌进船舱，甲板上到处是匆忙逃窜的黑影。海水涨到战舰上。可怜的遇难者们冲上桅墙网，攀上桅杆，在水中拼命挣扎，面目扭曲可怖。

庞大的战舰慢慢下沉。突然，一声爆炸响起，接着那巨大的物体加快下沉，伴随着它的是那群被漩涡卷走的活生生的船员……当这一幕结束后，尼摩船长朝他的房间走去，我看到他跪在一幅肖像前，上面是一个年轻妇人和两个小孩，他伸开双臂，呜咽起来。

从这以后，诺第留斯号在北大西洋海中一路狂奔，难道它要去北极吗？尼摩船长究竟又有什么计划呢？

船一直行驶在水下，当它需到水面上来调换空气时，嵌板也总是自动关闭，打开再关闭。地图上也没有船长标注的方位了，我弄不清我们到了哪儿。

“我们逃走吧！”尼德·兰低声说。

“好！尼德·兰，好，我们今晚就走，就算海浪把我们

吞没了也要逃！”

“如果我们被抓，就算被他们杀死我也要跟他们拼到底！”尼德·兰又说。

“我们一起死，尼德·兰！”

我下定了决心，不顾一切逃走。尼德·兰去准备了，我走进客厅，既想见尼摩船长又怕见到他。

在诺第留斯号上度过的最后一天多么漫长啊！我独自守在这里。尼德·兰和康塞尔尽量避开我，不来看我，害怕万一露出马脚，前功尽弃。

6点半时，尼德·兰进来对我说：

“我们出发前不再见面了。10点钟，月亮还没升起来，我们趁黑逃走。你自己到小艇上，我和康塞尔在上边等你。”

说完他就走了。

我想核实一下，诺第留斯号的航向，走进客厅，我发现船正以惊人的速度，在50米的深度向东北偏北方向疾驰。

我向堆在陈列室中的天然珍宝、艺术珍品投去最后一瞥，这些奇珍异宝终有一天会与收集人一起葬身海底。我想再最后把这些珍贵收藏品深深留记忆中。

回到房间中，我穿上了结实的航海服，把我的笔记藏好。

我的心又不争气地跳得厉害起来。

尼摩船长此刻在做什么呢？我站在他门口侧耳倾听。里面有动静，他就在那里，而且还没睡。听着他发出的每一个声响，我感到他将要走出来，责问我为何逃走！在幻想中不时有警报声响声，而且这警报声越响越大，使我压抑得几乎窒息。

突然，一个可怕的假想掠过我的脑海，尼摩船长已走出了房间，来到了我逃走时必经的客厅里，他只要一句命令我就会锁在船上！

差不多快 10 点钟了！跟我的同伴会合逃走的时候到了。

不容许再有丝毫的犹豫了，即使尼摩船长就站在眼前也不再退缩了。我悄悄把房门打开，沿着黑暗的走廊，慢慢摸索着向前走，走一步停一下听一听，心跳得更快了。

我把客厅房门打开，里面一团漆黑。但钢琴正发出轻柔的乐曲，尼摩船长正陶醉在他音乐的海洋中，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地毯，花了 5 分钟才到达了客厅另一端通往图书室的门前。

我正想打开房门，却被尼摩船长的一声长叹钉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了。他静静地走来，就像一个幽灵在飘移，而不是人在行走，他悲泣着，我听到他低声说着：

“万能的上帝啊！够了！够了！”

这就是他最后一句话。

这是不是这个人发自内心的忏悔呢？

我心慌意乱，冲进图书室，跑上楼梯，爬上平台，到了小艇边。我从入口走进小艇中，两个同伴早已等候在里边了。

“快走！快走！”我叫道。

“立刻就走！”尼德·兰答道。

诺第留斯号的船身钢板上有一个孔，小艇上也有个孔，中间有一根螺钉串在一起。尼德·兰手拿一把钳子，开始往下松那个仍扣得紧紧的螺钉。

船内突然发出响声，好像有人在彼此呼喊。发生什么事了？难道我们被发觉了？

尼德·兰往我手中塞了一把匕首。

“不用怕！”我轻声说，“我知道该怎么去死！”

尼德·兰突然停下了手头的活。我们听到船内重复叫喊着一句令人恐怖的话：

“北冰洋大风暴！北冰洋大风暴！”

北冰洋大风暴！我们是处在挪威沿岸的危险海域中了。就在我们的小艇将获得自由时，诺第留斯号难道要被卷入这个大漩涡中了吗？

大家都知道，涨潮时，费罗哀群岛和罗夫丹群岛之间的海水，会以雷霆万钧之势汹涌而出，它们到此形成任何船只也无法逃脱的漩涡。四面八方的滔天巨浪齐聚于此，形成这个被恰当地叫做“海洋肚脐”的深渊，它能将15公里远的物体吸过来，不仅船只，甚至鲸鱼、北极熊，都会被毫不例外地吞噬。

诺第留斯号无意中——或有意地——被尼摩船长驶到了这无底深渊的附近，它在作螺旋状前进，而且越转圈子越小，小艇也被它带着，被迅速地卷入！

“要尽全力坚持，”尼德·兰说，“再把螺栓拧紧，只要不脱离诺第留斯号，我们可能还有机会……”

他一句话未说完，就听嘎吧一声，螺钉断了，脱离了巢窝的小艇，像投石机打出的一块石头一样，飞快地抛入了大漩涡中。

我的头撞在一根铁柱上，在如此猛烈的撞击下，我想不昏迷也不行了，于是就失去了知觉……

当我苏醒时，发现正躺在罗夫丹群岛上一个渔民的家中。我的两个伙伴平安无事地坐在我床前。经过这次九死一生的劫难，我们无比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在挪威等候汽船的两个月时间里，我又重温了一遍这次刺激惊险的纪事。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没有什么遗漏的事实，也没有什么夸大的情节。我完全有权利和理由，来讲述在不到 10 个月行程两万里的海底旅行，描述我在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以及南北两极海域中发现的无数奇观！

然而，诺第留斯号怎样了？它逃过了那次北冰洋大风暴吗？尼摩船长是否还在人世？是否仍在海底继续他那可怕的复仇行动？

我真希望这艘强大的潜水艇能征服那些海洋最可怕的风暴，继续生活在它的海洋领地中。但愿尼摩船长心中所有的仇恨都已经平息了，使他能继续和平地在海洋探索，尽管他的行动如此神秘，但同时他也是令人崇敬的杰出学者。

因此，对于 6000 年前《传道书》所提出的一个问题：那最深的深渊，谁能最终测透？

现在，世上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尼摩船长和我。

大海入浸

加贝斯绿洲

“你胡说什么？”

“我没有胡说，我是在港口亲耳听到的。”

“那条船真的是为他而来？他们会带走阿迪亚尔吗？”

“应该是这样的，听说他们会把阿迪亚尔带到突尼斯，并审判他。”

“他们会判阿迪亚尔有罪吗？”

“会的，一定会的。”

“可恶！这帮可恶的家伙定会受到惩处，我……索阿尔！”

“停！”索阿尔止住他，并倾身听了听，他似乎察觉外面有脚步声。

为了安全起见，索阿尔匍匐到一个废弃已久的墓地入口，低声回答着。此时天还没完全黑，太阳还在靠近海滨的沙丘上方悬吊着，迟迟不肯落下，但这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三月初，在北纬 34 度，黄昏是很短暂的。

索阿尔稍停留了一下，接着又跨过已经晒得发热的门槛，环顾四周。

在北面山峰下有一大片环形绿洲，郁郁葱葱，延伸开去，南面是泛着金光的广袤沙滩，而在西边又是一望无际的数不胜数的丘包，东边则由加贝斯湾和突尼斯海滨构成了更广阔的空间。

海风徐徐吹来，凉爽宜人。索阿尔又仔细听了听动静，悄寂无声，他开始怀疑是自己疑神疑鬼，可刚才他确实听见了脚步声。索阿尔围着这座孤寂的小建筑物走了一圈，也没发现什么，甚至他母亲留在墓地入口的那些脚印也奇迹般地不见了。

当杰玛来到墓地入口处发现儿子索阿尔不在时，非常焦急，这时索阿尔发现了母亲，忙举起手示意她到墓地背侧来。

杰玛是一位身材高大的非洲人，她虽年过半百，但身体看上去依然很强健，浑身上下丝毫没露出老态的样子。她有着一双蓝色的眼睛，充满了活力和热情。身上还披着一件宽松的羊皮毯，神情安然，几缕白发从帽沿下露了出来，在微风中来回摆动。

杰玛呆呆地站在原地没动，静静地等着儿子回转过来。四周一片寂静，只是偶而传来几声羊的“咩咩”叫声，也可见到几只瘦小的麻雀在墓地旁边飞来飞去。

天黑了下來，杰玛和索阿尔隐藏在墓地旁边，这是再安全不过的了。

黑暗中，杰玛问索阿尔：

“船离开了吗？”

“离开了，妈妈，是一艘叫‘尚兹’的巡洋舰，它已于今天早晨驶离了好望角。”

“今天晚间会到达加贝斯湾吗？”

“有这个可能，但它也有可能在这里之前就停止前进，在那里，一帮可恶的家伙也许会对我的兄弟，您的亲生儿子下毒手！”

“啊！我的儿子，我的阿迪亚尔！”老妈妈无助地叫道。

继而，老妈妈又气愤起来。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就要被这伙基督信徒给杀了，怎么办啊！他再也不能回到他从前圣战的地方了，图阿雷格人再也见不到他了。”

老妈妈说完这些话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倚着墓壁一言不发。

索阿尔也目露悲光，神情凄切，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雕塑的一样。好像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再能他一毫一分，他完全与世隔绝了。夜越来越深了，月亮也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夜空，沙丘的影子拖得老长老长。四周寂静无声，世上万物在这一时刻似乎都停滞不前了，只有时间还在孜孜不倦地走着。

7点钟一过，索阿尔忽而恢复过来，他低下头小声对母亲耳语着：

“妈妈，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杰玛无神的目光又充满了自信，“阿迪亚尔一定会在天明之前成功地从加贝斯监狱逃脱出来，否则一切都完了。”

“放心吧！妈妈，会成功的！”索阿尔说，“我们的同胞正在期待着我们，他们都已准备好……杰里德的那些人将保障阿迪亚尔的安全……”

“我要亲自去，”杰玛神情坚毅地说道，“我不能弃我的儿子于不顾。”

“我也一样，”索阿尔接着说道，“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也是非去不可！”

杰玛一把将索阿尔搂在怀里，深深地看了儿子一眼，然后，毫不迟疑地走了出去。

两人一前一后地往加贝斯方向走去。索阿尔走在前面，距母亲几步之遥。为了脚印不被人发现，他们选择了有海草淤积的护坡。远处绿洲那边，树木模糊不清，只见一片黝黑，无丝毫光亮。透过这些没有窗户的阿拉伯房子，灯光只能投向院内，而不能露到外面。

这时，有个亮光突然出现在城市上空，且亮度很强，看样子是从加贝斯的高处射出来的，很有可能是从城中清真寺的塔上或教堂上射下来的。

索阿尔见状，忙回身对母亲解释道：

“妈妈，就是这座城，……”

“哦，就是这座城，阿迪亚尔就被……”

“是的，妈妈，您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兄弟就被关在这里。”

杰玛停在那儿不动了，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亮光，似乎那亮光能把她带到她儿子那儿去。退一步讲，即使亮光不能把她带去，但至少亮光是从她儿子那边射过来的。自从儿子被法国士兵抓走之后，她再也没见到儿子，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了，除非他能逃离监狱。

杰玛沉浸在遐想之中，索阿尔不得不对她再说一遍：

“妈妈，快过来！”

二人在沙丘边缘小心地行走，这沙丘直通加贝斯绿洲，加贝斯绿洲是这儿房屋最密集的地方。索阿尔朝着一个被称作“坏蛋城”的地方走去，这地方之所以被称作“坏蛋

城”，是因为这里的居民全部为市集商贩。小镇距离河谷入口很近，在那里新建了一些城堡和要塞，阿迪亚尔今晚有可能就被关押在那里，并且可能从那里转移到突尼斯监狱。

阿迪亚尔的同伙已为他越狱做好了一切准备，准备在今晚行动，现在他们只等着杰玛和索阿尔的到来。此行危险万分，所以他们行动十分谨慎。

他们神情紧张却满怀期待地关注着海岸，他们希望晚上巡洋舰到达以后，把阿迪亚尔押解到这里，他们才好劫狱。他们焦急地倾听着是否有汽笛声传来，及白光的闪现。要是有的话，就预示着巡洋舰来到了，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出现。

杰玛和索阿尔赶到这里的时候是7点50分，距离约定时间还有10分钟。

就在索阿尔要登上护坡堤之际，岸边不远处一棵仙人掌后面传来一声询问：

“来人可是索阿尔吗？”

“是的，你是艾赫迈特吗？你们……”

“对，我是艾赫迈特，不知你母亲来了没有？”

“来了，在我后面。”

说话的时间杰玛跟了上来。

“船到了吗？”索阿尔问道。

“还没呢，不知什么原因。”艾赫迈特说。

“其他人呢？”索阿尔又问道。

“其他的人聚在一起正等着你和你的母亲呢。”

“要塞那边知道消息了吗？”

“不知道。”

“通知阿迪亚尔了吗？”

“通知过了。”

“如何联系上的？”

“是哈里克联系的，他今天早晨获得了自由，现正与我们在一起。”

“那么，我们现在出发。”杰玛说道。

三人又重新回到岸边。

他们穿过一片茂密的棕榈林，走在加贝斯的绿洲上，距离加贝斯城堡愈来愈近。

艾赫迈特在前边领着路，他们首先来到一个叫杰亚拉的地方，这里曾经被迦太基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占据过。但是现今却成了加贝斯的主要市场。虽然加贝斯居民不会回来，但杰玛三人仍须小心行事，在这片绿洲上，在这座城镇里，既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气灯，有的只是一片浓重得令人压抑的黑暗。

艾赫迈特显然也万分紧张，但还没有忘了对杰玛劝慰，告诉她不要过于紧张。杰玛作为囚犯的母亲有被认出的可能，这件事事关重大，要塞戒备森严，越狱困难重重。但所幸的是要塞对此一无所知，这给了艾赫迈特极大的方便。

与此相反，绿洲的中心地段今晚却异常热闹。因为这儿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一星期的最后一天，人们都要上街欢庆一下，特别是在有法军驻扎的地方，这种情况更习以为常，甚至士兵也可持外出许可证到街市上喝咖啡、喝酒，尽兴三天才晃晃荡荡地回到军营。

杰玛重新来到了这个地段，她是冒着失去自由、失去生命的危险来的。事实上，自从儿子被法国士兵抓走以后，她不止一次地来过这里。她对阿迪亚尔有着深沉的母爱，除了这可敬的母爱之外，还有一种更伟大的情感，这对于

图阿雷格人来说，太正常不过了。为了这些，她完全可以发动一场新的起义，她属于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甚至会掀起一场动荡的政治变动。当局就是害怕出现这种情况，才千方百计地追捕她。抓捕的公告贴满了这儿的咸水湖和盐水湖地区，但都是徒劳无功，她受到了群众的衷心保护。

杰玛环顾四周，她在找寻起义的同伴，希望早一点与他们联系上。如果事情顺利的话，阿迪亚尔就能够避开狱卒的监视，能够越过要塞的高墙，那时他就会和他母亲会合在一起，在那片大棕榈林里找到同伴为他准备好的一匹骏马，这将是重生的机会。他要继续进行反抗法国的行动。

时间不紧不慢地走着，一群群的法国人及阿拉伯人陆续走过，他们没有认出这个穿白袍的老妇女就是囚犯的母亲。艾赫迈特拉着杰玛和索阿尔躲到一座茅屋后面黑暗的角落里，待路人已走远，他们才重新出来向约会地点走去。突然一个图阿雷格人快步走到他们面前，此时，艾赫迈特等人距约会地已不太远了。艾赫迈特等跟着这个人走上了一条幽静的羊肠小路，这条小路直抵其他同伴原先聚集的茅草屋。

这个图阿雷格人忽然间止住了脚步，回身打着手势，示意三人停下，并说：

“好了，不要再往前走了。”

“怎么？出事了吗？其他的人呢？奥来伯？”艾赫迈特对着他刚结识不久的领路的图阿雷格人奥来伯一连串地问道。

“是这样，咱们的同伴现在已不在茅草屋里了。”

杰玛一听，又气又急，她问奥来伯：

“事情难道泄露出去了？”

“没有，杰玛，”奥来伯说道，“事情没有败露出去。”

“那咱们的人呢？”

“别担心，杰玛，是这样，一群法国士兵来草屋讨酒喝，他们不得不避了出去。对了，他们之中有个名叫尼科尔的北非骑兵副官，他认识你。”

“对，他见过我，就在村镇里，他的上尉抓我儿子时，他也在。这个可恶的上尉，总有一天……”

这是从一个压抑已久的母亲的心中发出的愤怒呼声。

“那现在我们到哪儿与我们的同伴会合呢？”艾赫迈特问道。

“跟我来。”

奥来伯说完，领头钻进一片通往要塞的小棕榈林里。

此时，这片小棕榈林里静悄悄的，只有在加贝斯大集市的日子，这里才会热闹起来，所以不必担心在到达要塞之前，会碰到什么麻烦。但在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不知还有没有岗哨把守，特别是当反叛首领阿迪亚尔将要被押在这里的时候，也许会更加森严。

他们一行四人，钻出了棕榈林，来到一片绿荫下。

小棕榈林旁边，有二十余间茅草房，此时昏暗的灯光正从这些茅草屋里透射出来。这里距会合地点还有一段距离。

就在奥来伯等人刚刚拐进一条狭窄的小街时，一帮 10 余人的北非骑兵唱唱咧咧地向这边走来，看样子他们像是刚从一个小酒馆里喝完酒出来。

艾赫迈特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与杰玛忙向后退，

隐藏起来。而索阿尔与奥来伯则隐身于一座法国 - 阿拉伯学校附近的一处僻静处。

在那儿有一口井，井上有座木架支撑着一部绞车。

不久，四人都聚集在这口井的后面，井栏非常高大，把他们的身子完全挡住了。

这帮北非骑兵来到近前，其中一个士兵突然叫道：

“唉呀！怎么这么热，渴死我了。”

“嚷什么？这里有一口井，喝吧！”尼科尔中士长说道。

“哪？哪有井？……”皮斯塔什下士叫嚷道。

“可惜是水，要是能把水变成酒就好了。”

“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怎么？你改信伊斯兰教了？”

“啊，不，我没有，伊斯兰教不允许饮酒，也不允许为教外人施行魔法……”

“对，你说得很对，皮斯塔什。”副官赞同道。然后又命令道：

“向哨所前进。”

就在他们刚要走的时候，副官又命令他们停止前进。

原因是他看见大街上有两个军官，一个是团中的上尉，一个是团中的中尉。

“站住！”上尉命令他面前戴着伊斯兰教徒小帽的中士长。

“你好！”上尉招呼着，“你就是为人正直的尼科尔？”

“我是尼科尔，您是阿尔迪冈上尉吗？”

“不错，我是阿尔迪冈。”

“我们一会儿有可能会去突尼斯。”中尉维埃特插了一句。

“但在出发前有一次检查，尼科尔你也得去。”

“好的，上尉，我愿意听您的吩咐，而且会一直在您的后面……”

“好的！好的！”阿尔迪冈回应道，接着又问尼科尔，“你的‘老兄弟’现在状况如何？”

“哦！不错，尼科尔……对了，‘切红心’如何？它和你的‘争光’一直很友好吗？”

“对，您猜得对极了，我的上尉，它们好似亲生兄弟。”

“啊？真是有趣极了，一只狗和一匹马居然……”上尉笑着说道，“尼科尔，放心好了，我们不会扔下它们不管的！”

“不能丢下它们，那样它们会死去的。”

突然，一声巨响从海上传来。

“什么声音？”中尉维埃特问道。

“也许是巡洋舰来到了吧！”上尉回答道。

“它是为叛首阿迪亚尔而来的。”副官说道，继而又恭维道，“是您，我的上尉，才把这个赫赫有名的坏蛋抓到的，要是没有您……”

“这里面也有您一份功劳。”上尉谦虚地回答道。

“也对，除此之外，还有‘争光’及‘切红心’”。

说完上述话，上尉和中尉往要塞方向走去，而副官他们又回到加贝斯低地。

阿迪亚尔

伊克斯汉姆是撒哈拉沙漠中的一块绿洲，位于摩洛哥东南 500 公里的地方。东、南、西分别与费赞、通布图、尼日尔接壤。图阿雷格人就生活在这里。但是在那时，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向撒哈拉东部迁移，他们并不完全是游牧民族，其中有一些部落过着定居生活，主要活动地是这个地区的平原中部苏丹直至阿尔及利亚沙漠与突尼斯接壤的地区。

后来，由于在加贝斯西部阿拉德地区准备建立内海工程的计划取消，图阿雷格人就在驻突尼斯总代表贝伊的带领下开进了这块绿洲，并在这里安了家落了户。由于图阿雷格人勇猛好战，所以一些人认为他们会充当起“沙漠宪兵”的角色。但与此恰恰相反，图阿雷格人仍然顶着“夜里的强盗”的绰号，他们令苏丹人胆战心惊，并坚决反对撒哈拉海洋工程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图阿雷格人公开的身份是以在沙漠里驼队贩运为生，然而，他们私下却是以保镖、抢劫为谋生手段，这是由他们的天性决定的。他们做得很隐密，没有引起别人丝毫注意。1881 年福拉特少校和他的战友在远征途中路过比尔 - 埃尔 - 加拉马时丧命，当班少校也在这块黑色地区中丢了性命。阿尔及利亚及突尼斯军事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对这些日益强大的民族进行驱逐。

在所有图阿雷格好战的部落中，阿哈加尔部落是最强悍的一个。它参与沙漠地区法国势力难以到达的每一次局部暴乱，并在运动中担当领导者的角色。对此，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当局忧心忡忡，他们实施了大海入侵计划，这次入侵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图阿雷格人的部落。即使不这样，至少也要削弱他们的力量，使他们不敢也不能为所欲为。

阿哈加尔部落中有一个家族势力影响非常巨大，这就是阿迪亚尔家族。阿迪亚尔胆气过人，凶狠异常，他是奥来斯山以南整个地区众多匪首中最出名的一个。这些年来，他指挥部队发动了不计其数对驼队或单独小分队的袭击。他在撒哈拉沙漠中的名气越来越大，而且神出鬼没。军事当局得到消息说他在这块绿洲出现，然而，他却在另一块绿洲活动。他带领同他一样凶狠残暴的图阿雷格人活跃在阿尔及利亚盐水湖及咸水湖的所有地区。卡非拉人只有在众多的护卫队的护卫下才敢穿越沙漠，的黎波里地区的贸易也因他们的存在而不得不中止。

虽然在内夫塔、加弗萨和托泽尔的军事哨所众多，但他们组织的每一次对阿迪亚尔一伙人的讨伐都是无功而返，而喜欢冒险的军人能够侥幸地逃脱出来。直到阿迪亚尔被法国分遣队抓住以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

这片土地充满了不幸与灾难，是黑非洲众多灾难场所中的一个。许多年以前，众多探险家来过这片广袤的原野，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他们是布尔东、斯贝克、利文斯通、斯坦利等家族的后人。他们勇敢、热情、无畏，为后人做出了榜样，后人也义无反顾地加入他们行列去完成他们未曾完成的探险任务。

最后一次远征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是一位比利时的探险家深入图瓦特的行动。这位勇敢的比利时人叫卡尔·斯太因克斯，他在君士坦丁组织了一个十余人的驼队。这些人多数是当地的阿拉伯人，他们以马和单峰驼为坐骑，并带了众多的探险物资。

他们从君士坦丁城出发，路过比斯克拉、图古尔特、内古西亚，最终到达瓦尔格拉。在那里，卡尔·斯太因克斯得到了许多来自法国方面的援助。

瓦尔格拉位于与北纬 32 度平行的地区，是撒哈拉的中心。

此时，这支小型探险队还没有遭受什么困难，至少没受到什么大的打击。因为在这一地区，法国人的势力已根深蒂固，图阿雷格人也臣服于法国人的统治之下，所以驼队的物资供给还算顺利。在瓦尔格拉的几日中，一些阿拉伯人不愿意继续前行，他们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要求。卡尔·斯太因克斯开始企图说服他们，然而后来他发现这些阿拉伯人心怀叵测，便放弃了劝说的打算，决定把他们清除出队伍。

这样，这支小探险队因缺少必备的人员而无法上路，人们都认为卡尔·斯太因克斯没有出路了。然而，卡尔·斯太因克斯本人却充满了自信，他相信可以得到图阿雷格人的帮助，图阿雷格人也表示愿意加入他的探险队，但惟一的条件是要报酬丰厚。

卡尔·斯太因克斯虽然有些怀疑这些图阿雷格人的诚意，但他万万没料到他的驼队里已混进了奸细，致使他们从比斯克拉出发，就受到了阿迪亚尔一伙的严密监视。这个奸细作为这支驼队的向导，领着这位勇敢的比利时探险

者向阿迪亚尔约定的地方开去。于是，探险队从瓦尔格拉一直向南走，他们越过了北回归线进入了阿哈加尔地区，继尔又转向东南方向，向着乍得湖走。然而探险队离开15日之后，卡尔·斯太因克斯及其他的同伙杳无音信，究竟是什么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呢？

这引起了地理学会的极大关注，对于卡尔·斯太因克斯的这次探险活动。地理学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知道探险队出发前的所有情况，在探险队头几天里的旅程情况，他们也从一个沙漠牧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他们及法国当局认为，再过几个星期，卡尔·斯太因克斯会完好无损地抵达乍得湖。可惜的是，几个月过去了，关于这支探险队的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无论从南端还是从法国传回来的消息都是一样的。人们心中均认为卡尔·斯太因克斯及他的探险队恐怕是凶多吉少，丧命于大沙漠之中了。

这虽然是个推断，但地理学会对此却深信不疑，他们开始绝望。三个月后，一个阿拉伯人到达了瓦尔格拉，他向人们述说了探险队在沙漠中所遇到的情况。

原来，这个阿拉伯人也是探险队中的一员。他说卡尔·斯太因克斯及他们在一个奸细的带领下来到阿迪亚尔设计的包围圈，并受到他们的袭击。阿迪亚尔就是靠这样的袭击而出的名，许多卡非拉人做了这名声的牺牲品。卡尔·斯太因克斯带领他的探险队奋起反抗，但终于寡不敌众，被阿迪亚尔一伙人击败，阿迪亚尔带领他手下的图阿雷格人残忍地把他们给杀害了。

卡尔·斯太因克斯被害一事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恨。他们发誓，一定要为这个勇敢的探险家讨回公道。他们要抓住这个肇事者阿迪亚尔。从这件事看来，以前那些袭击

事件都有可能是阿迪亚尔干的。法国当局决定组织一次远征，不单是为了这件事，更主要的是为了消除阿迪亚尔的消极影响，因为阿迪亚尔一伙已严重地阻碍了突尼斯与的黎波里之间的正常贸易，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千挑万选组织了这支由阿尔迪冈上尉指挥的远征军，这是一支北非骑兵队。总督还命令在盐水湖及咸水湖地区所有的军事哨所给予这支远征军无条件的援助。

就这样，这支由 60 余人组成的远征军坐着“尚兹”号远洋舰来到了斯法克斯港。他们下了船，把粮食、帐篷都放在骆驼背上，在阿拉伯人的带领下，向西进发。由于所带物资有限，远征必须在内陆城市和乡村取得供应，这些城镇在杰里德地区包括托泽尔、加夫萨及绿洲。同时为了管理方便和保持行动上的统一，阿尔迪冈上尉任命了一些副官，两个中尉，这几名副官之中就有一个是中士长尼科尔。尼科尔不但自己加入了远征军，还把他的‘争光’及忠心的“切红心”也一并带进了远征军。远征军穿越了整个突尼斯的萨赫勒平原，又在昂马拉地区的加夫萨休整了两天。

加夫萨位于一块平地上，四周环绕着起伏的山丘，这连绵的山丘又与一座绵延百里的大山相连接。加夫萨是拥有最大居民量的南突尼斯城市中的一个，这些居民集中的地方多由房屋和窝棚构成。这里的据高点拉卡斯巴由原来的突尼斯士兵警戒转交给法国士兵看守。同时，加夫萨也是一个工业文化中心，这儿不仅有各类语言学校，更有机器的轰鸣声，特别是纺织业尤其发达，这儿有用哈马马特绵羊毛制成的裹毯、盖布。

在加夫萨，远征军得到阿迪亚尔一伙的消息：阿迪亚

尔现就在离加夫萨以西 130 公里一个叫费尔卡恩的地方。远征军没考虑自身的疲劳，只要求尽快捉到阿迪亚尔。他们催促着上司阿尔迪冈：兵贵神速，要极早拿定主意。尼科尔更是急不可奈，他保证如有必要的话，他的“老兄弟”会加倍赶路的，“切红心”更加如此。

装备充足的远征军出发了，他们出了城市向西南方向行去，途中经过好大一片棕榈林，棕榈林里面还包含了一片略小的果树林。

远征军又路经一个小镇，加夫萨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边界之间的路在这个小镇汇合，并在这里设了一个卡，叫切比卡。在这里远征军又一次得到阿迪亚尔一伙人的消息，证实了，他们几次运动的准确性，这儿也同样遭受了阿迪亚尔的危害。

阿尔迪冈指挥远征军快速地离开了边界，又急忙赶到离这不远的一个位于索克纳干河谷畔的小镇。没想到的是，就在远征军来这儿的头天夜里，图阿雷格人就在位于流向杰里什干河河畔的内格里恩和费尔卡恩之间的地方得知了远征军来袭击的消息。

从消息中得知，阿迪亚尔一伙匪徒共有一百多人，阿迪亚尔的母亲也在他们中间。虽然远征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这丝毫没影响到他们的斗志，他们每一个人都奋不顾身地杀敌，并且他们都是身经百战，以一当十的能手。

就在远征军到达费尔卡恩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出现了。阿迪亚尔已经知道他们来袭击的事情。阿迪亚尔想把骑兵队引入有沼泽地的地区，然后采取袭击骚扰的办法消灭骑兵队，再加上游牧的图阿雷格人的帮助，成功率一定很高。退一步讲，只要阿迪亚尔留下一些蛛丝马迹，阿尔迪冈上

尉一定会抓住不放，追踪到底的。于是，阿迪亚尔决定就按这个计划行事，由于掌握了主动权，再扩充一些兵力，他完全可以轻松消灭这支骑兵队，这将是继消灭卡尔·斯太因克斯之后的又一胜利。

可惜，阿迪亚尔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匪徒们企图沿索克纳干河去杰贝尔谢尔沙盆地的北部。但是尼科尔带领他的小分队快速穿过公路，截住了他们。双方混战起来，一时间，卡宾枪声、步枪声及左轮手枪声响成一片，双方各有伤亡。其中有一部分图阿雷格人冒死冲了出去，但阿迪亚尔并没有同他们在一起。

那时，阿迪亚尔正在奋力地催动战马，企图赶上他的同伙。然而这时，阿尔迪冈上尉瞄准了他，并向他扑来。阿迪亚尔见状急向上尉开了一枪，哪知，在慌乱之中没有击中对方，自己却一脚蹬空，从马上摔了下来。就在他爬起来的时候，一名中尉向他猛力一扑，又把他扑倒在地，众多北非士兵拥了上来，生擒了他。

那边，中士长尼科尔正在抓着企图冲到这边的杰玛。就在这时又有几个图阿雷格人冲了过来，把杰玛从尼科尔手中抢了回去，“切红心”赶紧过来帮助主人，但仍无济于事。

“我本来抓住了那个老妇女！”尼科尔嚷道，“可又被他们抢了回去！……‘切红心’快过来，快！庆幸的是她的儿子，那个大恶魔没有逃脱。”

的确，阿迪亚尔没有逃掉，他被远征军给活捉了，但只有他被安全押到加贝斯后，杰里德才算是除掉了这个祸害。

毋庸置疑，阿迪亚尔的同伙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如果

远征军不赶紧增派兵力加强戒备的话，杰玛她们是不会让他们轻易把她儿子交给法国政府的。

远征军带着被擒的阿迪亚尔回到加贝斯，并把他暂时押在加贝斯的要塞，准备把他移交突尼斯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这就是阿迪亚尔被捕前后发生的事情的全部经过。阿尔迪冈上尉完成追捕任务之后，去突尼斯做了个短期旅行，又回到了加贝斯绿洲。

越 狱

等上尉、中尉及中士长他们相继离去之后，奥来伯从后面闪身出来察看四周。

当确信北非士兵完全离去后，奥来伯才招呼杰玛他们出来并跟着他。

杰玛、索阿尔及艾赫迈特快步跟了上来，走上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这条小路直通要塞。从这个角度看绿洲是宁静的，这似乎与市区的嘈杂毫无关连。夜更深了，浓重的乌云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这里一点儿也没有海边那种清爽宜人的空气。

奥来伯一行四人大约前行了15分钟就来到了新约会地点，这是一个类似于咖啡馆或小酒馆的地方，有一个不大的小厅，主人是一个长久经商的生意人。阿图雷格人看中了他的忠诚，付给他一大笔金钱，把他的小酒馆作为议事地点。

联系人哈里克就在这小厅中坐着，除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图阿雷格人。哈里克是阿迪亚尔最忠诚的支持者，他支持阿迪亚尔的一切行动。

在远征军围捕阿迪亚尔的战斗中，哈里克在杰玛的配合下，逃脱出去。以后又按索阿尔等人的计划，打架闹事借此进了监狱又与阿迪亚尔取得联系。他由于在大街上闹事，几天前被抓起来并关进要塞的监狱里，在这几天里，

他没费多大周折就与阿迪亚尔取得了联系，这丝毫没引起法国士兵的怀疑，更没有想到哈里克也是阿迪亚尔手下匪徒之一。

这件事情的另一关键之处就是他必须在“尚兹”号巡洋舰到达之前，获得自由之身。现在这艘远洋舰已驶过好望角，马上就要在加贝斯海湾靠岸了。哈里克必须马上脱身，错过了今晚，阿迪亚尔就要被转移到“尚兹”号上，那时再动手就来不及了。

在这关键时刻，这个酒馆的老板出面了。原因是他与监狱的看守长熟悉。本来，哈里克的事只是一件小事，在前一天对他进行了象征性的惩罚。但哈里克没有耐心，所以没有得到释放。在今晚天黑之前，哈里克要想脱身，就必须想到打开要塞大门的办法。店铺老板准备从监狱看守那儿打开缺口，这个看守有空时就喜欢去他的酒馆喝酒。太阳刚刚落下去，店铺老板就向监狱走去。

利用看守这个办法是不明智的，但是越狱成功之后，回头再看看这个办法觉得也并不是绝对不行。店铺老板在要塞过道里与一个人交错而过。这个人就是刚刚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哈里克，哈里克认出了老板。他们既不怕被人看见，也不怕被人监视，因为哈里克已受过了惩罚而被释放了。

“通知阿迪亚尔了吗？”店铺老板直接问道。

“通知过了。”哈里克回答道。

“何时行动？”

“今夜。还有，索阿尔、艾赫迈特、奥来伯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他们会准时配合你的行动。”

很快，哈里克来到，与其他人会合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派了一个人在外面放哨，哈里克和其他图阿雷格人就在这店铺里一直等到杰玛和索阿尔来到，并向他们了解了一下情况。

哈里克在监狱的几天里与阿迪亚尔取得了联系，他们被关在了一起，阿迪亚尔得知近期将被带到突尼斯受审，所幸的是哈里克很快被释放了。

杰玛和索阿尔进入小店铺，一看见哈里克，索阿尔就问道：

“我哥哥现在情况如何？有危险吗？”

“说，快说！我儿子到底怎么样了？”杰玛也问道。

“我们把计划已通知阿迪亚尔了，就在我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尚兹’远洋舰离这已不远了，阿迪亚尔也已做好了准备，就在今夜行动……”

“这么说我们只有半夜的时间了。”

“过了半夜，他就逃不掉了。”杰玛丧气地说道。

“放心好了，有我们帮助，此事会成功的。”哈里克充满自信地说道。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索阿尔问哈里克。

哈里克向索阿尔等人解释道：

“关押阿迪亚尔的牢房位于碉堡的一角，这个牢房与朝海的护墙紧着，护墙由于长年经受海水的冲刷，已变得疏松。牢房外还有一个天井，也与牢房紧挨着，天井的通道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天井与护墙外的阴沟相联通，阴沟处由一排金属栅栏封锁着，过了阴沟不远，大约有几米的距离就到了海平面。

“阿迪亚尔无意中发现，阴沟的金属栅栏已生满铁锈，

且晃动不已，不用费多大力气就可以把它拆除，这样牢房与外界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具体来说，就是阿迪亚尔要从牢房爬出，过阴沟，进大海，然后再上岸，再……，可是这么多天的监狱生活，他还能有这精神与体力吗？

阿迪亚尔现在正值中年，他高高的身材，古铜色的皮肤，身体健壮有力，且熟悉各种使身体保持长久耐力的方法。同时又有不同于土著人的禁欲习俗，平时吃一些天然野生食品，如耶枣、无花果等，这些均使他具有持久的战斗力。

阿迪亚尔对图瓦特和撒哈拉及突尼斯盐湖地区的游牧民族——图阿雷格人影响深远。这其中包含了一定的道理，他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优良、坚韧的品性，又具备了所有图阿雷格人的优点，使他智勇超人，性格坚毅。阿迪亚尔的母亲杰玛身上的一切能力在阿迪亚尔身上表现无遗。在图阿雷格人那里，一个做奴隶的父亲和一个贵族的妇女所生的孩子，则被认为其具备了贵族血统。毫无疑问，假如现在阿迪亚尔振臂一呼，所有图阿雷格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随他参加圣战，打遍杰里德的广大地区，甚至更远。

就这样一个浑身充满力气的图阿雷格人，如果没有外面的配合，他也不能成功越狱。阿迪亚尔对大海非常熟悉，他了解大海里有许多暗流，尽管这些暗流有时不是很强，但也绝不是一个游泳者所能抵抗的，这些暗流会毫不留情地把他带到外海，而他也别想在途中稳身。

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有一只救生艇，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哈里克把所有情况向众人讲述了一遍。

话音未落，那个店铺主人兴奋地说道：

“在那边，我有一条船可以用。”

“你可以领路吗？”索阿尔问。

“可以是，但……”

“放心好了，你只要做到这些就足够了，”哈里克插道，“并且，我们会给你很多报酬的，假如事情顺利的话……”

“会顺利的！”店铺主人说，由于他是个商人，他纯粹是从一种经济角度来祝愿此事成功，那样的话，他就会得到一大笔钱。这时，索阿尔又突然问道：

“你和阿迪亚尔定的时间是何时？”

“11点至12点之间。”哈里克回答道。

“那我们必须提前到达，哥哥上了船，我们把他带回，准备好马匹，让他……”

“你们要小心，以防引起别人注意。”店铺主人补充道，“还有，小船要弄到僻静处。”

“小船如何处理？”这时，沉默了半天的奥来伯问道。

“把它放在海滩上就可以了，我会把它处理好的。”店主人说道。

最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当中谁去接首领？”艾赫迈特问道。

“当然我去啦！”索阿尔说道。

“我也要。”杰玛紧跟着说。

“妈妈，您就不要去啦！”索阿尔赶紧说道，“您去会引起别人注意的……，您和奥来伯、艾赫迈特回去等着我们，我和哈里克划船去接哥哥，接着哥哥以后……”

杰玛一听言之有理，无奈地问道：

“那我们何时动身？……”

“即刻，”索阿尔说道，“半个小时后，你们回到那座废弃的墓地那儿，我和哈里克也到了墙外。假如过了12点不见哥哥露面，我准备顺着阴沟爬到里面……”

“好，好，我勇敢的孩子，如果今夜你哥哥逃不出来，那他就永远也逃不出来了。”

就这样，奥来伯、艾赫迈特和杰玛三人上路了，在市场的小路上，他们与尼科尔中士长带领的小分队走了个对面，杰玛赶紧躲到墙的阴影处，等小分队离去之后，才敢出来。

他们小心地穿过绿洲，然后才放心，径直来到那座废弃的墓地，竟没有碰见一个人。

在他们走后不久，索阿尔和哈里克也出发了，他们没有让店主人领着，而是自己去找那艘船。他们不愿让店主人跟着他们，那样容易被人发觉。

9点钟以后，索阿尔和哈里克朝南沿着护城墙逆流而上。

这时，要塞里里外外平静极了，一丝声音都透不过来，任何一点响声都可引起惊觉，天气也压抑得令人窒息。

索阿尔和哈里克来到海滩，精神不由一振。这里有来往的渔民，有的渔民已满载而归，有的则刚要拉出小船准备出海远航。海面上、沙滩上到处都有火光，约在半里外有强烈的信号灯照亮了“尚兹”号远洋舰的大略位置。

索阿尔与哈里克不动声色地绕过这些渔民，向港口走去。

他们在护堤坡的一个角落发现了店主人的那条小船。正像哈里克所说的那样，“尚兹”号远洋舰就停泊在那里。由于小船在沙滩上，所以不得不把双桨抽回船上来。

就在哈里克抽动双桨的时候，索阿尔止住了他。有两个海关人员巡视过来。有可能他们知道小船的主人是谁，所以对索阿尔和哈里克的行为产生了怀疑。索阿尔和哈里克心里紧张极了，他们害怕两个海关人员盘问他们，他们也不可能被看作两个职业渔民。

于是，他们不敢停留，又沿海滩向前走去，并在护堤坡下面躲了起来。

他们在护堤坡下面躲了好久，足足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他们甚至以为那两个海关人员准备在那过夜呢。但可喜的是，那两个海关人员离去了。

索阿尔先起步回到沙滩，待四周没动静之后，他才呼唤哈里克出来。

小船被拖入海里，哈里克率先登上船，而后索阿尔抛下锚，也爬上了船。

小船在两人的划动下，缓缓绕过护堤坡的截头处，沿着护城墙向要塞方向驶去。

时间不长，哈里克和索阿尔就划着小船来到了阴沟通海处，就在这里等着阿迪亚尔。阿迪亚尔在单人牢房里也在等待着，他也知道今夜是他能否获得重生的关键的一夜。就在一小时前，一根粗重的门闩把单人牢房与对着的天井的大门隔离开来。阿迪亚尔正以他特有的忍耐力和强大的自信在控制调节着自己。他虽然听到了“尚兹”号远洋舰的炮声，但却不知道，这艘船是来接他的。他只知道明天早晨，他将要被押走，他将再也看不到咸水湖及杰里德的广大地区了。他确信自己能够穿过这狭窄的天井通道。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同伙能否弄到一条小船，并把他带到阴沟外。

一个小时在阿迪亚尔的等待中过去了。阿迪亚尔时不时地来到阴沟开口处仔细倾听外面的动静，索阿尔和哈里克划船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但阿迪亚尔却没有听到。阿迪亚尔还去天井的大门外察看了一番，他看到看守在来回走动，同时，看守也在担心有人要把阿迪亚尔从狱中弄走，除这以外，只听得见碉堡平台上哨兵的脚步声。

离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与哈里克约定在 12 点以前，他会拆除阴沟处的金属栅栏，通过阴沟爬到外面。如果顺利的话，他会上船逃走，如果见不到船的话，他会等到天明，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冒着被海浪卷走的危险而入海逃生，要知道这是他惟一的机会。

时间到了，阿迪亚尔听了听四周没有动静，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然后钻进了天井通道。这条通道不是很长，但宽度也只能容下一个中等体格的人通过，阿迪亚尔在里面费力地爬行，衣服已有好几处被磨破，好不容易钻出了通道，来到阴沟口栅栏处。

这金属栅栏因年久锈蚀已不甚坚固，阿迪亚尔用手中的石头猛敲了几下，再用力一摇，栅栏就扭向一边，阴沟口露了出来。

阴沟口不够宽大，这对于阿迪亚尔来说的确很困难，但是阿迪亚尔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已没有时间再等待了。

就在与此同时，阿迪亚尔听到外面的招呼声：

“快，快点，阿迪亚尔，我们在外面。”

阿迪亚尔钻了出去，哈里克急忙上前拉住他的身体，就在这时，他们三人同时听到了脚步声传来，他们均想到：看守要去押解犯人，打开牢房一看……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是碉堡的哨兵在护城墙巡逻

时发出的声音。虽然哨兵总感觉今夜有些异样，但如此黑的夜里，如此小的船，他是不大会放在心上的。

虽然如此，但还应小心行事，阿迪亚尔在索阿尔和哈里克的帮助下，慢慢地把身体从通道口拔了出来，身体完全自由了。

三人迅速地上上了小船，他们决定既不顺护城墙走，也不沿海滩走，而是直接从海上逆流而上直抵汇合处。这样需要避开许多来往船只，但夜已深，船不是很多，这无形中帮了他们一个大忙。在路过“尚兹”号远洋舰的时候，阿迪亚尔眼里射出了仇恨的目光。船行了半个小时左右，来到沙滩，三人下得船来向约定地点走去。

杰玛看见儿子终于回来了，激动得只来得及呼唤一声“过来”，就把儿子搂在怀里。

随后，又叫来艾赫迈特与奥来伯与他们相会。

旁边有三匹骏马，随时可以出发。

阿迪亚尔翻身上马，哈里克与奥来伯紧随其后。

杰玛只是神情坚毅地说了句：

“去吧！我的孩子。”说完指向杰里德黑暗的地区。

片刻，阿迪亚尔、奥来伯与哈里克就在杰玛的视野里消失了。

杰玛与儿子索阿尔在那个墓地一直没离开，直至第二天清晨。她们在等待艾赫迈特的消息。她们在担心，阿迪亚尔越狱一事是否已经暴露？远征军是否在四处追捕他们，这一次又将怎样对付逃跑的阿迪亚尔？

这一切是杰玛去盐湖之前想要知道的。这对于在加贝斯活动的艾赫迈特来说也是一个谜，他还想到要塞内部去打探一下消息，那个店主人告诉艾赫迈特说越狱已经成功。

店主人还没有听说越狱的事已经暴露，他可是十分关注这件事。就在天刚刚亮的时候，艾赫迈特也没有犹豫，他知道杰玛必须马上离开墓地，因为她同她的儿子一样，也是政府要追捕的对象。

就这样，天还没完全亮的时候，艾赫迈特找到了杰玛，并把她带上去沙丘的路。

天明以后，“尚兹”号远洋舰派了一只小船来押解阿迪亚尔回去。

看守人员打开牢门准备押阿迪亚尔出去，却发现囚犯不见了。经过检查才发现阴沟口的金属栅栏已被破坏，很显然囚犯是从这里越狱的。可是到了海边，他是入海逃生了呢？还是被海浪卷走了呢？亦或是被人用船救走了呢？还是……

这就不得而知了。

派去四处搜查的人回来报告说，杰里德大大小小的平原、水域都找遍了，也不见阿迪亚尔的身影，阿迪亚尔是死还是生呢？

撒哈拉海

德沙雷对出席他的会议的法国、突尼斯政府军官、各界富绅及地方名流表示感谢之后，讲道：

“各位尊贵的客人，你们知道，科学的发展已把历史和传奇截然分开，传奇应属文学方面的，属于想象领域。历史则不然，它属于科学领域，属于某一科学家及其拥护者。”

报告会是在新建成的加贝斯俱乐部里举行的，由于它不够大，以至于不能让更多的观众去领会报告的精髓。俱乐部里的观众都是事先知会过的，所以报告会一开始，就得到他们的热烈反响。其中也有几个保持冷静的，那就是为数极少的土著人，他们本来对德沙雷先生的历史见解及计划就不甚支持。

德沙雷顿了顿又接着讲道：“不可否认，古代的人是很重视想象的，而历史学家又把历史解释为传统，他们均是生活在纯粹的古代神话中。

“先生们，不知你们有没有忘记埃罗多特、庞贝牛斯·梅拉、托勒密他们所讲过的话。在《民族史》这部书中，埃罗多特谈到有个地区一直延伸到特里通河，这只是个小河湾，又说到亚松的小船被风景推到利比亚，被抛到未发现其西部界线的特里通小海湾以西……先生们，从这里我们不难推断出，那时的小海湾与大海相连，当时生活在现

今的咸水湖及盐湖地带的是利比亚的各个民族，而大湖与小海湾之间又被一条狭窄的运河隔开。

“庞贝牛斯·梅拉，远在基督纪元之初，就发现了特里通大湖，也就是帕拉斯湖，与现在的加贝斯湾相通，只是后来由于湖水的蒸发而消失了。

“后来，托勒密又继承了他们的观点，说湖水在继续减少，最后形成了四个湖，即特里通、帕拉斯、利比亚、托尔图湖，它们也就是阿尔及利亚的迈勒吉尔盐湖、拉尔萨盐沼、突尼斯的杰里德与费杰迪盐湖。

“先生们，即使我们能够把这些盐湖地带和咸水湖地区的原始化状态所能达到的范围还原为海，加贝斯湾的水也远远不够造撒哈拉海的。

“各位，我刚才所说的实际上就是由几位科学家提出的计划，但可惜的是，这计划偏又不能实施，这只能是个方案，它的实施将会受到残酷的挫败。”

观众们频频地点着头，这时德沙雷先生又把目光投向了挂在墙上的地图，众人也随着他看去。这张地图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突尼斯部分，另一部分是阿尔及利亚的南部。地图上画着比斯卡拉东南的大片凹地，迈勒吉尔盐湖、格兰德盐湖、阿斯鲁杰盐湖以及位于突尼斯边缘的其他盐湖，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连接小沙湾的运河。

从这张地图上，观众们可以看到所有凹地的情况，也能看出拉尔萨和迈勒吉尔两块凹地有可能形成一个非洲的新海。

“各位尊贵的客人，”德沙雷先生接着讲道，“我们应该还记得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吧，就在那一天，我们对北起奥雷斯山脉、南至斯克拉南约 30 公里的地区进行了科学考

察，在1874年有个勇敢而执着的军官对这个内海进行计划。仔细研究，为此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惨重的代价，我们应该把荣耀与尊敬让给他，他当之无愧。”

这个计划经过郑重审查，最后通过了，工程部把勘测各项科学指标、数据的任务交给了鲁代尔上尉，鲁代尔上尉经过科学考察，最后把实施地定在杰里德地区。

这样，传说中的一切都被推翻了，与小沙湾相通的海已不复存在。另外，从加贝斯脊状隆起到阿尔及利亚盐湖地带端点也已大部分被淹没，而只留下极小的一部分。但撒哈拉海仍不够形成条件规模，所以这一计划应该舍弃。

德沙雷先生没有忘记讲计划如实施成功会带来哪些正面效应。首先得益的是农业方面，由于温暖、湿润的南风吹过来，会改变阿尔及利亚及突尼斯的气候。这些地区会雨量充沛，这对庄稼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另外，这也可以净化突尼斯、杰里德及阿尔及利亚等地的空气。还有……这些物质条件的改善会极大地促进此地的贸易，致使这些地区兴旺发达起来。正如鲁代尔上尉所说的那样：奥来斯山脉和阿特拉以南就会开辟新的道路，那里过往的商队也会有了安全保障。由于商队的来往，使那些凹地地区的贸易得以发展，这同时也会扩大法国在非洲这一地区的影响。

“虽然如此，”德沙雷说道，“尽管这计划包含这么多科学成分，但依然有许多人怀疑甚至怀疑这项工程的可行性。”

接着德沙雷先生列举了当时曾激烈争论的关于鲁代尔上尉及其计划的各种观点。

首先，有人对加贝斯湾引水到迈勒吉尔提出疑议，接

着又有人提出凹地的容量不够容纳新海的蓄水量。

另有些保守人士这样说，新海的咸水会慢慢渗透到绿洲那儿，接着再上升到表面，会使大面积的种植园成为不毛之地，这无疑使当地人接受不了。

更有甚者，说海水不可能被引到凹地，原因是在引流的过程中，水会大量被蒸发掉，虽然埃及的炎热程度与撒哈拉的差异不大，虽然运河的距离只有百米左右。

另外一些人从另一个角度来否定造海的可行性。他们说引流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不是能轻易付出的。但是他们可曾知道从加贝脊状隆起至造海处的土质是多么柔软、疏松吗？有的地方甚至不用借助于机械的帮忙。

“上述这些观点，现在仍然存在，它们的存在将严重阻挠这项计划，使这项工程迟迟不能实施。对我们撒哈拉海洋公司而言，也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为了我们公司的利益，按照赔款的原则，我应该去考察一下这些工程的实际情况。我准备先带一个工程考察队去，但无论如何也须再派一个用以保护我们新建起的工程装置的防护队，他们要像保护我们一样保护这些珍贵的工程装置。先生们，不是我言过其实，你们不是也知道由于划分土地的问题，图阿雷格人中的几个派别还曾经发生过纠纷吗？虽然，他们现在表面上似乎很安分，但在这安份之中他们又对我们持有极大的戒心。我们需要像阿尔迪冈那样经验丰富的将士，他及他指挥的人都很了解那地方的风俗习惯。先生们，别误会，我们会不畏困难，知难而进的，放心吧，我们回来时会带回精确的科学数据，我们还会拿出一份完好的工程预算报告。这里面也有你们一份功劳，我们应该为这一有利于祖国事业，有利于繁荣的伟大计划而感到荣耀。

“好了，先生们，你们现在该知道我为这项工程付出了多大代价，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智慧上，我都献出了我的所有。我相信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它的前进，我们将为此激动不已。先生们，可以预见，许多年以后，阿尔及利亚的卡斯巴将会插上我们法兰西的国旗，法国的舰队将会在撒哈拉海上一展雄风，并能充分保证我们在沙漠中的哨所的给养供应。”

驼 队

德沙雷先生的预见是这样的：在他和他的工程考察队完成考察之后，这项工程将会被重新启动，并最终取得成功。但是，这成功需要一些先决条件，首先，他必须检查一下那些遗留下来的旧工程。这需从最初运河的遗址走到拉尔萨盐沼出口，从第二条运河遗址走到它在迈勒吉尔盐沼中的出口，这样就是说，他须走遍整个杰里德地区，并详细准确地记下撒哈拉海每个港口的位置。

为了开发这项具有 25 万公顷土地的造海工程，撒哈拉海洋公司已为了这个工程搭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人在巴黎建了一个债券公司，从民众热烈的购买股票的势头看，民众还是看好这项史无前例的工程。同时也证明了公司的领导者在金融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由此可见，这项 20 世纪最伟大的工程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这个公司的领导人，也就是召开此次会议的人，他已完成对早期工程的调查了解，所以要想做进一步的考察也只能在他的领导下来进行。

德沙雷先生虽已到中年，但身体异常的好。他思路敏捷，头脑灵活，说话宏亮有力，目光炯炯有神，抿着薄薄的嘴唇，显示出他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另外，他有一种务实的精神，从不幻想，他具有一流科学家身上所具有

的严谨态度。他的思想更是超前，但不虚狂，他每做一件事都要亲自调查、计算、论证，直到万无一失的地步。他对撒哈拉海充满了憧憬，也充满了自信。他相信在他及关心这项工程的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此项工程一定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还有，德沙雷先生对鲁代尔上尉所写的报告进行了客观仔细的研究，他基本上同意鲁代尔上尉的行动计划。做为一个科学家，他敢保证，无论是材料部分还是金融部分的计算都不会出错的。另外，一些科学家及其他的人在德沙雷的带动下，也加入了这项工作。德沙雷还亲自去杰里德地区实际调查了一番，他想看一看究竟有没有什么困难阻碍能第一、第二运河的开通，同时也想证实一下那凹地能否容纳 28 亿吨的水量。

为了他以后的合作者随时能了解公司里工程计划的指标、数据等，同时也为了便于管理，更重要一点是为了他们之间免去不必要的职权冲突，德沙雷决定不带走人员尚缺的公司任何成员。

但德沙雷先生还是要带走一个人，这个人是在服侍他多年的仆人，名叫弗良索瓦。他并不是法国人，他或许不比法国人强，但是一个一本正经、少言少语、小心谨慎的人，身体还算健康。他多年来不辞劳苦地服侍着科学家，他没有当过兵，但却按兵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在德沙雷看来，弗朗索瓦先生是个正派、朴素、吃苦耐劳，且又非常重诚信守信用的人。他还有一奇怪之处，就是他必须得天天刮胡子，而且从不间断。

毫无疑问，这次由德沙雷先生组织的探险活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安全保卫措施，事情是不会成功的。他和仆

人在没有护卫队的护卫下穿越杰里德地区，也是一种冒险行为。撒哈拉海洋公司在杰里德地区建立的设施，及一些人员已撤离许久的哨所，均程度不一地遭受过阿迪亚尔一伙人的袭击。而阿迪亚尔自从在加贝斯监狱逃脱以后，就像在这个地区消失了似的。但所有的人都认为，阿迪亚尔是不可能放弃抢劫的。

另外，从实际情况看，现今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南部居住的人群中，阿拉伯人很少，而游牧和定居的居多。他们大多能接受鲁代尔上尉的改造计划。这项工程使拉撒和迈勒吉尔地区的许多绿洲将变为深海一片。尽管撒哈拉海洋公司对这些绿洲的所有者进行了适当的补偿，但这些土地所有者总觉得失去了很多，他们对绿洲变成海洋产生了刻骨铭心的仇恨。同时，这项工程也势必影响到一些部落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影响到以保镖、抢劫为生的图阿雷格人的生活。卡非拉人也不能组织驼队前往比斯卡拉、图吉尔特或加贝斯等城市进行贸易交往了。他们也许会组织一个由双桅纵帆船、三桅小帆船、单桅三角帆船、双桅横帆船、三桅帆船等有帆船或轮船组成的船队，再加上穆斯林教徒和水手在奥来斯山脉南部从事运输工作。这样，使以抢劫为生的图阿雷格人无法再对他们进行骚扰袭击。他们中的一些过激分子在他们首领的鼓动下，曾袭击过开凿运河的阿拉伯工人，所以阿拉伯人不得不请求阿尔及利亚部队的保护。

就连伊斯兰教士也到处宣扬他们的满身不是：他们怎能把这么好的沃土变为大海，又如此狠心把上天赐给我们的东西随便改变，难道他们想把地中海扩展到这儿？为什么好好的陆地不走，而非要划着船行，他们是想引来大海

的水把我们都淹死吗？我们一定不会饶过他们，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

德沙雷的这次探险活动，是在一伙北非骑兵充当护卫的情况下进行的，指挥这伙北非骑兵的是阿尔迪冈上尉和维埃特中尉，这是德沙雷先生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事实上，再也没有比阿尔迪冈上尉及其手下的北非骑兵更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了。

阿尔迪冈上尉现年 32 岁，处在一个人智力、体力高峰时期，他智勇超群，胆识过人，且还具有非凡的忍耐力，也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他没有什么至亲，所以他把部队当作家，把战友当作亲人，对自己的将士他十分关爱，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他们，而手下将士也非常拥护他，愿意为他效命。

中尉维埃特也是一个十分优秀、十分出色的军官，他勇敢、热情且又富有正义感。他的这些品格特征也都在以往的行动中表现出来了。他出身于富商家庭，他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他毕业于索缪尔初等骑士学校，并获得过高级学位。

当阿尔迪冈接受任务以后，他把维埃特中尉从法国召了回来。当维埃特中尉得知这次活动又能与阿尔迪冈在一起时，他兴奋地找到上尉。

“上尉，中尉维埃特向你报到，他很高兴为您效劳。”

“我也很高兴为您效劳。”上尉以同样的话表达了问候。

“在我们法国再呆两个月，到那时……”

“这很好，维埃特中尉，这样你就会把有关撒哈拉海的最新消息告诉我。”

“上尉，我们可以趁阿尔及利亚的这些盐湖消失在水面

之下之前看它们最后一眼……”

“是应该好好看看，这次消失将是永久的消失，只要非洲还存在，只要我们的尘世不变，这种消失就是永恒的。”上尉意味深长地回答道。

“上尉，言之有理，就这么说好了……，真的，我非常愿意与您一同参加这小小的战斗……这肯定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游戏……”

“轻松愉快的游戏，希望如此，维埃特中尉，我们已把阿迪亚尔这个匪首从杰里德……”

“这一次追捕使您获得了荣耀，恭喜你，上尉。”

“同样，这里也有你的一份，维埃特中尉。”

显而易见，他们之间的谈话，是在阿迪亚尔从加贝斯监狱逃脱之前进行的。现在既然阿迪亚尔逃走了，便须重新采取措施应付他的报复行动。另外，阿迪亚尔对这项足以改变他生活状况的内海再造工程进行疯狂地反对，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这种种情况，使阿尔迪冈上尉在护卫探险队穿越杰里德地区时，分外小心。

尼科尔对于他加入到护卫探险队的工作，感到吃惊万分。在这以前，只要有阿尔迪冈的地方，就有他尼科尔的身影，也许这一次的探险活动也会出现同上次抓捕阿迪亚尔一样的情况呢？

尼科尔中士长 35 岁，是个老兵，服役于北非骑兵团。他是个雄心不大的人，中士长的军衔基本上满足了他的志愿。同时他也是个守纪律、善应变的士兵，他对纪律的理解是生存的需要。无论是在老百姓还是在现役军人中纪律都应该被无条件服从，他说自己就是为了在旗帜下服役而

被创造出来的。

尼科尔中士长总是对人说：“‘争光’和我是二位一体，它由于我而更富于智慧，而我由于有了它更善于赶路，我要是有四条腿，那我们……可惜的是我只有两条腿，它也只有四条腿……”

不管大家怎么看他，总之，他和他的“争光”配合得极为默契。

尼科尔身材略高，但不够健壮，肩膀很宽，但不够结实，胸部平平，虽然有进一步发福的趋势，但始终没见体重的进一步增长。他总是穿一件蓝色军服，且习惯把肋状盘花纽扣紧紧地扣进扣眼，意欲防止他不曾发福的身材发福。他有一头引人注目的棕色头发，一缕同样红棕色的山羊胡子，他引以为豪的是他的视力出奇的好，能把 50 步之外的苍蝇看成一只燕子，这一点也叫皮斯塔什羡慕不已。

皮斯塔什是个快 60 岁的老兵，不知什么原因他还没有复员。他像新兵似地活跃，总显出很高兴的样子，从不抱怨任何事，即使让他饿肚子他也毫无怨言。可奇怪的是，皮斯塔什却总与“偏爱”伤感的尼科尔中士长在一起。

德沙雷先生的护送队就是由这些出众的北非骑兵和两辆四轮马车及野外生活用具所组成。

还有一点，即使我们不谈谈别人的马，也应该说说尼科尔的马“争光”和他的狗“切红心”。

这匹马之所以被主人冠以“争光”的名谓，也是它自身努力的结果。它总是试图超越其它所有的马，正所谓一马当先，同时也只有尼科尔这样出色的驭手才能降服它，尼科尔中士长与他的马之间合作得非常愉快。

既然说到马“争光”，那就更应该说一说狗为什么叫

“切红心”，难道它会比慕尼黑狗更有本事？会玩寻常狗不会玩的杂技？会比它主人玩出更好的牌？

可惜的是，这些露脸的本领“切红心”一样都不会，它只无限忠诚地服务于它的主人，且乐此不疲。它为团队立过功，因此也得到了北非骑士的喜欢与照顾，它是一只人人称道的狗。

尼科尔中士长惟一的爱好就是玩纸牌，这是他闲暇时间特别喜欢做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吸引他的东西了。他在这方面也特别上心，以致于博得了——一个他十分得意的称号——扑克元帅。

但是，尼科尔玩牌生涯中最令他得意的一张牌是在两年前他与战友玩牌中产生的。他还记得那时他和其他三个战友坐在一个咖啡馆的桌子的四个角。当时在台面上已亮出了32张牌，局势已明显地对他不利，他的三个对手均已胜了三场，这是他们最后一场，“扑克元帅”沮丧极了。现在关键的是，每个人手中都有一张王牌，“扑克元帅”要想取得胜利，只能发给他的牌是红心A，而红心A发到他手的机率还很小。

“切红心！”尼科尔高叫起来，他站了起来，猛力敲着桌子，王牌被震飞到大厅中央。

他的狗跑了进来，轻轻咬住这张牌，递回尼科尔手中，当时这条狗叫密斯托。

“啊！太棒了，我切中了红心，”中士长拿着牌大喊道，“真的！我切了红心！”

密斯托也跟着欢快地叫着。

“真的……我切了红心，”中士长停顿了一下，又说，“从今天起你不叫密斯托了，而改叫‘切红心’了。”

对于“切红心”这个名字，他的狗好像非常喜欢，它欢喜地跃到主人的膝上，撞得尼科尔连退了好几步。从此“切红心”这名字取代了密斯托。这件事也传遍了整个北非骑兵团。

这次探险活动给尼科尔中士长及皮斯塔什下士带来了新的刺激，同时也给“争光”和“切红心”带来了巨大的欢乐。

在动身之前，尼科尔在下士的面前，对两个亲密的伙伴进行了独特的交待。

“喂！老伙计，怎么样？”中士长轻柔地抚摸着马的脖子，“你知道吗？我们会有一次新的探险活动……”

“争光”好似理解了中士长的意思，它仰天长嘶一声。

与马嘶声相应的是“切红心”的短吠声，它与它之间心灵相通。

“啊！‘切红心’，您也懂了，真聪明。”

“切红心”往上不停地纵着，好像要跃到“争光”的背上，像这样的事已有几次了，“争光”也非常愿意让“切红心”跃上它的背。

“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在加贝斯了，”尼科尔接着对他的两个伙计说。

“你们要养足精神，不要拖后腿……”

“争光”与“切红心”用各自的叫声回答主人的训示。

“还有，”中士长说道，“那个匪首阿迪亚尔从监狱里逃走了，对，就是上次我们齐力抓住的那个阿迪亚尔……”

“争光”与“切红心”这才从主人这里得知它们上次合力抓住的那个无赖逃脱了。

“喂，伙计，”尼科尔做战前鼓动工作，“下次再遇到这

个混蛋的话，我们一定还要生擒他。”

“切红心”立刻做出了战斗的准备，而“争光”也显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好样的，伙计，明天见……”中士长说完，退了出去。

如果“争光”和“切红心”会说话，它们也一定会说：“好的，明天见，我的主人。”

从加贝斯到托泽尔

德沙雷的探险队于3月17日5点钟动身离开了加贝斯，那时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照得盐湖地区的沙质平原光亮耀眼。

当时，天空晴朗，只有几缕轻柔的北风掠过，扯过了几片薄云，但薄云不一会就消散了。

探险队选择3月份动身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时冬季已经过去，夏季还需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来临，东非的气候有着明显的规律性，雨季是从1月到2月，而5月-10月则以东北风转西风为主，夏季又酷热难耐，因此，3月份是最适合探险的季节。

本来，加贝斯没有港口，在很久以前只有个叫特努波小湾的地方，但也由于淤沙堵塞很少有船能靠上前。这个小湾，也就是海湾，在盖尔甘奈群岛与洛托法日岛之间形成半圆形，同时这个海湾也令格兰特号航海者头痛，因为在这地方失事的船很多。

探险队分成三部分，几个北非骑兵护卫着德沙雷先生和阿尔迪冈上尉在最前面，中间由尼科尔中士长押运探险物资与粮草，最后面组成后卫队，是维埃特中尉指挥的小分队。这次探险是为了看一下鲁代尔上尉开凿运河的情况。首先需要勘测的是拉尔萨，还有迈勒吉尔盐湖，勘测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需要从这个绿洲到那个绿洲，也必须从

阿尔及利亚到突尼斯群山和高原南部。在这十余天里要走完 400 公里的行程，德沙雷先生每天都要工作 12 个小时以上。

“我们不是来创造的，”德沙雷先生说，“准确一点说，我们是来考察前人留给我们的……”

“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可敬的工程师，”阿尔迪冈也热烈地回应着工程师，“而且，杰里德地区确实需要改变一下现状，我能在这改变以前，看它一眼我感到很高兴，但不知是否值得交换？”

“这是不容置疑的，上尉，到时你自会看见……”

“这需要许多年吗？”

“哦！不，很快您就会发现这荒漠地带被繁华的商业市场所代替，那时……”

“这是它的诱人之处，我亲爱的朋友……”

“完全正确，……可这大自然的风光能使人沉醉……”

“哦，恰如你所料，应值得怀疑，”阿尔迪冈回答道，“特别是那些对大自然热爱的人对这巨大的改造能否接受……”

“好啦，不要再顾忌这些啦，我的上尉，由于地中海海拔要高出撒哈拉海的海拔高度，所以我准备把这里改造为滨海，要像本来就存在似的。”

“可以看出，现代科学家们非常大胆，如果任凭他们改造地球，他们也许会拿大山填大海。那样的话，地球会变得非常平滑，我想那一定会便于修铁路。”上尉微笑道。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德沙雷先生与阿尔迪冈上尉是从不同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但这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

驼队从这最后一块绿洲起身，沿着梅拉干涸河向上游

行去，最后，来到脊状隆起的干旱地。新建的运河正是从这一地区延伸开去，这里也是最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尽管地处遥远，报酬又不是很高，撒哈拉海洋公司仍聚集了不少阿拉伯人开凿运河，只不过图阿雷格人及另外几个游牧部落不肯参加这项工作。

德沙雷先生一边走，一边观察，还不时地记录。“这儿的山坡坡度及河床都要进行修整，以使它达到计算的宽度、深度，这样才能获得足够的流量。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水充满盆地，获得较快的流速，才能补充流失的水。”

“综合所有的因素，运河要达到多宽才可以呢？”阿尔迪冈上尉问。

“不是很宽，只要求在 25 米以上，”工程师回答道，“这是不应该改变的，剩下的只有靠水本身的力量，把它拓宽，这也能达到 80 米宽，正如你今天所看到的。”

“有理由相信这点，亲爱的工程师，向撒哈拉迈勒吉尔盐区注水是早晚的事……”

“这一点不用怀疑，另外，我们将利用水的力量把沙子冲掉，这样水的流量将会大大增加。”

第一天完成了对两段运河的勘测工作，还算顺利。德沙雷先生对每一处河道都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直到晚上 5 点钟的时候，阿尔迪冈上尉才令探险队停止前进。

运河北岸一小片椰枣树被选作了探险队的宿营地，树林旁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过，骑士们把马都牵到了小溪附近的一块草地上。

骑士们熟练地把帐篷支了起来，收拾完毕，大家坐在树荫下享用晚餐。德沙雷和两位军官由工程师的仆人弗朗索瓦来服侍，他们享用的是肉和蔬菜罐头，这些是从加贝

斯带来的。驼队的粮食能保障几个星期的供给，这些能从突尼斯及阿尔及利亚的小镇还有盐湖附近购得。

尼科尔中士长是个很有办法的人，他带领手下把两辆四轮马车放在树林入口处，利用它们很快把帐篷支好。同时，尼科尔在行军途中又是个喜欢搞笑的人，而他的这些笑话往往又引起皮斯塔什下士大笑不止。尼科尔中士长凡事总先想到他的老伙计“争光”，而“争光”对这第一天的行程感到很满意，这从它仰天长嘶一声中可以看出来。

夜晚阿尔迪冈加强了对营地的警戒，山区的夜晚很是宁静，只是偶尔被几声来自牧区的狼叫声所打破。

一夜很快就在人们的熟睡中过去了。

营地所有人在5点钟准时起床了，工程师的仆人弗朗索瓦照例在吊在帐篷木桩上的小镜子前刮胡子，大家把东西收拾了一番，上路了。驼队行在崎岖的河岸上，并不时交错行进，这地区的地势已不如加贝斯脊状隆起的那部分高了。驼队行在崎岖的河岸上，并不时交错进行，这地区的地势已不如加贝斯脊状隆起的那部分高了。而且土质比较疏松，由一些柔软的土和沙子构成，这样的河岸是经不起河流长久的冲刷的，它会在水流的作用下愈来愈宽，这会大大缩短水注满盐湖的时间。但从整体上看，大部分河床还是比较坚实的，只是突尼斯大咸水湖地区的地层要比小沙洲沿岸土层柔软一些。过了加贝斯绿洲，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荒芜之地，这个地区也只能以几片椰枣林和一丛丛的细茎针茅为财富。

其实，这天探险队一直是在沿着运河向西走，最后要通过一个叫费杰迪的凹地而到达拉哈马镇，在拉尔萨最东边也有一个拉哈马镇，但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3月18日这天，也就是出发后的第二天，在完成对两个路段的勘测之后，阿尔迪冈上尉来到拉哈马镇为探险队找宿营地。

这地区居民的房屋都没在了绿洲中间的位置，并且四周用土墙高高地围了起来，为的是抵抗游牧民族的袭击，同时也为了对抗非洲大型野兽的入侵。这镇里大约有几百名住户，其中有一部分还是法国移民。要塞控制在当地人的士兵手中，对北非骑兵的到来，居民们热烈欢迎，北非士兵被安排在一个阿拉伯人的家中过夜，而工程师和两位军官被一位同胞接到家中作客。

阿尔迪冈上尉问这位同胞是否发觉现越狱匪首阿迪亚尔在这地区出现。这位同胞告诉阿尔迪冈上尉，阿迪亚尔没有在拉哈马镇及其附近出现过。这些迹象好像表明越狱后的阿迪亚尔没有逃离阿尔及利亚盐湖地区，他可能在南部他的同胞图阿雷格人那里隐藏起来。但据一个刚刚从托泽尔返回的拉哈马居民说，杰玛曾在这一地区出现过，但后来又失踪了。其实那日阿迪亚尔从监狱逃出后，与杰玛匆匆地见上一面后，跟着他的同伙奥来伯和哈里克骑着马从一个杰玛也不知道的路上逃走了。

第二天阴天，阿尔迪冈辞别拉哈马人又上路了，一连走出了60余里的路程，而这到费杰迪只走出了一半，还需一天的行程。傍晚，探险队在盐湖附近安营扎寨。

探险队离拉哈马镇越来越近，而工程师离运河越来越远。就在到达拉哈马镇的最后一天的上午，工程师又在运河进入盐湖地带的地方，折回到运河。这段费杰迪凹地足足有185公里长，标高仅为海拔15~25米不等，由于这段土质较松，故挖掘不会太困难。探险队最后几天行军在运

河河岸，这些地段的土层也不够硬度。

把这一地区称为咸水湖或盐湖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譬如，杰里德和费杰迪这两块地盘，就没存下一点水，连它的最凹的地方也是如此，这也正是德沙雷工程师骑马赶上来向阿尔迪冈上尉、维埃特中尉问的事情。

“我们现在虽然看不见水，但我敢肯定，水与我们之间仅是由这层薄而硬的盐层相隔离，这是地质构造的结果，难道你们没发觉马蹄声有些异样，就像走在拱形物的背上一样。”

“一点不错，”中尉回应道，“我担心，地面能否突然塌陷……”

“是应该提高警惕，”阿尔迪冈也说道，“我已经向咱们的人告诫过，要注意凹地下面的水突然涌上来，在有些凹地，水会从一些细缝中射出来，能达到马肚的位置……”

“哦，对了，以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那是鲁代尔上尉在勘测这个咸水湖时发生的，一个驼队正走在咸水湖凹地时，地面突然塌陷，以致于整个驼队都掉进去了。”

“这真是很奇怪，既不是海，又不是湖，也不是真正的陆地，那它是什么？……”中尉说道。

“哦，不，也许在拉尔萨、迈勒吉尔会碰到杰里德不曾有过的事情。”工程师说道，“这里不但会有隐藏在下面的水，也会有低于海平面的盐湖水。”

“我可敬的工程师，”阿尔迪冈上尉说，“很可惜是不是，这里的盐湖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而只能靠把加贝斯的水引到这里，可以预见在不久这里就能航船了。”

“这很遗憾，”德沙雷说道，“工程的期限由于新海面积的扩大而不得不无限延长，海面积由原来的7,200平方公

里一下子激增到 720,000 公顷，查看一下地图，我们将发现费杰迪和杰里德的面积是远远大于拉尔萨和迈勒吉尔地区，也就是说迈勒吉尔地区会保留一部分地区不被淹没。”

“可是，我们毕竟是走在一块有危险的土地上，由于水长时间的侵蚀，土表会变得疏松。还有地中海由东向西入侵该地区，谁敢保证，土壳不会突然发生变化，而使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南部变为一片汪洋……”

“看，我们的中尉想像力多丰富，”上尉反驳说，“他也许看阿拉伯幻想故事看得太多了，以至于思维太超前了……”

“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个问题只有依据确凿的事实，精确的测量，还有科学的推理才能得出结论。我个人也觉得，这地区土壤情况非同一般，绝对不能排除偶然性。但在此之前，我们只能继续我们的撒哈拉海工程计划。”

以后的十几天，探险队完成了对利马涅、塞夫梯米、布阿达拉这些位于费杰迪和杰里德之间的地段的勘测任务，也就是说结束了对第一运河的考察后，在 30 日晚回到托泽尔。

托泽尔和奈夫塔

就在探险队留宿托泽尔的那天晚上，尼科尔中士长对皮斯塔什下士及工程师的仆人弗朗索瓦说：

“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是住在著名的椰枣之乡，也就是平时上尉总提到的‘椰枣园’，这里……”

“对，对，”皮斯塔什下士连声应着，“不但这儿有椰枣，加贝斯和费杰迪也能采摘得到，这些枣一定产自同一棵树，是不是，弗朗索瓦先生？”尼科尔中士长和皮斯塔什下士转向工程师的仆人弗朗索瓦，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愿意让别人这么叫他。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他神情严肃地回答道，边说边用手摸了摸刚刮完胡子的下巴，“我们诺曼底人对这种果实不感兴趣，只有阿拉伯人对它们感兴趣。”

“哎，您怎么能这么说，弗朗索瓦先生，”尼科尔激动地喊道，“什么？只有阿拉伯人对它感兴趣？你信不信，我用椰枣可以换梨、香蕉、苹果以及葡萄？……”

“可也是，你们太不应该瞧不起椰枣……”皮斯塔什说道，同时用舌头舔了一下嘴，“是怎样的果实呢？那果实皮薄肉美，吃一口甜进心里，那简直就是世上最甜最美的果实，我们的祖先可以不受苹果的诱惑，却不能不受椰枣的诱惑。”

“一定是这么回事！”皮斯塔什下士附和着中士长说道。

“弗朗索瓦先生，”中士长接着说道，“不是我一个人这么看杰里德和托泽尔的椰枣。事实上，阿尔迪冈上尉、维埃特中尉，他们同我一样，有着相同的见解，甚至于‘争光’和‘切红心’……”

“什么？”弗朗索瓦先生惊异地说道，“您的马和狗？”

“不错，它们也都爱好椰枣，就在还没到达椰枣园的时，它们就已经闻到椰枣那独特的香味了，现在它们正在品尝……”

“既然如此，中士长先生，我，皮斯塔什下士与您一同品尝这难得的美味。”

事实上却是如此，尼科尔中士长并没有夸大其辞，托泽尔的椰枣久负盛名，这地区共有200,000多株椰枣树，能产8,000多斤椰枣。椰枣是托泽尔的主要财富，它能召来大批的驼队，并能招来许多的羊毛、树脂、大豆、小麦等好多东西。

这下，我们该理解了这个地区的居民为什么会强烈反对这个内海改造工程，因为大海淹没盐湖地带产生的潮气，将严重影响到这个地区椰枣的质量。椰枣的上乘完全取决于这里干燥的气候，如果实施了内海改造工程，这里的椰枣就和加贝斯湾或地中海的椰枣毫无二样了。

这些忧虑能否得到证实？然而，对内海改造各方面的意见难以取得一致，就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土著人来说，内海改造将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要大加反对。

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托泽尔的椰枣和美丽的绿洲引起了德沙雷的好奇心，是运河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而阿尔迪冈上尉和维埃特中尉却对这里的红褐色建筑及街道、房屋的构局感到非常新奇，还有一些美不胜收、风格独特的绘

画也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却对那些罗马人的遗迹视而不见。

第二天清晨，北非骑兵也在阿尔迪冈上尉的准许下上街游览了，但必须在中午和晚上点名时返回，并且行动上不要过于随便。原因是内海改造所造成的对该地区盐湖的淹没而引起的杰里德区定居的部落或游牧部落产生的过激行为或报复行动。

就在清早，中士长尼科尔和下士皮斯塔什就出去了。而他的老伙计“争光”则没有随主人一同出去，而是留在马厩快活地吃草，它的好朋友“切红心”围绕它身边蹦蹦跳跳。

在达埃尔贝伊府前，居民聚集的地方有个市场，这个市场上的摊位一家接着一家，商品也是五花八门，这些都是商队从遥远的绿洲运送过来的。工程师、上尉、中尉及副官士兵们在这里不期而遇。

中士长和下士抓住机会一连喝了几大杯棕榈酒，这种棕榈酒当地人管它叫“拉格蜜”，人们只要切断棕榈树冠，或者只需割几个小口子便会有这种汁液流出。

“皮斯塔什下士，注意不要喝多了，这种酒虽然是好东西，但后劲很足……”

“不，中士长你错了，它没有椰枣酒劲大，”下士颇有见地地说道。

“我知道，它没有椰枣酒劲大。”尼科尔又说，“可是我怎么觉得腿有点软，头很沉呢？”

“没事的，中士长，你看那些阿拉伯人同咱们一样！”

确实有几个阿拉伯人喝多了，从市场里面晃晃荡荡，一步三摇地走了出来。这种醉酒的样子，看了令人生厌，

这引起了下土的感悟：

“中土长，伊斯兰教规中禁止教徒喝酒……”

“对，你说得很对，皮斯塔什下土，可是我又觉得拉格蜜不算酒，连《古兰经》也不认为拉格蜜是酒，所以……”

“对，狡猾的阿拉伯人就钻了这个空子……”下土接着说道。

晚上，德沙雷先生、阿尔迪冈上尉及维埃特中尉被托泽尔城防司令官请到了卡斯巴大厅，城防司令官就工程现状、形成的好处及各界对比的态度，这样讲道：

“土著人对撒哈拉海建成后能给地方带来益处表示怀疑，阿拉伯人也同土著人一样坚决反对改造杰里德地区，他们对我讲的道理置若罔闻。在他们看来，气候的变化将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棕榈林，但事实上与此恰恰相反，最有权威的学者也对这点深信不疑，他们一致认为，通过改造得到的好处要大大超过所失去的……”

这时，阿尔迪冈上尉问道：

“阁下，这种意见一定是来自定居的部落，而非游牧部落，对不对？”

“完全正确，”司令官回答道，“游牧部落早已迁移别处了，再说所有图阿雷格人具有暴力倾向，但力量与数量也在急剧缩小，更多的卡非拉人来往于杰里德进行贸易交往，但不时也有抢劫的事发生。图阿雷格人要想维持他们的老本行，也只有把他们原始的行业发展为海上抢劫业，但他们很快会束手无措。这些图阿雷格人向定居的部落宣称，如果你们放弃了祖传的生活方式，你们将遭到灭顶之灾。在他们的鼓动下，定居部落疯狂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造，他们根本不去想撒哈拉海带给他们的益处，他们眼中只有巫

师所描述的种种灾难。”

司令官没有从阿尔迪冈等人那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新闻，而阿尔迪冈也没料到探险会在杰里德内部受到冷落，同时也担心，拉尔萨和迈勒吉尔地区的居民是否会发动暴乱！

“好啦！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司令官说道，“只有图阿雷格人和几个游牧民族发动了几次单独袭击，还没发生对运河有严重威胁的事。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他们也许在等待时机，等待工程真正动工，或工程完成以后，他们才采取更为强大的破坏措施或有力打击……”

“什么样的破坏措施？”德沙雷先生问道。

“德沙雷先生，别忘了他们也会聚集成千上万的人，把你们千辛万苦弄走的沙子重新抛回运河，或者阻截一小段运河，又或者用人力阻截河流……”

德沙雷是这样回答司令官的：

“他们想用人工的方法对付天然的运河是不可能成功的，也就是他们要填掉那么宽的运河是不现实的。”

“可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完成此事。”司令官反驳道。

“不，司令官你错了，”德沙雷先生说，“我从实际考察中发现，凭借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庞大劳动力和现代的大型机器，引水注满拉尔萨和迈勒吉尔这两块盆地，将不再用那么长时间，也许5年时间就已够……同时，流水会自动拓宽河道。谁也不能保证几年以后托泽尔会不会成为一个海港，继而可以通过拉尔萨与拉哈马再度连接起来。”

从德沙雷滔滔不绝的话语声中，所有人都看出这位工程师对工程仍抱有极大幻想。

接着，阿尔迪冈上尉向司令官询问逃出加贝斯监狱的

图阿雷格人首领阿迪亚尔有没有在绿洲露面，杰里德地区的人是否知道阿迪亚尔又重获自由。阿尔迪冈上尉这么问的目的是害怕阿迪亚尔煽动阿拉伯人暴动来反抗工程计划。

“关于这个这问题，我的回答是阿迪亚尔从监狱逃脱的事已传遍绿洲，您阿尔迪冈上尉抓捕他的消息也已人皆知，但是没人看见阿迪亚尔在托泽尔露面，但有人看见阿迪亚尔顺着连接拉尔萨和迈勒吉尔的运河方向逃走了。”

“司令官先生，这消息可靠吗？”上尉问道。

“可靠，上尉先生，因为消息来自开凿运河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们做为工程的守护者和监视者，总是希望行政部门答应他们某些头衔。”

“那么说一定是那些已完成了的工程，”德沙雷先生说道，“是应该好好看护那些工程，它们之所以引来图阿雷格人的破坏，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令他们痛心。”

“这怎么说呢？”司令官问。

“是这样的，淹没迈勒吉尔比淹没拉尔萨对他们的刺激大，因为前者会淹没一些很重要的绿洲。所以他们才会对这段运河经常袭击，而我们也要保护好这段运河。”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加强对拉尔萨之后的河段的保护……”中尉说道。

“放心吧，我们既然能抓住他们的首领一次，也就能抓住他第二次，并把他移交军事法庭，我保证，决不会再发生加贝斯越狱事件。”

“希望如此，但此事越快越好，”司令官说道，“因为这个图阿雷格人的首领对游牧民族有着巨大影响，他甚至能煽动整个杰里德地区的人造反。新海的好处真大，可以把迈勒吉尔地区的几伙罪犯一一除掉。”

4月1日，天气阴沉，但探险队还是离开了托泽尔。

在低纬度地区，这样阴沉的天气或许会引起一场大雨，但在突尼斯这一带，却并不见得，而且厚厚的云层，还可以减轻太阳对人体的灼伤。

探险队先沿着拜尔库克河的陡峭河岸走，接着又穿过许多借助古老建筑而搭起的桥。继续向西行，呈现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灰黄色草原，在这座草原里没有高大的植物，只有一些长着长长叶子的、当地人管它叫“德里斯”的草本科植物。

从清早行军，直至日落宿营，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是在白日行军中，曾见几伙阿拉伯人沿运河北岸向奥来斯山脉行走，阿尔迪冈上尉没有与他们打交道。

次日清晨，探险队朝奈夫塔方向行走，同昨天一样，空气依然沉闷。探险队已逐渐走出昨天走的那块荒凉的草原，来到一片绿洲的边缘。这片绿色的草原上长满了细茎针茅，也出现了蒿属植物，在其间还有一道道小溪蜿蜒流过，一片片补血草和牵牛科植物的蓝白色花鲜艳夺目，一丛丛洋槐林在远处耸立。

这片绿洲随处可见的动物是羚羊，它们飞快地从身边掠过，一眨眼功夫就消失不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猕猴、水牛、长角岩羊等。“切红心”与“争光”对此兴奋不已，特别是“切红心”，对不时跑过的猕猴狂吠不已。

在这一地区有着极其可怕的狮子，它们的袭击常令人不寒而栗，所幸的是，自运河开工以来，它们逐渐被驱赶到了阿尔及利亚边界。

又过了平安一夜，天刚一放亮，探险队又上路了，并依然向西南行军，在这天下午，探险队到达了奈夫塔。

德沙雷先生与阿尔迪冈上尉一致决定，探险队继续行军，不在奈夫塔停留休整，只是在那里度过下午的最后时刻和夜晚。这样，探险队自3月17日从加贝斯出发到4月3日这天到达奈夫塔，共行了190公里的路程，人马都不觉得疲乏。他们打算第二天就走完工程师规定的到达拉尔萨盐湖区剩下的那段距离。

无论从地区观点还是从土壤性质上来说，奈夫塔的植物与托泽尔的植物截然不同，还有奈夫塔的住宅形式属于卡斯巴式的布局，镇中居民很少，只有8,000多人。

探险队受到了法国人和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并且探险队成员大多住上了镇里最好的房子。这其中包含了奈夫塔人的一点私心。因为奈夫塔的经济会由于运河的开发而致繁荣，而且奈夫塔有可能变成新海岸边的一座城市。所以，奈夫塔居民才抑制不住地向承建撒哈拉海的法国公司的工程师们献殷勤。

虽然奈夫塔居民如此热心，但探险队也只能留住一晚，第二天又要登程上路。另外，阿尔迪冈上尉听说第二条运河的开通会极度刺激迈勒吉尔地区附近的居民，使阿尔迪冈不得不小心行事，且忧心忡忡。

第二天，探险队早早起床，收拾完毕，然后吃罢早饭又登上行程，那时天刚蒙蒙亮，探险队从奈夫塔到拉尔萨，已穿越了运河13公里。

一路上平安无事，当探险队到达盐湖运河的小湾处时，已经是晚上6点钟了。

拉尔萨盐湖

这一夜，探险队选沙丘脚下选为宿营地，这里像这样的沙丘有很多，但没有任何高大的植物，属于沙漠区域。

帐篷很快被支起来了，四轮马车上装满了奈夫塔的补给物，这些补物很充足，足够探险队用好多天。德沙雷先生还骑马沿拉尔萨兜了一圈，发现那里水草丰美，不像这里贫瘠荒凉。

第二天，德沙雷先生和阿尔迪冈上尉及维埃特中尉走在探险队前面，“切红心”却在他们前面东跑跑西窜窜，不时惊起一些不知名的野鸟从人们头顶掠过。探险队沿着盐湖凹地的堤岸走，这些堤岸很高，有点像加贝斯脊状隆起的外沿，水面不可能扩展并越过这些堤岸，所以杰里德南部是安全的，不必担心被大水淹没。

这也正是考察这段运河的目的所在，因为如果这儿的滨海地带抵挡不住新海之水的袭击，大水势必将漫过该地带，进而侵占临近地区。正是因为这样，探险队才沿盐湖地带一个接一个的沙丘底部向西行走，德沙雷先生认为最好的情况就是第一条运河从加贝斯湾引入拉尔萨的水，要安全装在规定的界限里。拉尔萨盆地的地表泛着刺眼的强光，那光酷似对折的银叶、水晶叶、樟脑叶，致使探险队成员必须戴墨镜来保护眼睛，以避免在撒哈拉炽热的太阳照耀下发生经常性的眼炎。尼科尔中士长甚至为他的老伙

计“争光”配了一副结实的圆形眼镜，可是当“争光”戴上这样的眼镜时，反而看不清前面的路了。

这儿的盐湖地带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在夏季，由于炎热的缘故，这些湖干涸了，但依然有一些水渗到沙子下面，而上面则隆起了一个个包包，就像一块布满田鼠窝的田野。在盐湖地带深处，工程师告诉两位军官盐湖红色石英沙是由硫酸盐所构成。另外还告诉两位军官，这里能提供丰富的石膏和盐。

这时，阿尔迪冈上尉发现有一支阿拉伯人的骑兵队正在穿越盐湖地带的盆地，可是在阿尔迪冈带人接近他们时，他们却飞快地策马逃走了。

他们在那儿还发现有一群羽毛红蓝的火烈鸟，那羽毛颜色有点像一种制服的颜色。“切红心”猛扑上去，却无论如何也撵不上这些善飞的禽类。

没撵上火烈鸟，却又惊起千万只杰里德地区的麻雀腾空而起，四散飞去。

在拉萨，探险队很快就找到了宿营地，但是，这要是在凹地中心地带则不能这么轻易找到。然而，当地中海的水被引过来以后，这个盐湖会完全泡在水里，只有迈勒吉尔那些高出海平面的地方，还会有部分露在外面。在拉萨像这样的绿洲一个接着一个，并且每个绿洲居住的人多少不等，在这些绿洲里，土壤极其肥沃，棕榈树和其他树种也为数不少。遗憾的是，这样的绿洲很快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些由砾石和沙子构成的荒漠。

但是也不能放弃对它的勘测。这儿的阳光特别毒辣，天空偏又少云，酷热无情地折磨着在沙丘上行走的探险队。这些无畏的探险队员最终适应了这烈日炎炎的气候，德沙

雷先生也由一个白皙的法国人变成了一个具有青铜色皮肤的非洲人。这边的危险地段在盐湖地带的“霍夫拉”，这个地段土层疏松、柔软，人走在上面有时会陷入流沙里面，确实危险万分。探险队员们小心地行走着。

“这儿确实需要小心，”德沙雷先生反复告诫说，“这儿跟突尼斯咸水湖那段运河一样。”“可实际上，鲁代尔先生在勘测拉拉萨和迈勒吉尔时已遇见了这种麻烦，难道你们没听说过他有时会陷进没至膝盖的盐沙里吗？……”上尉说道。

“确实如此，”德沙雷先生加以肯定，“这些低凹地布满了洞，而且洞相当深，有的连探测器也无法探测到底，所以常会发生一些意外事故，鲁代尔上尉在进行一项勘测时，就发生了一件一个骑兵和他的坐骑掉下洞的事故……”

“所以，我们要加倍小心，”上尉说道，“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我的人禁止离开沙丘，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如……，我还担心‘切红心’到处乱跑，万一……”

“要是发生那样的事，尼科尔会多么悲伤啊！”维埃特中尉说道。

“要是‘争光’发生意外的话，他定会痛不欲生。”

“还有，这两个动物之间有一种特殊感情。”工程师插嘴道。

“是很特殊，”中尉说道，“它们不像奥来斯特和皮拉德、尼苏和厄里亚尔、达蒙和皮西亚、阿希勒和巴特劳克勒是同类，而是两种不同的动物。”

“而您，可以做为一个单独体而加入到里面，我的中尉，”阿尔迪冈上尉提示道，“因为尼科尔中士长与‘争光’、‘切红心’已结成了牢不可分的整体，那么，您只有

作为一个单独体加入。”

由于盐湖地带土壤疏松情况确实像工程师所说的那样，因此探险队选择了穿越迈勒吉尔、拉尔萨和弗杰迪地区这一路径。

这一路径的选择便使探险队少走了许多路，而且这段路又比较好走，不用求助于杰里德地区的向导，自己就能够避开危险的沼泽地。

探险队自从从加贝斯动身起，还从未碰到过一个从比斯科拉到小沙洲湾载运物品进行贸易往来的卡非拉人，但是却碰见了一伙去奈夫塔、加夫萨、托泽尔和拉哈马等下突尼斯城市的驼队。阿尔迪冈上尉与他们进行了联系。情况是这样的：时间是在下午3点钟，阿尔迪冈上尉和他手下的北非骑兵依旧走在烈日炎炎之下，他们是朝着拉尔萨西端方向走，离拉尔萨西端已不算很远了，越往西地势越高，沙丘的立体感也越强。

走到高处，看到了西北更广阔的领域，盐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每一块砾石似乎都变成了闪光点。在左边，新开凿的第二运河把拉尔萨与迈勒吉尔连接起来。

工程师和两位军官从马上下来，把缰绳交给了身后的护卫。

时间不长，整个探险队都聚集在沙丘的平台上，这时，维埃特中尉伸手道：

“看，前面盐湖地区好像有一支队伍在活动……”

“真的，像是一支队伍……可又像一群野兽。”上尉说道。

“离这太远，一时看不清楚。”工程师说道。

是的，距他们大约有三四里的地方的上空尘土飞扬，

似乎有一些猛兽在向杰里德地方奔跑。

这时，“切红心”对着那个方向狂吠不止，它的主人尼科尔中士长喊道：

“快！‘切红心’快去看看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切红心”听到主人的命令，马上挺起身躯，抖着鬃毛就要窜出去。

“不要急，慢慢来。”中士长叫住了“切红心”，这团尘雾越来越近，但仍然很难看清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许是一支庞大的驼队，也有可能是躲避某种危险而穿越这一带的兽群。

烟雾更近了，但仍然无法看清，这时，突然从这团烟雾中传出几声爆炸声。

就在这时，“切红心”又狂吠起来。

“是枪声！”维埃特中尉喊道。

“一定是某个驼队正同大群野兽搏斗……”德沙雷说道。

“应该说是同抢劫者搏斗。”中尉分析道，“爆炸声有反应……”

“上马！”上尉简短地发出命令。

不一会儿，北非骑士就在两位军官的带领下冲到了拉尔萨岸边，向出事的地点扑去。

虽然把护送探险队的士兵轻率地投入这场真相不明的搏斗中，显得不够稳重，而且有着极大的危险性，但上至阿尔迪冈上尉，下至普通北非骑兵却不顾自身安危去抢救危难者，连“切红心”也挣脱了主人的掌握。阿尔迪冈上尉率领的北非骑兵离开了沙丘边缘，飞奔盐湖地区。

三四公里的路程对于这些训练有素的北非骑兵来说，

实在不算什么，十分钟的时间，救援者就冲到了出事地点。

阿尔迪冈上尉一看便知其中发生了什么事。

情况是这样的：一个由 20 人及 100 只骆驼组成的驼队，五天前从迈勒吉尔以北的泽里拜绿洲出发，沿托泽尔方向到达加贝斯。驼队在盐湖地段耽搁了一些时间。所以，他们加紧了行程，骆驼驮着成袋的椰枣走在前面，而多数人跟在后面驱赶着牲口。

在进入拉尔萨以前，驼队没发生任何事，就在驼队刚刚到达拉尔萨最西端，正要在一个资深的老向导的带领下穿越拉尔萨时，由一座沙丘后面转出 60 名骑马人，这伙人准备抢劫这支驼队。他们或许让牵骆驼的逃跑，也有可能屠杀他们，或把他们赶到杰里德几个遥远的绿洲，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人无法知道发动袭击的肇事者。

驼队的人进行了无谓的抵抗，他们用长枪、手枪来反抗抢劫者，但由于抢劫者人多，10 分钟后，卡非拉人失败逃去。

这就是不久前阿尔迪冈等人听到的爆炸声。就在这时，这些抢劫者也发现卡非拉人来了救援者。

趁此，阿尔迪冈上尉大喝一声：

“进攻！”

卡宾枪迅速从北非骑兵的背上转到手上、肩膀上，北非骑兵向抢劫者发动了进攻。

至于探险队的车队则被停在后面，待骑兵们解决了抢劫者，再回来接它。

抢劫者措手不及，另外，他们也没勇气和力量抵抗阿尔迪冈上尉所率领的训练有素的北非骑兵，他们在北非骑兵还没发动之前就仓皇向西北方向逃窜而去。

但为时已晚，近百余只枪已响起来，许多匪徒应声而倒，没冒什么危险就抓住了他们。

虽然战斗很快结束了，但尼科尔到处宣扬“切红心”经受了炮火的洗礼，只因为他看到了“切红心”的头在左右摆动，就下结论说是一颗子弹从它耳边穿过。阿尔迪冈没有让手下士兵追击逃跑的匪徒，因为这些匪徒骑着马疯狂地逃向一座郁郁葱葱的大山，很快便会消失，另外，这些匪徒一时半会不敢转回来，这些向东去拉尔斯的驼队不会再遇上他们。

卡非拉客商非常感谢阿尔迪冈等人，说要是没有他们的援助，骆驼及货物早已落入劫匪之手了。德沙雷先生向卡非拉人的首领询问事情的发生经过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受到伏击的。

“你们知不知道匪徒是些什么人？”上尉问道。

“我们的向导说他们是一伙图阿雷格人。”首领回答道。

“可是有人说图阿雷格人在杰里德东部，而非西部。”工程师说。

“只要有驼队，劫匪就少不了……”维埃特中尉道。

“也许这儿变为一片大海，才能免除这些罪恶的事情。”工程师又说道。

接着，阿尔迪冈上尉问卡非拉人首领，是否阿迪亚尔越狱一事已传开了。

“不错，上尉，这事已传播几天了……”

“有没有人看见他在拉尔萨或迈勒吉尔附近出现？”

“没人看见，上尉。”

“这次抢劫可不可能是他主使的？”

“这一点，我也不能确定，”向导说道，“我虽然认识

他，并能认出他，但……，也许这些匪徒过去听他指挥……真感谢你们，假如没有你们……”

“现在没事了，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赶路了……”工程师说道。

“我也这么认为，”首领说道，“这伙匪徒得三四天才能回到西部某个镇，而那时我们也到托泽尔了。”

就这样，卡非拉人头领把自己的驼队重新整理一番，除了几个轻伤的卡非拉人之外，驼队没有任何损失。卡非拉人在向阿尔迪冈等人表达了最后的谢意后，赶着骆驼重新登上了征程。

在驼队走远以后，德沙雷先生和两位军官聚在一起，他们需要讨论一下刚刚发生的事，他们对此很担心。德沙雷先生说道：

“看来，阿迪亚尔在这个地区。”

“这原也在我们意料之中，”上尉回答道，“真希望早日完成内海改造工程，这样才能把这些罪犯除掉。”

“遗憾的是，得要几年时间，加贝斯的水才能充满拉拉萨和迈勒吉尔……”中尉说道。

“没人知道。”工程师说道。

第二天夜里，探险队的营地没有受到图阿雷格人的袭击，他们也没在附近出现。

最后，探险队到达了联结两个盐湖的第二条运河的源头。

第二条运河

第二条运河连接着拉尔萨、迈勒吉尔和杰里德盐湖，其长度只有第一条运河的1/3。

同时，开凿第二条运河也不像开凿第一条运河那样费时、费力，施工也要在开凿第一条运河之后。

工程一旦确定，德沙雷先生也须绕盐湖兜一圈，他的考察工作也算完成了。

当探险队抵达拉尔萨的尽头时，德沙雷先生却发现这段地段竟没有公司从比斯克拉派来的工程师和工人。

“难道出什么事了？”这未免让人有点担心，这种担心特别是在图阿雷格人袭击驼队以后变得更加强烈。

“计划有所变动？工程师未能如期到达？还是……”

“这一段工程没结束吗？”阿尔迪冈上尉打断了德沙雷先生的沉思。

“哦，已经结束了，”工程师回答道，“根据实际上的情况，把挖掘初步定在了低于海拔的迈勒吉尔……”

“可您为什么对这里没人感到吃惊万分呢？”

“哦！是这样，在我看来，这里应该有许多监工派来欢迎我的人，他们没理由滞留在比斯克拉或迈勒吉尔。”

“但他们不在，您怎么看？”

“事实上，我也解释不了，”德沙雷先生说，“也有可能是运河发生了意外使他们一时走不开……”

“对，也许是这个原因。”阿尔迪冈上尉说道。

“没关系的，您察觉到了我的烦恼，并为我没等到我要等的人而感到忧虑，谢谢你，上尉。”

“当我们在为宿营做准备时，你可以在旁边继续思考。”

“好的。”工程师回答道。

尼科尔中士长被叫来了。他原领命带兵在运河的棕榈树里休息。树林旁绿草青青，一条小溪蜿蜒流过。

尼科尔中士长领命赶紧指挥北非骑兵搭建营房。

而工程师与两位军官，趁太阳还没落山之际，沿着运河北岸向上游走去。

这次徒步考察使工程师看到这个地方的河段已完全完成，并且处于完好状态。同时，连接拉尔萨与加贝斯湾两个盐湖的运河渠道的底部坡度也符合工程师的方案。

德沙雷先生和两位军官的徒步考察没超过1公里时，天已经快黑了，由于运河这一段荒无人烟，所以三人打消了继续前行的打算，向回去的路上走去。

尼科尔中士长成功地搭建起了一座帐篷，而弗朗索瓦也像往常一样正恭候在营房外准备伺候他们用餐。吃过晚饭，依然留了一个士兵在外巡夜，其余的人早早进帐篷休息去了。工程师与两位军官在饭前徒步考察时，三人均未发现有任何人，在他们眼中这儿只是一片荒凉，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当时有两个人躲在一丛沙丘角砾岩上浓密的茅草后面把三人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如果当时“切红心”在，它一定会发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努力使自己不暴露出来，他们眼看着工程师三人在岸边走来走去。当工程师三人返回营地时不久，也就是夜幕刚一降临，这两个人慢慢靠近

宿营地。

“切红心”及时发现了异常，并发出了犬吠声以示警，但中士长却制止了它的叫声，把它召回来睡在自己身边。

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个人藏在了树林边。直到8点钟，天完全黑了以后，这两个人才靠近宿营地，对这支停在第二条运河入口处的分队进行侦察，想看看这支分队的真实情况。

他们已从阿尔迪冈上尉和维埃特中尉身上得知这个分队属于北非骑兵部队，但他们不知这个分队有多少人，以及向迈勒吉尔押送什么物资，所以他们才冒险靠近部队。

营地察看清楚后，他们先是越过树林，在草地上爬行慢慢接近营地，他们看见了堆放探险物资及粮食的马车，继而又看见了草地上的马匹。

就在他们更接近营地时，“切红心”发觉了，并向他们狂吠起来，二人吓得向来的方向跑去，跑了一会儿，没发现有人来追，这两人放心起来。其中一个说：

“依我看，这伙肯定是阿尔迪冈率领的……”

“对！就是他把阿迪亚尔……”

“还有另一位军官是谁？”

“是他的中尉，我知道。”

“而他们也一定会认出你……”

“而你敢保证他们从来没见过你？”

“对，我敢保证。”

“很好，这样我们可以趁这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机会。”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帮助阿迪亚尔抓住这两个人。”

“放心吧，他们逃不了的。”

“可我们只看见他们中的三个人。”其中一个又说道。

“是呀，但从那个营地来看，他们的人不会多。”另一个回答道。

“那另外一个人是干什么的？……看样子他不像一个军官。”

“哦，他是那个可恶公司的可恶工程师，他们来这儿的目的是在运河注水之前考察一下，但是当他们看到盐湖……他们就知道……”

“他们再也不能水淹盐湖了，”这两个人中一个高喊起来，“他们的改造工程将泡汤了，他们再也不能……，而我们那几百个忠诚的图阿雷格人将会……”

“可是，如何保证他们能准时来？”

“藏非克绿洲离这儿只有 20 余里，再说……还有，这小分队如果在迈勒吉尔停下来或者我们想办法留住他们。”

“这好像不太可能……他们不可能到更远的地方去。假如他们停在盐湖地带不走，那他们就是自寻死路，那他们就会在大水来之前统统死去。快，哈里克，跟上。”

“好的，我跟上来了，索阿尔！”

这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配合阿迪亚尔从加贝斯监狱逃出的图阿雷格人哈里克，另一个则是匪首阿迪亚尔的弟弟索阿尔。他们两人边走边说，很快消失在迈勒吉尔方向。

第二天，太阳已升起一小时了，阿尔迪冈上尉才带领探险队出发。探险队依然走在运河陡峭的北岸上。

工程师的仆人弗朗索瓦先生，新近又刮过胡子，他仍同往常一样，走在分队中间。现在他与下士皮斯塔什一问一答地聊着天。

“喂！弗朗索瓦先生，还习惯吗？”皮斯塔什下士用习

惯的语调问道。

“还可以。”工程师的仆人用平静的语调回答道。

“对这次远行您有什么看法？”

“哦！我认为只不过是一场穿越一个稀奇地方的散步而已。”

“这个盐湖被水淹以后，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对，的确会发生变化的。”弗朗索瓦先生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那时，也许在我们走过的地方会有鱼在游来游去，或许还有船……”

“对，有鱼，而且什么样的都有，像鼠海豚、海豚、鲨鱼……”

“兴许还有鲸鱼……”皮斯塔什补充道。

“不，这儿不会有鲸鱼的，因为这儿的水不够深……”

“弗朗索瓦先生，据中士长说，拉尔萨的水有20米深，而迈勒吉尔的水有25米深呢！”

“可是并非每一处都这样，下土，像鲸这类水中的庞然大物，需要有足够的水，它们才能玩耍，才能自由地呼吸。”

“这要用很大力气吗，弗朗索瓦先生？”

“这要用一座高炉的鼓风机，或者是法国所有大教堂里的管风琴。”

看弗朗索瓦先生说得如此肯定，如此不容置疑，憨厚、忠诚的皮斯塔什信服了这个回答。

接着，弗朗索瓦先生边比划着边不停地说着：

“我现在好像看见了内海上的无数的轮船、帆船，它们从这个港口到那个港口。哦，对了，下土，您想知道我最

大的希望是什么吗？”

“想知道，您说是什么？弗朗索瓦先生……”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和工程师乘上新海上的第一艘船，游遍阿尔及利亚盐湖地区，我要看看这个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大海。”

而实际上，忠诚的弗朗索瓦先生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撒哈拉海缔造者的一分子。皮斯塔什与弗朗索瓦先生的谈话到此结束，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就应有一个完美的结束。

探险队仍以平时的速度，即每天行两段路，每一段7~8公里行军，德沙雷先生认为，按这样的速度很快就会到达第二条运河的终端。另外，探险队还可以采取从迈勒吉尔的北岸或南岸的路径行军，这不影响德沙雷先生勘察整个海的周边的计划。

运河的第一部分可以穿过这一路段到达著名的埃尔阿斯鲁杰与7~10米高的沙丘之间的小凹地。

在阿尔迪冈上尉的命令下，尼科尔中士长领着几名骑兵走在运河两岸的1至2公里前面，而探险队其他成员则按正常速度行进。这地区很荒凉，准确一点儿说，是最近才变得荒凉的。探险队完成了这天的勘察任务后，停在小盐湖尽头过夜。这地方真是荒凉极了，附近没有一块绿洲，只有沙子和砾石。幸亏探险队的粮草准备得很充足。

另外，这地方虽没有河流，但有一些细小的溪流和泉水在流淌，这多多少少给了探险队一些安慰。

夜里很静，一轮明月也早早地爬上了天空，照得营地四周亮如白昼，这样，无论是索阿尔，还是哈里克都不能在这附近现身。而他们也并没现身，他们正研究对付阿尔迪冈上尉等人的方案，其时探险队已进入阿尔及利亚盐湖

的较前部位。第二天，天刚明，探险队就上路了，德沙雷先生急急忙忙赶往这河的终端，因为迈勒吉尔盐湖水注入加贝斯湾的入河口就在那里。可是，依然没发现比斯卡拉方面的施工队，他们的未出现仍然是个难解的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工程师反复地想。等到了约定的地点却依然没发现任何等候他的人。

“一定是出了什么严重的事。”德沙雷先生肯定地说道。

“我猜也有可能。”阿尔迪冈上尉也说道。

“我们尽量今天到达迈勒吉尔。”为了节省时间，在午间休息时，大家既没卸车，也没摘下马鞍，匆匆进了点餐，就休息了。

虽然这样，探险队还是没见到任何人。但在下午4点钟时，探险队看见了环绕这边盐湖的高坡，在它右侧，距它大约有347公里处有一工程结尾留下的最后一个工地。而探险队所要找的高度标记就需从这个土地开始，穿过迈勒吉尔盐湖和它的入口——塞来姆盐湖。

情形也正如维埃特中尉所说的“一丝生命迹象都没有”。“切红心”跑在前面，尼科尔中士长骑着“争光”跟在后面。

此外，探险队的成员都在催马奔跑，他们飞一般地赶到了运河的入口，可呈现他们眼前的是被捣毁的工地，被填充的沟渠，还有被沙子阻塞的通道。水根本就不可能从这里注入到迈勒吉尔湖，这一切使德沙雷先生等人目瞪口呆。

在 347 公里处

347 公里处是指通向迈勒吉尔的第二条运河到达的地点，原来叫鲁代尔城，鲁代尔不但被用作运河终点的名字，还被用于待建的姆来耶或塞提尔的港口，但由于这个名字受到拉尔萨的批评，人们就把运河到迈勒吉尔的终点改为了 347 公里处。

但是，这最后一段运河却被破坏得体无完肤，在那百米宽的河道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实际情况也许不那么糟，兴许只是不太厚的边缘拦住了运河的端点，不用费多大力气就可以修复好。但在那个年月，即使德沙雷先生对此也一无所知。

德沙雷先生站在能够俯视运河与盐湖交界处的一块突出平台上，默默无语。阿尔迪冈上尉与维埃特中尉陪伴着他。德沙雷先生面对这破乱的运河，神情更是忧郁。

“德沙雷先生，这极有可能是游牧部落造成的，他们被他们的首领或图阿雷格人或来自迈勒吉尔绿洲的其他人煽动，聚众破坏这一最后运河地段，……我看这必须派马哥占人来看守，防止他们再次破坏。”

阿尔迪冈上尉话中的马哥占人，是非洲正规军的后备役，他们与北非骑兵负责内部治安和处理突发事务，他们那些有头脑和富正义感的人组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不能站在自己部落边。他们的标志是蓝色的呢斗篷，而

酋长不同，用棕色斗篷做标志。有时，在杰里德地区的一些大镇上便可以看见他们。但是在这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工程期间工程队从这一地带转移到那一地带，同时也为了防止对内海改造工程抱敌对态度的当地人有可能发动的暴乱。所以应采取及时有效的打击以及严密的监视，否则这些破坏分子还会对新运河搞进一步的破坏行动，也许刚刚发出的破坏事件，还有可能在别处发生。

德沙雷先生与两位军官正在讨论他们眼下最急于做什么，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先把北方施工队的成员找回来，这样可以及时修补一些被破坏的运河，使受损害程度降低到最低点。阿尔迪冈上尉和维埃特中尉看出德沙雷先生越来越为这些失了踪的工人担心。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护他们？”阿尔迪冈上尉说，“单凭我们这些北非骑兵显然不行。试想一下，我们成功地找到了他们，并为保护他们而去对抗人数众多的匪徒……”

“所以，我们需要援军，我们要找到最后的地方……”中尉说道。

“最近的地方，对，是比斯克拉。”上尉说道。

比斯克拉城属于君士坦丁省，位于迈勒吉尔西北部，大沙漠和济班平原的入口处，是撒哈拉前沿，它是一个很大的城堡，拥有几千居民和一个驻军。如果它愿意的话，它能提供几倍于阿尔迪冈所率领的北非骑兵的部队，甚至有能力强保护那些工人。而且去比斯克拉比去托泽尔要近得多，与到奈夫塔同等距离，即使托泽尔和奈夫塔也只能提供同比斯克拉同样多的增援部队。

“唉！即使工程恢复了，如果没有人来保护它们，又有什么用呢？可毕竟得先恢复这些工程，这些工人能逃到什

么地方？”德沙雷先生说道。

“这也正是我们要知道的，”中尉说道，“可是没人告诉我们，我们不如再找几个当地人，看他们是否愿意……”

“对，我们不应该再在这里勘测了，是去比斯卡拉，还是返回加贝斯？”德沙雷先生显出茫然的神情，他想在最后一时间内，应该找到那些失了踪的工人修复运河，采取措施，使运河不再遭受新的打击，然而在找到这些工人以前，又该如何处理此事呢？

另外，引起各游牧部落及当地土著人对运河的破坏，是基于对淹没阿尔及利亚盐湖的强烈不满，不满情绪进一步发展将有可能引起杰里德地区全部落的群起暴动，那样的话，在迈勒吉尔与加贝斯之间就没有安全可言。

“总之，”上尉说道，“为了大局着想，我们今天暂住在这里，明天早上出发。”

探险队在走完这一天的路程后，已身心疲惫，巴不得早点休息。他们把马放在绿洲的牧场上，并安排好巡夜人。虽然左莱阿绿洲及其附近荒无人烟，探险队也没有放松警惕。

就在德沙雷先生和两位军官谈论问题的时候，尼科尔中士长和两个北非骑兵领着“切红心”在草原上溜达，“切红心”东跑跑，西嗅嗅，并不时用鼻子到草下面搜寻着，突然它停下来，并昂起头。

是什么使“切红心”受惊停了下来？是野兽吗？

尼科尔猜测着，但最终弄明了“切红心”停下来的原因。

“有人！”中士长说道，“让我们看看是谁！”

“切红心”就要扑过去，尼科尔忙把它叫住，他怕把来

人吓跑，再者说，这人已经听到了狗叫声，但并没有想躲起来的意思。

尼科尔很快选择了最佳位置，只见一个阿拉伯男人在林间左顾右盼，并没掩饰身形，当他看见尼科尔等人时，径直朝他们走来。

待到跟前，才发现他是个土著人，约有30余岁，样子很像从阿尔及利亚招募的工人。尼科尔猜想这个人一定会对上尉大有用处，所以他决定把这个土著人带到上尉那儿，那土著人问尼科尔：

“这里有法国人吗？”

“有……一个北非骑兵队。”中士长回答道。

“那么，带我去见你们长官。”这个土著人说。

尼科尔率先回到探险队宿营的树林边，两个北非骑兵与土著人跟在后面。一路上，土著人很安定，没有显出逃跑的意思。

中士长在穿越一棵树时，正好被维埃特中尉瞧见，中尉大喊道：

“怎么？抓住一个！”

“哦！走运的中士长抓到一个……”上尉也说道。

“太好了，兴许这个人会给我们带来……”工程师欣喜地说。

时间不长，这个土著人便被带到了德沙雷先生面前，北非骑兵也围了上来。

这时，尼科尔中士长向众人讲述了发现这个阿拉伯人的过程，他没有如实地讲，而是添加了一些虚构成分，并说是他怀疑这个土著人才将其带回的。而阿尔迪冈上尉却用法语直接问这个阿拉伯人：

“你是什么人？”

这个阿拉伯人居然用标准的法语回答道。

“托泽尔居民。”

“你叫什么？”

“梅扎奇。”

“你从哪儿来？”

“从埃及泽里拜那边。”

埃及泽里拜是阿尔及利亚一块绿洲的名称。

“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你是公司的工人？”德沙雷先生冲口问道。

“不错，曾经是，而且我一直在守护着工程。所以工头普安塔也让我与他一起看护工程。”

普安塔是附属法国公司的桥梁公路工程局的领导人，也是德沙雷久盼不到的比斯卡拉施工队的领头人。德沙雷先生终于知道了该施工队的消息了。

这个土著人继续说道：

“我知道您，工程师先生，我在这一地区见过您已多次。”

这个阿拉伯人完全值得信任。他是法国海外公司在挖掘拉尔萨与迈勒吉尔之间那段运河所招聘的许多阿拉伯人中的一个。他体格雄壮，态度温和。

“你那些工友现在又在哪里呢？”工程师问道。

“在那边，泽里拜方向，”梅扎奇边说边用手指向北方，“在基泽普绿洲有百人左右……”

“他们怎么在那呢？难道他们受到了匪徒的攻击吗？”

“对，他们受到一伙柏柏尔族的强盗袭击……”

柏柏尔族人是指那些柏柏尔人或具有柏柏尔血统的人，他们主要居住在伊夏姆，是一个部落众多的民族，他们常年与阿拉伯人争斗，与阿尔及利亚的夏姆巴人更是势同水火。

这个土著人向德沙雷先生等人讲述了8天前发生在工地上的事情：

几百个游牧人在他们头领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扑向工地上的工人。这些游牧人之所以同仇共敌，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将在内海改造这一历史巨变中变得荡然无存。所以他们才一致决定捣毁小沙洲湾的运河。普安塔的施工队怎能抵挡住这来如猛虎的进攻，不久就被击溃了。他们只有去杰里德北部才能保全性命，他们选择了泽里拜方向为逃生方向，在这些工人逃离后，这些游牧人纵火烧了土地，并用沙子堵住了水渠，然后他们也迅速地离去。很明显，如果不对拉尔萨与迈勒吉尔之间的第二运河加以警戒的话，它也有可能遭到诸如此类的破坏。

阿拉伯人结束了他的讲述。德沙雷说：

“的确如此，等工程恢复的时候，必须派人加以保卫，才能确保工程的安全。”

这时，阿尔迪冈上尉向这个当地人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这伙强盗有多少人？”

“顶多500人。”阿拉伯人肯定地说道。

“他们最后向哪个方向撤退？”

“南方。”阿拉伯人简短地说道。

“他们之中有没有图阿雷格人？”

“没有，他们全是柏柏尔人。”

“听没听说图阿雷格人的首领阿迪亚尔回到家乡？”

“这不可能，”梅扎奇回答道，“他已于三个月前被政府抓住关在加贝斯监狱了。”

从问话中，阿尔迪冈上尉了解到这个阿拉伯人根本就不知道阿迪亚尔越狱一事。他只知道有关普安塔工人的事情。于是只好问他这方面的问题。梅扎奇再一次答道：

“我们逃到杰里德北部地区，是往泽里拜……”

“普安塔也在那儿吗？”工程师问。

“对，他也在那儿，”梅扎奇答道，“其他的工头也在那儿。”

“具体地点。”

“在基泽普绿洲……”

“距这儿多远？”

“距迈勒吉尔 20 公里。”

“你马上回去告诉他们，说有一伙北非骑兵在古莱阿工地等他们。”上尉说道。

“可以是可以，但假如我一个人回去，普安塔会拿不定主意……”梅扎奇回答。

“待我们商量一下。”上尉说。

他命令这个阿拉伯人去用饭，上尉已看出这个土著人又饥又渴，德沙雷先生与两位军官正在商议如何处理眼前事宜。

从刚才交谈中，可以得知这个叫梅扎奇的阿拉伯人既认识普安塔，又认识德沙雷先生，肯定是个运河工程处的工人。

然而，眼下最急于解决的是尽快找到普安塔，并把这两个探险队结合起来，好加以保护，另外，也需尽快请求比斯克拉驻军派出增援部队，以便于运河早点恢复动工。

“我们只能盼望大水早日淹没盐湖地带，这里才会没有可怕的事发生，但在这之前必须把那些离去的工人找回来。”德沙雷先生说。

以上这些就是德沙雷先生和阿尔迪冈上尉及维埃特中尉所作的针对目前形势的措施。

从梅扎奇那儿知道柏柏尔匪徒已向西南方向撤退，所以迈勒吉尔西部即 347 公里处暂时是安全的，探险队准备在那儿搭建一个工地等待那些离去的工人返回。另一方面，由维埃特中尉、尼科尔中士长率领北非骑兵跟随梅扎奇到基泽普绿洲去接普安塔及那些工人。维埃特中尉准备第二天天刚发亮就率队出发，他打算上午就抵达绿洲，下午往回返，天黑前就可以返回工地。按计划让普安塔骑马回工地。而那些工人徒步往回走，估计 48 小时也能返回工地。这样，对迈勒吉尔周围的勘测只能待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再行。

梅扎奇对这些安排非常满意，特别是对派遣维埃特中尉和一些北非骑兵去接那些工人的措施更是极力赞同，他保证，那些工人会毫不犹豫地返回工地。

12 小时远足

第二天十分闷热，这极有可能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杰里德地区经常有这样的暴风雨天气，但维埃特中尉还是率领着北非骑兵在清晨 7 点就上路了。不言而喻，中士长骑着“争光”，“切红心”在马旁边跑。出发时，这些北非骑兵只拿了当天的粮食，但这足以保证他们来往基泽普绿洲一次了。

在维埃特中尉去基泽普绿洲期间，工程师、阿尔迪冈上尉、皮斯塔什下士及弗朗索瓦先生共同搭建了一座营地。除他们之外，还有几个北非骑兵没有随维埃特中尉去基泽普绿洲。从工地到基泽普绿洲的路程包括在 347 公里处与基泽普之间，全路程不足 20 公里，用不着快马加鞭，半天就可走完这段距离，还可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休息，并且在天黑之前，骑兵队和这些工人的头领普安塔便可返回工地。当地人梅扎奇也骑上了一匹马，从那娴熟的动作可知他是名骑马好手，他与中尉及中士长走在一起。过了绿洲，梅扎奇领着骑兵队向东北方向走去。此时正处于阿尔及利亚的干旱期，所以偌大的平原上只有一些细长的小树，还有几撮淡黄色植物。也有几条小溪蜿蜒流过，伸向远方。这里也没有去往撒哈拉边区城市（如瓦尔格拉或文尔特）的驼队。在这里任何反刍动物也不会跳入干涸的河里，而“切红心”却偏偏跳入水里，弄得全身都温漉漉的，而它的

老朋友“争光”却对它这行为感到很有趣。

梅扎奇领救援队走的是河的左岸，他是这样对众人说的：

“是的，我们可沿着河直接到基泽普绿洲，这条河从绿洲的中间……”

“基泽普绿洲上有居民吗？”

“没有，”梅扎奇答道，“强盗把工地上的东西一扫而光，我们是从泽里拜带去的食物……”

“这样看来，你们的队长普安塔随时在等待返回工地和工程师见面……”

“可以这么说，”这个土著人回答道，“我此行的目的，也是看那伙强盗是否离开了工地……”

“这么说，我们一定能在基泽普绿洲找到他们？”

“完全正确，因为我们已定好在那里会面……要是加紧行程的话，两个小时后……”

在这烈日炎炎下加紧赶路是不现实的。即使用不快不慢的速度行军，中午之前也能到达绿洲。中间休息二小时，在天黑前还能返回工地。

天越来越热，似乎太阳把它所有的能量都释放出来了，人们吸进肺里的好像是一团火。

“好热啊！我都快受不了！中尉，”中士长喊道，“是不是非洲里最热的天气？真让人受不了，我们能不能也像“切红心”一样，把舌头伸出来，多少也能解决点问题，你们说是不是？”

“你试一试吧，中士长，”中尉禁不住笑道，“只有你才能学得来。”

“可是我现在不热了，”中士长反击回去。“你是不是还

热……有一场雨就好了。”

“是的，”中尉也说道，“如果来一场暴雨，一切都会改观。”

“我也这么认为。”土著人响应着，虽然他对这样的气候已习以为常。

他又接着说道：

“我们可以加快赶到基泽普，在那儿也许可避过这场暴风雨……”

“正应如此，”维埃特中尉说，“乌云已开始向北涌去，现在这儿一丝风都没有了。”

“哎，我的中尉，”中士长说，“你可知道这儿的云起云涌是不需要风的，它们自己会走，就像从马赛到突尼斯的大客轮。”

即使天气还是那样酷热难当，也尽管士兵都很疲劳，维埃特中尉还是加紧了行程。他希望尽快结束这 20 公里的行程。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赶到基泽普绿洲，在那里避过这场暴风雨。再休息一二个小时，在酷热过去后，他们又将重新上路，赶回宿营地。然而北非骑兵的马却在这炎热的天气下没能坚持多久，它们跑着跑着放慢了脚力。但维埃特中尉依然要求骑兵们加紧行程，他要在乌云到达绿洲之前赶到基泽普绿洲。

梅扎奇领着北非骑兵奔驰在荒无人烟的平原上。

“哎！梅扎奇，”中士长叫道，“怎么还不到那基泽普绿洲？难道走过了头，还是走错了方向？”

“真的，你有没有搞错方向？”维埃特中尉问梅扎奇。

“没有，”梅扎奇肯定地说道，“这条路我记得很清楚，只要沿着那条河就能……”

“可是这一马平川，我们为什么看不见？……”中尉又说道。

“那边就是。”这个土著人指向远处。

在中士长看来，那边只有一些小树丛，这也是他们进入绿洲所看到的惟一的树。此时北非骑兵们的马已疲惫不堪了，连尼科尔中士长的老伙计“争光”也只能慢慢行走了。

所以，当中尉等人赶到阿拉伯人所指的地方时，已接近中午了。

可令人惊奇的是，在小分队到达这里的时候，却不见普安塔和他的工人。按道理，这些人应该在这儿等他们的探路员梅扎奇。

“他们难道已不在这了？”这个土著人装作惊讶。

“怎么他们不在这儿？”中尉问道。

“我也不清楚，”这个阿拉人说道，“我走之前，他们还在这里……也许是因为害怕这些暴风雨，躲到绿洲深处去了，没关系，我可以找到他们。”

“等一等，中尉，”中士长说，“先休息一会儿再说吧！”

“住嘴！”中尉喝道。

小分队还是暂停前进了。在离他们百米距离处，有一块由高大的棕榈树围成的空地，骑士们就把马放在了这块空地上。在空地旁边还有一条流向泽里拜的小河。骑兵们把自己的坐骑料理完后，把应在泽里拜吃的食物拿出来吃掉。

就在骑兵们用饭的时候，梅扎奇来到河的右岸，尼科尔中士长远跟着他。他们正在等普安塔带队返回。

“你保证是在这儿离开他们的吗？”

“我保证，”梅扎奇说道，“我们已经在这呆了几天了，难道他们返回泽里拜了？”

“可恶！”中士长骂道，“也许我们该去那儿。”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应先返回营地，这样也好叫中尉放心。……走，我们吃饭去，吃完后，再到附近转悠转悠，看能否……”

接着，他转身对狗说：

“切红心！嗅嗅看！”

听到主人招呼，“切红心”晃了晃脑袋，看能否……

“切红心”只是来回走了走，显然没发现什么迹象。接着，又打了个含义深刻的呵欠。中士长知道“切红心”饿了，说道：

“哦！我明白，你现在非常饿，可以吃下一大块……，你知道吗？我也饿极了，可以一口吞下一大块……真是奇怪，要是这儿有人宿过营，‘切红心’怎么会嗅不出来？”

中士长与这个阿拉伯人走下堤岸，回到休息的地方，中尉了解他们之间的谈话，并没多大反应。

“你是不是敢肯定你没有领错路？”中士长问。

“当然，因为我就是从这去的 347 公里处，回来时走的是同一条路。”

“这里一定是基泽普绿洲吗？”

“是，绝对是，”梅扎奇肯定地说，“沿着流向迈勒吉尔的河，我不会领错……”

“那怎不见你们那些工友呢？”

“也许在绿洲的另一块地方。也许他们返回泽里拜了。”

“那好，只要一个钟头，我们就可跑遍绿洲。”中尉决断道。

梅扎奇走到河边一僻静处坐下来，拿出食物吃了起来。

而中尉和中士长则靠在一棵椰树下一起吃饭，“切红心”蹲在一旁等候主人仍给他食物吃。

“真是奇怪！”中士长边吃边念道着，“不见人，也看不到任何痕迹。”

“‘切红心’也没发现一点迹象？”中尉问。

“没发现。”

“中士长，你是不是有点怀疑这个阿拉伯人？有证据吗？”

“说实话，我是有点怀疑他。中尉你说说看，我们既不知他从何而来，又不知他是谁，这一切的情况都是他说的。我虽然怀疑他，却找不到他骗我们的证据。况且我也想不出他骗了我们有什么好处，他把我们带到基泽普的目的是什么？……普安塔和他的工人不在这儿，他又能怎么说？……”

维埃特中尉也觉得尼科尔的话有一定道理。就在发现基泽普这个绿洲荒无人烟，而梅扎奇却说有那么多工人聚集在这里时，维埃特中尉就觉得有些奇怪。继而他又怀疑道：既然梅扎奇与普安塔约好在这里见面，为什么不见普安塔露面？如果普安塔真的在这里，他怎么不出来欢迎他的北非骑兵呢？他本该老远就能够看见我们的。如果他们真的返回了泽里拜，那应不应该去泽里拜找他们呢？最后，中尉决定，不管情况如何，不管能否找到普安塔他们，天黑前他都要率兵返回工地。

尼科尔与维埃特中尉吃罢午饭，又稍歇息一会儿，时间已将近2点了，此时天空云已四散开来。中尉对梅扎奇说道：

“在返回工地之前，我要再巡察一遍绿洲，你来给我们领路。”

“好的，我听您的吩咐。”阿拉伯人回答道。

“中士长，叫上两个骑兵跟我们一齐去，剩下的原地等候……”

“好的，中尉。”尼科尔中士长说完，叫过来两个骑兵。

“切红心”也颠颠地跟在主人后边。

梅扎奇领着中尉、中士长及两个北非骑兵沿着河左岸方向行去，这样可以使整个绿洲都处在视野范围内。绿洲面积只有20余公顷，所以说一小时足以巡个遍。走了大约有半小时左右，天上翻滚的涡状云已迅速从远方冲到了头顶。在更远处，暴风雨低沉的嘈杂声已清晰地传了过来，闪电也不时划破浓厚的乌云。小分队来到这块绿洲的边缘，呈现在维埃特中尉等人面前的是一望无垠、寂静而荒凉的草原。据梅扎奇推断，普安塔如果离开了这片绿洲，已经去往泽里拜或奈夫塔了。但小分队的搜寻仍没结束，他们回头向河那边继续搜寻。小分队进入了一片树林，寻找了半天，仍没发现营地的踪迹。大家又回过头来问这个领路的阿拉伯人。

“他们是在这里……真的，普安塔还……他们去那边了。”

“说！他们能去哪儿？”维埃特中尉问道。

“可能返回工地了吧？”

“可为什么我们来时没碰见他们？”

“也许他们没顺着河走……”

“他们怎么会走另一条路？”

这个阿拉伯人闭口不言了。

当中尉等几人回到其他士兵休息的地方时，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这期间“切红心”没发现任何令它兴奋的痕迹。

因此，中士长再也抑制不住对梅扎奇怀疑的念头了，他来到梅扎奇面前：

“喂，阿拉伯人，你究竟要把我们领到哪里去？”

相反，梅扎奇面对中士长的夺人目光，并没低下头，而是轻蔑地耸耸肩膀，气得中士长就要扑上前去卡住这个阿拉伯人的喉咙，维埃特中尉忙上前拉住了他。

“镇静，中士长，”中尉说道，“我们把梅扎奇带回古莱阿。让他在我俩中间……”

“我知道。”梅扎奇气冲冲地说道。他似乎要愤怒，然而随即又恢复了常态。

这时马也吃饱了，骑士们又把马牵到河边，让它们喝足了水，这样小分队就可以在天黑之前赶回古莱阿了。

救援队返回了，中尉与中士长走在一起，那个阿拉伯人被安排在两个北非骑兵中间走，并时刻受到全队的监视，现在大家都对他产生了怀疑，并一致决定既然找不到普安塔和那些失踪的工人，就应快速回工地，会合工程师和上尉，去继续他们勘测运河的任务。

小分队快马加鞭，乌云越来越厚，已从那个地平线。迅速地移至这个地平线。闪电加剧了划破力度，一下子从厚厚的乌云后闪射出来。可怕的雷声轰轰作响，空气闷热难耐，几乎喘不过不来气，吸进去的也只是火热的空气。

即使天气这样糟糕，维埃特中尉还是一心想往回赶。他只担心雷雨会引起威力更大的狂风，风雨交加，在这荒凉的干旱平原上，上哪去逃避这可怕的暴风呢？

所以，只有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到达工地。然而，骑士们的马已不堪忍受了，它们不肯再往前走了，它们的蹄子宛如被一道道绳索缚住，再也不肯动弹一下。连尼科尔的老伙计“争光”也精疲力竭了，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

但是，在维埃特中尉的鼓励下，骑兵们奋力赶路，在下午6点钟左右时，小分队已走过大半路途，离古莱阿绿洲也就是几里之遥了，就连绿洲的树木也越发清晰了，如果小分队再能坚持赶路，1小时左右，准能到达那里。

“加油！伙伴们！再加把劲就到了！”维埃特中尉还在不住地鼓气。

然而，在这等暴虐的天气下，骑士们已无能为力了，并且有的已落在了后面，为了不把他们扔下，队伍不得不停止下来。

维埃特中尉此时最希望雷雨再迟些来，哪怕打更响的雷和更亮的闪电，最好起些风，把空气变得清爽些，现在人人都感到窒息，肺在这样的条件下运转十分困难。维埃特中尉盼望的风终于来临了。它起势就很迅猛，也许是因为空气的高电压促成了它狂暴的气势，空气中又聚集了大量的正电荷和电子，使风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高度旋转，形成了巨大的无法抗拒的吸力，尘土、飞鸟都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漩涡，无助地被风越卷越高。

小分队也遭到了龙卷风的袭击，所有人都被掀翻在地，彼此之间谁也看不见谁，只能听到对方的呼叫声。龙卷风卷走了所能卷的一切，向杰里德南部迅速离去。维埃特中尉连人带马被推到盐湖，这下又使他远离了营地，在这危急关头，大雨倾盆而下，才使旋风迅速地离去了。

现在的情形是小分队已溃不成军。最糟的是中尉并不认为古莱阿绿洲在一公里多一点的东南方。

最后，待恢复镇定后，经过反复呼唤，失散的人马又聚在一起，这时，中士长突然喊道：

“那个土著人呢？”

两个负责看守梅扎奇的骑兵面面相觑，在龙卷风来临之际，他们被刮得难以睁眼，所以也不知这个阿拉伯人去哪了。

“这个混蛋……他逃走了！”中士长说道，“我们上当了，而他又把我们的马给带走了，这个可恶的阿拉伯人！”

维埃特中尉站在那儿，一声没吭。

就在龙卷风来临的时候，中士长当时正准备把梅扎奇抓起来的同时，“切红心”窜了出去，接着便消失在盐湖的方向。当时尼科尔连忙召唤“切红心”。

可“切红心”连头也没回就远去了。

现在，也只能靠“切红心”抓到那个阿伯人了，已不能再借助于“争光”了，“争光”也同别的马一样，累得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这时，维埃特中尉想到的却是：工地是否真的发生了意外？有什么危险在威胁着上尉和工程师等人？现在是不是已经迟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个阿拉伯人会逃走，这一逃走使假想都已变得合情入理，这个可怕的奸细。

“快，马上回工地！”中尉果断命令道。

此时，雨还在不停地下，地面也变得泥泞不堪，且被冲出了许多宽宽的水沟。太阳虽没完全沉下去，但已看不清绿洲的方向了，没有任何火标标明宿营地的方位。

也正是考虑到这点，德沙雷先生才准备了大批的枯木，虽然在这有风和雨的天气，柴火还是燃烧了起来，其亮度可传至1里左右。

尼科尔中士长看出了维埃特中尉的担心，他表示愿意和中尉一同分担，而中尉却说道：

“只希望我们还来得及。”

然而，糟糕的是，他们走错了方向，小分队必须沿着盐湖的北岸向东走才能到达宿营地。而小分队却向西走。这样当小分队到达迈勒吉尔时，时间已8点多了。

终于他们找到了那片空地，却发现那里既没有四轮马车，也没有帐篷。

德沙雷先生、阿尔迪冈上尉，以及那几个北非骑兵也都不在。

大家高声呼唤、鸣枪，还燃烧起了许多火把。

很显然，宿营地遭到了袭击，而梅扎奇正是为了这次袭击，才把维埃特中尉和大部分北非骑兵引到基泽普方向。

显而易见，这个所谓叫梅扎奇的阿拉伯人是不会回宿营地的。而尼科尔中士长的“切红心”也不见踪影了。

发生了什么

在维埃特中尉领兵赶往基泽普绿洲时，阿尔迪冈上尉和工程师派两名驾车手去托泽尔送信。这两个驭手是两个突尼斯人，他们对道路特别熟悉，并常与驼队的人打交道，是值得信赖的人。他们天刚亮，就骑马上路了，并很快到达了托泽尔。按照吩咐，他们把工程师的信交给一名法国海外公司的高级人员，把阿尔迪冈上尉的信交给托泽尔军事司令。托泽尔方面保证，食物几天之后运到迈勒吉尔。

而在宿营地，在吃过早饭后，工程师对上尉说道：

“上尉先生，我们带着皮斯塔什下士、弗朗索瓦先生等下去检查一下运河，我想对这段运河加深了解，也好及时进行补救。”

同时，为了看看运河的堵塞情况，德沙雷先生巡视了这段运河的整个面积。

看后，他对阿尔迪冈上尉说道：

“从这运河堵塞情况看，那伙匪徒一定人数众多，普安塔一伙当然抵挡不住……”

“但是，这些匪徒是阿拉伯人也好，图阿雷格人也好，还是其他人，他们把工人赶走，是如何捣毁这地点的工程？又是如何把那么多的建筑材料抛到河床里的呢？即使能做到的话，也需要很长时间，并不像梅扎奇所说的那样。”

“他们不用挖，只需填埋或让陡峭的河岸倒塌在河床里。”工程师说道。

“即便这样，也需几天才能完成。”阿尔迪冈上尉坚持道。

“我也这么认为，”继而，德沙雷先生说道，“在我看来，只需15天就可把运河修复好。”

“这是最好的情况，”上尉说道，“但还有一事，那就是破坏工程的事既然能在这儿发生，那同样在迈勒吉尔大盐湖和其他各段运河也会发生。尤其是那些游牧民族受其首领的煽动会做出更为严重的对运河有损的事。我们应该通知那些周边军队，如比斯卡拉的、奈夫塔的、托泽尔的做好防护工作，使运河免遭新的袭击。总而言之，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让阿尔及利亚总督和驻突尼斯的司令官了解一下形势，他们才好做防护准备工作。”

德沙雷先生和阿尔迪冈上尉等人在巡查完运河后，返回到宿营地，他们目前要做的惟一事情就是等维埃特中尉领着那些工人返回。在目前的情况下，探险队还需要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是粮食问题，虽然探险队储备的粮食足够吃上好多天的了。

但是，如果维埃特中尉带回那些离去的工人，那么粮食问题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阿尔迪冈上尉在那封给托泽尔司令官的信中要求提供短期内所需的粮食及生活用品。大家不会忘记，在维埃特中尉出发的那天早晨，天就十分阴沉，特别是北方天空乌云密布，似在酝酿着一场特大的暴风雨。

“今天一定有场雷雨，而且这将是一场很大的暴风雨，电闪雷鸣的那种。”

“你怎么知道？”皮斯塔什不解地问。

“因为我今天早晨刮胡子时，我的胡子都立了起来，而且胡子还特别硬，使我不得不刮了两三遍，另外，叫人奇怪的是，我每一根胡子都冒了火花……”

“真有这回事？”下士问，“其实不应该怀疑弗朗索瓦先生这样的人说的话。”

由于天气太热，所以在吃过午饭后，德沙雷先生和阿尔迪冈上尉商量决定延长午休时间，他们呆在帐篷里没有出去，即使这样，他们还是热得汗流浹背。

但这并没有给工程师和上尉添加太多的烦恼，因为这一地带还没下雨。只看得见东北部上空乌云翻滚，电闪雷鸣，而基泽普绿洲恰恰在东北方向，所以无论是阿尔迪冈上尉，还是德沙雷先生都认为维埃特中尉明天才会返回宿营地。

“维埃特中尉今晚恐怕不会回来了，”上尉说道，“如果维埃特中尉他们2点往回返的话，那他们也许才看到绿洲。”

“像这样的天气，维埃特中尉完全有理由晚一天回来，但我担心的是，他们有可能在那偌大的平原找不到一处可以避风雨的地方……”德沙雷先说道。

“我也有这种预感。”阿尔迪冈上尉点头说道。

下午在等待中过去了，不见维埃特中尉带队回来。这时，乌云也慢慢向这边移来，闪电不时出现在绿洲上空，随后，绿洲上下起了雷雨，但不久乌云又向盐湖方向涌去。德沙雷先生、阿尔迪冈上尉、皮斯塔什下士及两个北非骑兵来到绿洲边缘，

他们希望在此能接到中尉和他的士兵。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努力向远处看去，都不见小分队出现。

“不用再等了，他们一定不会回来。”上尉说道。

“我也是这么看的，上尉，即使不下雨了，天也黑了，他们看不清道路……”

“维埃特中尉遇事很冷静，大家不要担心了，我们回去吧，雨马上就要下来了。”上尉说道。

就在这五个人刚走出不远，下土皮斯塔什突然停住了：

“上尉！你们听……”

所有人都转回身去。

“我好像听到了‘切红心’的叫声。”

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听，可什么声音都没有。皮斯塔什一定是听错了。

因此，阿尔迪冈上尉等人又往回走，他们穿过被狂风吹弯了树的绿洲，回到帐篷里。

就在他们回到帐篷不久，暴雨就降临在这片绿洲上了。

当时正好是6点钟，上尉为过夜做准备，他哪里知道，今夜是他们离开加贝斯后最危险的一夜。工程师和上尉心下以为，维埃特中尉之所以没能如期返回，也定是因为这场罕见的暴风雨。虽然这样想，他们还是不禁为维埃特等人深感担忧和不安。假设梅扎奇是普安塔手下的冒牌工人，假设他是内海改造的狂热反对者，他们为什么没对他产生怀疑。

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杰里德地区游牧部落对撒哈拉海的激进态度，一次针对运河工程的袭击不是发生了吗？那一部分匪徒如果在北部，依靠他们人多的优势是能打败维埃特中尉的小分队的。这些想法时不时地涌现在

工程师和上尉的脑海里，使他们越发为维埃特中尉和他的小分队担心。他们万万没想到受到威胁的不是中尉等人而是他们自己。

大雨也下了将近半个小时了，不仅没减弱，反而愈下愈大。绿洲上不少的树遭到了雷电的袭击，就连帐篷都差一点做了雷电的牺牲品，大雨如注，绿洲已变成絮状沼泽地。

再也不能出去了。

幸亏马及时地避到一棵能抗飓风的大树下面，才经受住这场暴风雨的袭击。

而那些骡子却没那么幸运，它们被这雷声吓得惊慌失措，没命地逃出绿洲。

阿尔迪冈上尉闻报后，当即下令：

“无论如何都要把它们抓回来……”

“那两个驾车人去抓它们了。”皮斯塔什告诉上尉。

“再去两个帮助它们。”上尉命令道：“如果不在它们逃出绿洲之前抓住它们，到了平原就不易抓到了。”尽管外面狂风肆虐，两个北非骑兵还是冲出帐篷，向骡子逃走的方向追去。

令人欣慰的是，狂风在突然间却缓和下来，雨也显得小了。但夜色十分幽黑，大家只有借助不时闪现的闪电才能彼此看见。

德沙雷先生和阿尔迪冈上尉以及弗朗索瓦先生、下士皮斯塔什还有另外的两名北非骑兵冒雨走出了帐篷。这下，阿尔迪冈上尉等人彻底相信维埃特中尉今夜不会再回来了。他们只能在第二天返回营地了。

忽然，他们同时听到北方有狗叫声，他们激动极了。

这次他们看清了，有一条狗正在向绿洲跑来，并且快要跑到绿洲边缘了。

“是‘切红心！’真的是‘切红心’，我听出了它的声音……”

“这么看来维埃特他们在后边！”上尉也激动地说道。

假如“切红心”真的在小分队面前的话，那小分队离绿洲也就只有百十米远了。

正在这时，树林里悄然出现 30 多个土著人，他们迅速靠近营地，在阿尔迪冈等人还没作出反应之前，这些土著人围住他们，并生擒了他们。事实上，就算阿尔迪冈等人有所防备，也无法抗击这么多的匪徒。

功夫不大，能抢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了，连马也被牵向迈勒吉尔去了。

被缚的阿尔迪冈等人被互相隔开，并被带往盐湖表面。在他们刚被带离，“切红心”嗅着气味跟在后面，而当维埃特等人赶到时，自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藏非克绿洲

藏非克绿洲是迈勒吉尔最大的一个绿洲，位于欣吉兹北部，面积大约在3至4平方公里之间。藏非克绿洲盛产椰枣，其椰枣质量上乘。在果实成熟季节，卡非拉人组织驼队来到这里把大批的果实运走。藏非克绿洲只同拉哈马、奈夫塔及托泽尔等主要市镇保持着联系。

在藏非克绿洲上生活着几百个土生土长的图阿雷格人，这些图阿雷格人是撒哈拉地区最为反动的部落。在绿洲上，他们耕种了大量农田，这些农田足以使他们丰衣足食，并且藏非克绿洲上还有被开拓的小河，也足以满足他们需要。洲上的图阿雷格人很令人担忧和可怕，他们令所有驼队都不敢从附近经过，他们只向穿梭于沙漠的过游牧生活的图阿雷格人提供援助，并且他们还多次对杰里德地区进行过袭击。

另外，藏非克绿洲附近的土壤一点儿也不坚实，处处充满了危机，去绿洲只能走一些只有当地图阿雷格人才认识的羊肠小路，没有他们领路，任何人都别想靠近绿洲。然而，当大水完全淹没这些地区后，这儿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首先欣吉兹就会变成船容易靠岸的地方了。这当然令图阿雷格人感到愤怒，所以他们积极甚至疯狂地反对内海改造，这里成为反对破坏运河工程的策源地。

藏非克的部落在杰里德众多部落中影响深远，联盟部

落可因它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坚不可摧，没有哪个部落敢公开反对它，对它充满了敬畏。这一切只有在大水淹没这些地区，并把欣吉兹变成迈勒吉尔的中心岛的那一天，才能完全被消除。

藏非克绿洲上居住着的图阿雷格人是保留纯血统的图阿雷格人。他们依然遵循着祖先留下来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他们个个面容严肃，傲气十足，走路缓慢，并有极强烈的自尊心。他们右臂上无一例外地戴着他们信赖的青蛇纹镯子，他们的打扮也同祖先一样，上身穿苏丹式的棉制无袖长服，白衬衣或蓝衬衣，并且裤子在踝骨处扎紧，着皮便鞋，用一条卷状男头巾固定在头上的伊斯兰小帽，连着头巾的面纱垂到嘴上，可以防止灰尘沾唇。在这里赞成离婚，不赞成一夫多妻制。

他们同别的区域的居民有着极大的差别，他们居住的地区绝不允许别人居住，他们外出通常是为了打劫驼队，或对敌对部落进行报复打击，他们打家劫舍，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土匪，他们胆大妄为，有时为了抢劫或打击敌人，他们会来到下突尼斯平原，有时甚至到加贝斯附近。军事当局也组织过部队对这群胡作非为的部落进行剿捕，然而这些狡猾的图阿雷格人总是藏到迈勒吉尔的隐避处。此外，图阿雷格人很讨厌劳动，因此他们弄来许多仆人为他们劳动，并侍奉他们。他们还很迷信，他们不但信灵魂，而且信鬼魂，死了人他们也不敢哭，怕把鬼魂召回来。无论是谁死了，从今以后这个名字就永不再被提起。

阿迪亚尔正是这些独特的图阿雷格人的首领，当然在他身上，同样闪现部落的特点。

同样，他的家族在这个部落中也是有影响的家庭，他

的家族地位正如这个部落在迈勒吉尔其他部落中的地位一样。

另外，杰玛——阿迪亚尔的母亲也很受这个部落的尊敬，特别是图阿雷格妇女对她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冲动。这些妇女怀着对她无比崇敬的心理分担了她对外国人的仇恨。在这个部落中妇女比男人有学识，她们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与任务。她们同样憎恨鲁代尔上尉的事业。

当阿迪亚尔被捕入狱的消息传到藏非克时，引起了当地图阿雷格人的惊慌，他们担心这些外国人能否放过他们的首领？他（阿迪亚尔）能否逃脱敌手。

所以，当阿迪亚尔成功地越狱后，藏非克绿洲上的图阿雷阿人激动万分，他们用鼓乐声欢迎阿迪亚尔的返回，阿迪亚尔这时发出信号，他的崇拜者都拥到杰里德的各个城镇。阿迪亚尔知道目前对他们这个部落威胁最大的是新运河的开通，他绝不会静等着那些外国人把迈勒吉尔变成一个可航行的水上通道，他必须使新运河计划破产。

这时，机会来了，阿迪亚尔得知两天后阿尔迪冈上尉率领着探险队将在运河尽头与一个来自君士坦丁堡省的探险队汇合。

于是，阿迪亚尔率领着数百个图阿雷格人赶到这最后一段运河，先是把那儿的工人驱散，用沙子等填充了运河，做完这些之后，他们返回了藏非克绿洲。

那个梅扎奇留在那儿，是为了欺骗上尉等人，好让他们分出大部分兵力去救援那根本就不在基泽普绿洲的工人，好让索阿尔有机会指挥 30 多名图阿雷格人把上尉等人生擒。奸计得逞后，索阿尔等人押着阿尔迪冈上尉等人在维埃特中尉带兵到达之前向自己的老巢藏非克绿洲逃去。

这些图阿雷格人不但把上尉等人带走，而且把他们的坐骑也掠走了，他们把上尉等人押至距工地百米远的地方，在那儿有他们的马和单峰驼。

上尉等人被强迫骑上了自己的坐骑，而弗朗索瓦先生由于没有坐骑，被安排在一个单峰驼上。然后，这些人仓皇逃离了工地。

另外，在索阿尔带人袭击阿尔迪冈上尉的时候，“切红心”已经到达了工地，只不过没有露面而已。

由于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所以这些强盗早已备足了干粮和生活必需品，以保证他们返回藏非克绿洲。

此去藏非克绿洲有 50 公里的路程，路途也极其难走。

这些图阿雷格人把上尉等人押到索阿尔与哈里克窥探小分队宿营地的那片小树林里，他们让上尉等人一个挨着一个蹲在那里，而他们则在周围监视着。发生的这一切使上尉等人懊悔不已。

这时，阿尔迪冈上尉才认真地考虑那个阿拉伯人的真正身份，他感觉到那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您猜想得很有道理，……从一开始我就怀疑那个土著人……”皮斯塔什也说道。

“那这么看来，维埃特中尉也遇到了麻烦，他在基泽普绿洲一定找不到普安塔……”德沙雷先生说道。

“如果这个阿拉伯人真是个奸细的话，他的目的也就是把维埃特中尉从我们身边调开。”上尉分析道。

“我真希望中尉马上带人把这伙强盗给抓住。”一个北非骑兵说道。

“这不是没有可能，”皮斯塔什下士认真地说道，“我想只要再过一刻钟，我们的中尉就会向这些可恶的阿拉伯人

发动猛攻。”

“我想也差不多。” 弗朗索瓦先生补充说道，“因为在被抓的同时，我们听到了中士长的狗叫声。”

“啊！对！我们那时听到了‘切红心’的叫声，它现在在哪儿？它应该跟着我们的。” 皮斯塔什下士不停地说道。

“看！‘切红心’！‘切红心’来了！” 这时一个北非骑兵嚷道。

大家定睛一看，果然是“切红心”跑了过来。

“是你，真的是你。‘切红心’，快，快过来，快告诉我，你的主人呢？”

“切红心”很想用有含意的叫声回答下士的问话，但下士一把按住了它，下士怕“切红心”的叫声引起那些图阿雷格人的注意。

上尉等人此时仍不知这些图阿雷格人要把他们押到哪儿去。也许是迈勒吉尔盐沼，也许是杰里德某个偏远的绿洲，还可能是撒哈拉大沙漠的深处，他们心中胡乱猜想着。天明，这伙强盗给了上尉等人一些古斯和椰枣粘糕点，并舀了些河水给他们解渴。他们站了起来，向盐沼那边望去，只见大片盐晶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他们又向东望去，但由于沙丘的阻挡，他们看不到古莱阿绿洲。

上尉等人多么希望在东方古莱阿绿洲处见到维埃特中尉和他的小分队。

“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维埃特中尉昨晚已返回古莱阿了，他见到我们丢弃了的宿营地，一定会到处寻找我们……”

“可是，当初他要是没去基泽普洲的话，那我们也就……” 德沙雷先生说道。

“对！太对了！都是那个梅扎奇，要不是他……，终有一天，他会落到我手上，到那时我会剥了他的皮。”皮斯塔什下士狠狠地说道，正在这时，索阿尔下达了出发的命令，上尉走了过去。

“你把我们抓来干什么？”

索阿尔没有回答。

“那你准备把我们带到哪儿去？”上尉又问道。

索阿尔还是没有回答，却对那些入命令道：

“上马！”

上尉等人被迫上马，弗朗索瓦先生今天早晨连刮胡子的时间都没有。

皮斯塔什下士忍不住大叫道：

“看，那个人就是梅扎奇！”

上尉等人把目光投向那些图阿雷格人中的一个。

那个人正是梅扎奇，他在维埃特中尉等人陷入龙卷风的时候，偷偷溜走了，这时，正好赶上索阿尔一伙人。

“对这个卑鄙的家伙没什么可说的。”上尉说完转过身去。

这时，极少言语的弗朗索瓦先生也说道：

“这个图阿雷格人看上去就不像是个高尚的人……”

“你的看法与我的完全一样！”下士说道，这是皮斯塔什第一次没用先生这称号来称呼弗朗索瓦先生，但下士知道，弗里索瓦先生这次一定不会生气。

他们上路了，天空晴朗无云，没有一丝风，路途还是那样泥泞难走，在走凹地途中他们连一块绿洲都没碰到，只能在欣吉兹顶点找到树避热。索阿尔不住催促着赶路，他要极早赶回与哥哥阿迪亚尔见面。同时，他还要让上尉

等人不知道自己已落入阿迪亚尔的手里。但上尉与德沙雷先生却隐约猜出这是迈勒吉尔的某一部落的报复行动。

这一天总共行了 25 公里的路，虽然没有赶上暴风雨，但酷热也使人异常难受。特别是弗朗索瓦先生，坐在高高的单峰驼上，既不习惯这种动物的摇晃，也不能保持斯文模样，真是苦恼极了。

随后的行程里，索阿尔小心地领着路，以防误入泥沼中，过了泥沼就走上了坚实的土路上。

4 月 15 日这天又走了一整天的路，将近傍晚时，他们来到了藏非克绿洲。

当阿尔迪冈等人出现在阿迪亚尔面前时，所有的图阿雷格人显得十分惊奇和不安。

被监禁中

首先，阿尔迪冈上尉等人被押到一个破败的碉堡里，这个碉堡是镇上的要塞，它面临绿洲北边一个不太高的小沙丘，这碉堡还曾是藏非克绿洲上图阿雷格人的战场。

这个碉堡上有一个被削去顶尖、类似清真寺尖塔的建筑，站在这个建筑上，可以眺望远方。虽说这个碉堡已破败不堪，但勉强可以住人，它里面有几间破损的但却可以避风寒的房子。

阿尔迪冈上尉、德沙雷先生、皮斯塔什下士、弗朗索瓦先生及两个北非骑兵，一行6人就被关在这里。他们虽见到了阿迪亚尔，却没听到他说一句话，索阿尔同以前一样，不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很显然现在上尉等人身上没有任何武器，无论是枪、刀甚至是硬的东西，他们早在被擒的时候就被搜了个遍，连弗朗索瓦先生的刮胡刀都被搜去了。

当所有图阿雷格人离去后，上尉和工程师才仔细打量这个碉堡。

“你们知道吗？一个人被关进监狱后第一件事应该做什么？那就是观察整个监狱情况。”工程师说道。

“接着就要考虑到如何逃出去。”上尉补充说道。

众人听完就把目光转向院中，在院中间有一座半截塔，很高，不凭借工具是不可能跃到墙外的，在它的底部有一

扇厚实的门向内开着，但现在也被索阿尔关上了，并且被用铁皮加固了，不可能打破，现在只有看墙了，然而墙的四周也被警戒着。天很快就黑了下來，但依然没有人给上尉等人送食物和水，他们又饥又渴，但只能忍耐着。

他们又借着一点黄昏的光亮看院子，找到一间放置粪桶的屋子，他们聚集到了这屋子里。半天，皮斯塔什下士说道：

“难道他们想饿死我们吗？”

“不，这不可能，如果他们想饿死我们的话，就不会在索阿尔俘虏我们的时候也为我们准备一份食物。现在还可以，但到了明天还不给我们食物的话，那时我们才难以忍受呢！”上尉说道。

“现在我们还是想办法睡觉吧！”德沙雷先生说道。

“对，睡觉，在梦中我们可以吃上排骨，填上肉陷的鹅、还有沙拉、有……”皮斯塔什下士赶紧说道。

“说！下士，说下去！”弗朗索瓦先生说道，“可我只要一盆美味肥汤就够了。”

众人都在猜测，阿迪亚尔会把他们如何处置？他一定认出了阿尔迪冈上尉，他会把上尉处死吗？他会把所有被俘虏的人处死吗？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德沙雷先生说道，“我们目前还没有性命之忧，因为，图阿雷格人会把我们当作人质。大家想一想，阿迪亚尔和图阿雷格人在工人返回工地之前，势必要对347公里处进行袭击，他们极有可能在这次袭击中失败，他会重新落入当局之手，那样我们就对他有用处了，如果我们对他说‘我们可以换回你和你的伙伴们的生命。’他一定会相信的。我认为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从理论上说，您的推论成立，”上尉对工程师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阿迪亚尔的为人，他是个残忍自私的人，他有时会丧失理智的。”

“可阿迪亚尔复仇的对象恰恰是您，我的上尉。”下士提醒道。

“对，你说得很对，下士，我也很奇怪，阿迪亚尔既然认出了我，为什么没对我使用暴力，我认为……我现在担心的却是维埃特和普安塔的命运。”

“我们必须寻找时机逃脱，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要牢牢抓住，逃脱他们控制。当在我的伙伴面前出现时，我一定要成为自由的人，而不是作为用来换取这群匪徒性命的俘虏，我一定要与这伙袭击我的匪徒面对面地斗争。”

就在阿尔迪冈上尉和德沙雷先生商讨越狱方案时，下士皮斯塔什和弗朗索瓦先生也在考虑此事，他们想依靠外援，甚至依靠“切红心”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事实上，问题就要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看待。

事实上，“切红心”一直没有离开，追踪索阿尔一伙人来到藏非克，而索阿尔一伙也知道“切红心”在跟着他们，却没有赶走它，但他们却不允许“切红心”进入关押上尉等人的碉堡。

皮斯塔什下士和弗朗索瓦先生还在议论着“切红心”。“狗具备我们人类所有的特殊思维。如果我们把情况跟‘切红心’谈一谈，让他去找它的主人尼科尔中士长，弗朗索瓦先生，您说它会不会去？”

弗朗索瓦先生没有回答，只是不住地点头，并不时摸着刚刚长出硬胡子的下巴。

上尉等人由于久久盼不来食物和水，所以只好坐下来

休息，但没有睡多长时间他们就从饥饿中醒来了。

“从今天晚上没人给我们送饭来看，明天上午我们还有可能挨饿。”弗朗索瓦先生分析道。

“这群浑蛋，为什么不给我们送吃的，我饿得快不行了，这群可恶的家伙！”皮斯塔什下士说道。

上尉等人也加入了吃这个话题的讨论上来。就在他们讨论还未结束时，艾赫迈特和一些图阿雷格人钻进了院子。他们拿来了一些糕点、冷肉和椰枣，还有一罐从河里汲来的水。阿尔迪冈上尉又压抑不住图阿雷格人将怎样处置他们的疑虑，他走了过去，向艾赫迈特询问。艾赫迈特同索阿尔一样没有回答阿尔迪冈上尉的问话，而是转身离开了院子。就这样三天过去了，情形一点儿也没有发生变化。这三天里，上尉等人又仔细观察了整个院子。企图找出有疏漏的地方，可是一无所获，惟一的通道是门，却又不能强行打开。

皮斯塔什下士为了了解外面的情况，经过多次努力，冒着被摔死的危险从破台阶上攀援到没有顶篷的帽状拱顶上。

从那里可以纵观整个绿洲的场景，而不怕被人发现。

从观察中得知欣吉兹东西纵长大约在3~4公里，镇中央有百十间房子，并围绕着这碉堡排列，在最北面一排住房中，有一间房四周用土墙围着，而且门前插着许多旗帜，据估计这极有可能是阿迪亚尔的房子。

4月20日下午，下士又观察到一特殊情况，那就是，有许多人从欣吉兹不同地方赶来，他们既没有骑骆驼，也没有带着别的牲口，显然不是进行商业性质的活动。

“他们极有可能是阿迪亚尔召来的，定有什么重要活

动。”下士猜测着。时间不长，镇上广场就聚满了图阿雷格人。下士忙把情况告诉上尉，阿尔迪冈上尉急忙爬到狭窄的拱顶塔上。

没错，这肯定是场重要的聚会，不然不会有这么多图阿雷格人齐聚藏非克的。此时广场上闹闹吵吵，一片沸腾，直到来了一位人物为止，在这个人的旁边还有一个男子和一个老妇女。皮斯塔什下士突然指着那个人高声叫道：

“他就是阿迪亚尔，图阿雷格人的首领。”

“对，他就是阿迪亚尔。”上尉也说道。

事实上，阿尔迪冈上尉和皮斯塔什下士说的不错，那个人就是图阿雷格人的首领阿迪亚尔，他身边的男子是他的弟弟索阿尔，那个老妇女是他的母亲杰玛。只见阿迪亚尔来到广场中心位置滔滔不绝地演讲着，他的演讲不时被那些图阿雷格人的掌声所打断。上尉和下士只能看到这些，却听不到阿迪亚尔具体在讲些什么。阿迪亚尔的演讲大约进行了一小时左右，最后又在众人的簇拥下，向自己的房子走去。阿尔迪冈上尉和下士把情况向众人讲述了一遍。

德沙雷先生分析道：

“他们一定是为了破坏新运河工程而召集的会议。”

“我也这么认为。”上尉说道，“而且极有可能又是针对普安塔领导人修建的那段运河。”

“我猜一定是关于我们的活动，”下士气愤地说道，“他们是要把我们杀掉！”

争论之后，谁也没有说话，上尉和工程师也都担心：“图阿雷格人齐集藏非克绿洲是为了搞破坏活动吗？难道真像皮斯塔什下士所说的要把他们杀害吗？另一方面，维埃特中尉不知我们落入哪一部落手中，他们能来得及救援我

们吗？”

从拱形塔顶下来前，阿尔迪冈上尉没有忘记巡视一下整个迈勒吉尔地区，他发现迈勒吉尔地区的南北部都十分荒凉，欣吉兹向东西两侧延伸的部分也是同样萧条，总之这是片广阔的荒漠，维埃特中尉能知道我们被困在这里而领兵来救吗？

“假如阿迪亚尔真的把我们拖到广场处死，我们要进行反抗，但……”上尉继续思索着。

白天就在担心中过去了，吃的东西早就在上午时候被放到院子里，一次放一天吃的东西。夜晚，他们又躺在了屋子里的草铺上。

就在他们刚入睡半小时左右，外面突然响起了声音，众人醒来，都在担心是否阿迪亚尔派人来提审他们。

皮斯塔什下士忙起身，趴到门边仔细听。

细听之下，才知不是脚步声，而是低沉和悲哀的尖叫声，是只狗在来回走动。

“啊！是不是‘切红心’，‘切红心’！”下士轻声叫了起来。

狗趴在门槛边上。

“‘切红心’，‘切红心’！”皮斯塔什下士继续叫着。

“切红心”听出了皮斯塔什下士的声音，它低低地叫着表示回应。

“真的是‘切红心’！”下士轻轻喊道，“‘切红心’马上去找你的主人，和你的老朋友‘争光’，告诉他们，我们在这儿！”

这时，上尉等人也靠近了大门，他们希望借助“切红心”与他们的战友联系上，好让维埃特等人知道他们被困

在这儿，派兵来救援他们。

“去吧！‘切红心’！快去找你的主人！”下士又叮嘱道。

“切红心”好像理解了下士的意思，因为它在皮斯塔什下士说完后就跑开了。

第二天，依然在平淡中过去了，无任何事情发生。

在夜里，下士爬在门边仔细听墙外的动静，但什么动静都没有听到，显然“切红心”还没有回来。

两天就在这不安与等待中过去了，“切红心”没有回来，镇上也没有什么异常现象。

第三天，也就是4月24日上午10点，上尉爬到塔顶观察时发现镇上人声噪动，镇民又齐聚广场，并且有许多人骑着马赶到广场。

“难道阿迪亚尔决定要把我们拖到广场处死吗？”

但上尉很快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只见阿迪亚尔骑在一匹马上，处于广场中心位置，在他周围有一百名左右跟他装扮一样的图阿雷格人。

约半小时左右，阿迪亚尔领着这一百多人出镇向欣吉兹以东行去。

上尉忙跳回院子，把阿迪亚尔领人出发的事向众人讲述了一遍。

“他们一定是去古莱阿，看来那里的工程即将恢复了。”工程师说道。

“他们能否同维埃特中尉所率领的小分队相遇？”

“是啊！有这个可能，但又不一定。”下士说道，“不管怎样，总算给了我们一次逃生机会。”

“怎么？……”其中一个北非骑兵问。

“我在考虑如何利用这难得的机会逃脱出去，可墙又这

么高，门还紧锁着，又没有外援？怎么逃呢？……”

什么事都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皮斯塔什下士所说的没有外援，却又恰恰来了。就在那天夜里，“切红心”出现了，它低低地叫着，并跑到大门跟前，用爪子使劲抓地。

“切红心”在本能的引导下，在墙角落发现一个洞，洞只有一些疏松的土填充着，从这里“切红心”可以钻到院子里。

“切红心”欢快地跑着，皮斯塔什下士好不容易才把它叫住。

这时，上尉等人也闻讯冲出了屋子，他们跟着“切红心”来到它刚才钻进这个院子的洞口。

那是一个院子内向外通水的过道，只要扒开堵塞在那里的泥土和沙子，就可以通过它而爬到外面去。看来，上尉等人在阿迪亚尔尚未返回藏非克绿洲之前，要利用这个洞逃出去，可是他们出了碉堡，又怎么出村镇呢？出去的时候能保证不被人发现吗？即使出了镇，50 公里的路程又如何走呢？另外，没有食物，没有……

可是没有人考虑到这些，他们只是想尽早离开这个碉堡。这时，“切红心”钻进了那个洞口。

“下士，快！”上尉说道。

“您先过，上尉。”皮斯塔什下士坚持道。

10 分钟左右他们都爬出了洞口，来到墙外环形路上。

此时，天空一片漆黑，不见一丝光亮，上尉等人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又是多亏了“切红心”在前面领着路，上尉等人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幸运的是，他们没碰到任何人。

就这样，他们穿过了镇边树林，来到了绿洲边缘。

就在他们刚要穿过绿洲时，一个提着灯笼的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在那一瞬间，他们都认出了对方。

提灯笼的人赫然就是梅扎奇，他这是要返回镇里。

梅扎奇大惊，刚要喊叫，“切红心”猛地扑了上去，一口咬住他的喉咙，梅扎奇仆地而死。

“好！好样的！‘切红心’！”下士由衷地赞道。

上尉等人看也没看这个使他们身陷囹圄的奸细，他们瞄准了迈勒吉尔东部所在的方向，大步行去。

上尉选择迈勒吉尔东部为逃跑方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认为径直向东部走到边缘之后，再沿着贯穿撒哈拉的方向走，在那里有去图古尔特的小路，走出图古尔特就可以安全、容易地到达比斯克拉。如果经欣吉兹向西走，不仅由于路不熟容易迷路，还有可能遇上阿迪亚尔安插在那里预防比斯克拉部队的图阿雷格人，还有一点，上尉把希望寄托在“切红心”上，因为“切红心”已把他们成功地领出了绿洲，应该把领路一事依附于“切红心”的灵性。正如皮斯塔什下士所说：

“上尉，只要我们跟着‘切红心’走就不会走错，它有着猫一样的眼睛，视黑夜如同白昼。”

“那好，我们跟着它。”上尉说道。

这是个明智的决断，首先，在这如此黑的夜里，又在这迂回曲折的绿洲里很难保证不绕着圈走，但在“切红心”的带领下，他们迅速到达了欣吉兹北部边缘，并只沿着岸边走。除此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迈勒吉尔到处充满了泥潭流沙，人如果掉进去，很难自拔，只有一些小路才可以进出绿洲，而这些小路只有当地人才识得，上尉等人

有了“切红心”领路，可以避免偏离那些小路。

上尉等人就这样在“切红心”的带领下，星夜赶路。天亮的时候，他们到达一片棕榈林，他们估计已走了七八公里路，离欣吉兹最远端还有2公里多，过了欣吉兹，再穿过盐沼，才能到达古莱阿绿洲。

走了半夜的路，大家都很累，上尉决定在这片棕榈林里休息1小时。这片树林荒凉寂静，树林南边是一些村镇；东边是一片广阔的平原。昨天阿迪亚尔率队就是从这片平原过去的，已经过了15小时左右，想必已经走了好远。

上尉等人除了疲劳之外，还感到饥饿难耐，他们昨晚在牢中所吃的食物早在夜里赶路时消耗殆尽。幸亏欣吉兹这块绿洲上有些野果，如椰枣、浆果，另外皮斯塔什下土又采撷些可食用的根茎，把这些根茎在火上烧一下，就可以充饥。

也就是说，在没出这块绿洲之前，上尉等人尽可用一些野果、根茎来充饥，渴了可以舀河水来喝，但一旦出了绿洲进入盐沼地区，象这样的机会就不会再有，因为那里只长着一丛丛茅草，不能吃。

应该看到，既然索阿尔押着他们从古莱阿到藏非克走了两天，那么他们从藏非克到古莱阿就要用更多的时间，原因很明显，第一，他们没有马代步；第二，他们不识路。

“但是不管怎样，总共只有50公里的路程，到今天晚上，我们将走出一半，那剩下的20余公里路我们可能用双倍时间来完成，顺利的话，后天晚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运河的陡岸了。”一小时后，他们又出发了，一路上他们尽量掩饰着身形，那时天阴沉着，阳光无力地射到他们身上，但最后，雨终于没有下。

他们如期完成了上午的行程。其间没有任何事发生，也没碰到一个土著人，同时他们也不担心阿尔迪亚匪帮，因为这伙匪徒肯定在 30 公里外的东部。中午休息时，他们找来一些椰枣和根茎，胡乱吃了一些。

下午他们大约又走了 10 余里路程，这样他们离藏非克绿洲只有 25 公里了，天黑前他们停在了欣吉兹的尽头。在这边缘之外，是一望无垠的盐沼地，如果没有向导，要走这样的盐沼地极其困难。但从另一方面看，即使艾赫迈特发觉囚犯逃跑了，他也无法找到他们的痕迹了。徒步行了一整天，所有的人都累极了，他们极需要休息。而在这个季节、这个纬度用不着担心受凉，他们蜷缩在一丛棕榈树脚下。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上尉仍没忘了派人巡夜，皮斯塔什下士毛遂自荐担任了上半夜的岗哨。当他的同伴沉睡时，下士也禁不住睡魔的入侵，他也睡着了。

突然他被同他一起放哨的“切红心”的叫声惊醒了。

“警报……警报……”下士忙大喊起来。

与此同时，阿尔迪冈上尉翻身站了起来。

“听！上尉，这有声音！”下士说道。

很响亮的树枝断裂声，亦或是树摇晃的声音清晰地从树丛左右传了过来。

“是不是藏非克的图阿雷格人追来了？”下士紧张地问。

阿尔迪冈上尉倾身凝听了一会儿，对下士说道：

“不，不可能是他们，他们要追赶我们，绝不会弄出这么大声音。”

“那会是什么？”工程师问。

“好像是野兽在跑来跑去。”下士说道。

实际上，即使不是图阿雷格人追击他们，就是一些受了伤的狮子或别的动物围攻他们，他们也无力抵抗，他们身上没有一件自卫武器。

这时“切红心”变得躁动不安起来，皮斯塔什下士忙把它死死按住，不让他扑向那声响传来的地方。可是，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猛兽之间的撕打吗？还是彼此之间在争夺猎物，如果它们发现树丛里还有猎物，它们就会扑过来的。上尉等人焦虑不安起来，随即上尉把众人召集到一起，命令他们迅速找棵树爬上去。

众人很快爬上了树，但当下士松开了按着“切红心”的手，狗就窜向了左面树林。

“‘切红心’回来！回来！”下士忙叫道。

但“切红心”或是没听到，或是不愿意听，总之没有回来。

就在众人爬上树后，那嘈杂声似乎小了些，又一点一点地远去了！最后又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切红心”也回来了。

“没事了，那些猛兽离去了，谢天谢地，它们没有发现我们……”德沙雷先生说道。

“‘切红心’怎么了？怎么有血？是不是被那些野兽给抓伤了？”皮斯塔什下士突然喊道。

但“切红心”并没显出痛苦的样子，它反而扯着下士向树林左面拖去，似要下士跟着它去。

“不……别动！下士，”上尉说道，“到了天明，再看该做什么……”

下士依言没有动。众人又回到原来睡觉时的位置。

众人一觉睡到天明，当他们醒来时，太阳刚刚升起在

迈勒吉尔东方的地平线上。

“切红心”又跑向左面树林，当它再次返回时，身上又沾了一些新鲜血迹。

“那边一定有被咬死的野兽，或许是只狮子也说不定。”

“可惜狮子肉不能吃，否则的话……”

“让我们看看再说。”上尉说道。

众人跟着“切红心”向左面树丛走去，大约走了几十米距离，发现那里卧着一只淌血的野兽。

这只死去了的野兽并不是只狮子，而是只大个儿羚羊。这定是野兽们为了争夺它而互相厮打起来，以至把它丢下了。众人猜测道。

“啊！好极了！这定是极美的野味，这回我们可有整个路上吃的肉干了。”下士喊道。

这只死羚羊的出现，使上尉等人不再啃那些生涩的椰枣和根茎子。北非骑兵和下士立即动手，把羚羊最好的肉撕了下来，他们没有忘记赏给“切红心”一块好肉。众人把肉带回了营地，把火生起来，又把羚羊肉放到上面烤。

众人欢喜地吃了一顿羚羊肉后又休息了一会儿，都感到体力大增。

“出发！”上尉命令道，“不要耽搁，要是藏非克的图阿雷格人追上来，我们就走不了了。”

“动身吧！弗朗索瓦先生。”皮斯塔什下士说道，“但愿我们能到一个有理发店的地方，因为您的胡子已有好大一把了。”

但在出发前，必须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首先得保证有充足的食物，但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个问题了，因为他们还有一些羚羊肉。另外，在穿越迈勒吉尔的盐沼中，

没有树木，怎么点火呢？……看来只有预先准备一些了。

皮斯塔什下士和两个北非骑兵立即忙活起来，他们找来枯木，生起火，把剩下的羚羊肉放到上面烤，然后又把烤熟的羚羊肉分成了六份，每人一份，用鲜树叶包好。等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后，太阳已离开了地平线，天空晴朗无云，预示着一个热天又将来临，在这剩下的路途中，不会再有象欣吉兹这儿的树为这些逃难者遮挡炎炎烈日了。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上尉等人在前一天的逃跑中，有没有被人跟踪，而现在又在光天化日之下穿越这毫无遮拦的盐沼，能确保不被人发现吗？假如有几个图阿雷格人与他们交错而过，那又将是如何？

在这些问题上，有另一个客观问题，那就是，无论是工程师还是上尉都不认识路，在去古莱阿绿洲的路上，真是既困难重重，又危险万分。

但是，无论怎样，这些逃难者都需振作精神，既要正视困难又要有坚强的毅力，并且每个人都要竭尽全力。

“出发！”上尉说。

“泰 尔”

阿尔迪冈上尉和他的同伴们此刻正小心翼翼地走在盐沼表面上，由于地面上有盐霜覆盖，不能看出其下面是否是坚硬的土地，他们每走一步都在担心，是否会陷入泥潭。德沙雷先生作为一名运河工程师，对土质颇有研究。他知道虽然上一层是盐壳，但下面有可能是混有沙子的泥灰岩，这些泥灰岩再经水的浸蚀，就会失去原有的坚硬度。所以不能单看最上面的盐壳硬度，这极易引起误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

从绿洲一出来，上尉等人就试图找到阿迪亚尔和他的图阿雷格人的小分队穿过这片盐湖而遗留下来的痕迹，他们认为既然这几天既没下雨又没刮风，这些痕迹理应存在，但结果却与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们根本找不到那些痕迹。无奈他们只能依靠自己慢慢试探着往前走了。

在极缓慢的行军过程中，德沙雷先生和上尉坚持在前面领路，“切红心”则走在最前面，在走什么方向之前，上尉和工程师总是先确定一下土壤结构，然后再作决定。就这样，将近中午时候，他们才走了3公里路程，他们疲倦极了，到处寻找能够休息的地方，但眼前既无绿洲也无树，只在百步之外有个不高的小沙丘。“我们毫无办法。”上尉说道。

众人无奈向百步外的沙丘走去，坐在沙丘背阳的一面，

每个人拿出了他们的干粮吃了起来，皮斯塔什下士想找点水来解渴，但找了半天，却一无所获，只得用干的椰枣来解渴。休息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众人又开始走了，尽管他们还很累，还很渴。上尉不时抬头看天上的太阳，以确保他们始终向迈勒吉尔东部行进。

下午的行进同上午一样缓慢。“切红心”一直走在众人前面，当它感到脚下的盐地在下沉时，它就忙退回来，于是众人也停住，然后再探再走，这样走走停停，天很快就黑了下來，众人也身心疲惫地停了下来，即使他们再急迫想走出盐沼，也不能冒险夜行。

上尉向四周看了看，发现眼前只是一片光秃秃的平原，别说是树，就连小沙丘也没有一个，况且没有可以汲水的河流或山泉，这样的地方做宿营地是极为不利的。

上尉正在苦恼时，皮斯塔什下士走了过来，对上尉说：

“上尉，我发现一个比这儿更好的宿营地！”

“你说什么？下士。”上尉问道。

“上尉您看……要是我没看错的话，那边有个小沙丘。”

众人顺着下士指向东北方向的手看去，果然距他们大约有3公里的盐沼处有一小沙丘。

在那沙丘上面长着三四棵树，当地人把这样的沙丘叫“泰尔”。如果阿尔迪冈上尉及他的同伴能在那儿宿营的话，真比他们目前所在的地方宿营要好上百倍。

“对，去那宿营！”上尉表示道。

“况且，那儿也是我们要走的方向。”工程师补充道。

“也许，那边的地会比这边的更坚实些。”下士说道。

“走！朋友们！别泄气！”上尉鼓励着众人。

大家跟在了他后面。

但是，在“泰尔”那边，果真像下士所说的土地会更坚硬些吗？事实并非如此。

“我怕我到不了！”弗朗索瓦先生说道。

“别这么说，来抓住我的胳膊。”下士说道。

太阳落山时，他们才走了2公里路程。

最后，众人排成了纵队，一个跟着一个往前走，他们只能看一步走一步，即使这样他们有时也会陷入流沙里。弗朗索瓦先生因偏离了小路，以至陷入了“海眼儿”里，大半个身子已陷入不见了，只露着上半身。

“快来救我！快来救我！”他边挣扎边高喊着。

“挺住啊，我来救你！”下士忙喊道。

由于弗朗索瓦先生走在众人后面，所以大家停下来返回去救他。“切红心”超过了众人来到弗朗瓦先生身边，弗朗索瓦先生忙用力抱住“切红心”的脖子，“切红心”使劲挺着脖子，并连连往后退，终于把弗朗索瓦先生从“海眼儿”拔了出来。这时上尉等人也赶到了，看着弗朗索瓦先生那滑稽的样子，皮斯塔什下士说道：

“不用害怕，弗朗索瓦先生，‘切红心’要不来救你，我也能抓住您的胡子把您给揪上来。”接着上尉等人一个接一个地在沙子上爬，这样做是为了能互相帮助下，避免再出现陷入泥潭里的情况。

但新的困难出现了，当上尉等人刚刚看见“泰尔”时，却又不知道是往左行还是往右行。

无奈，他们只好盲目地选择了一个方向，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一选择上。

但最后，还是“切红心”使他们走上了正确通往“泰尔”的道路上，众人循着“切红心”的叫声，向左行了大

约几十米的距离，并向高处行了几步。“小丘原来在这个方向……”下士说道。

“那刚才我们恰恰走错了。”德沙雷先生补充道。

“切红心”率先找到了“泰尔”，它用反复的叫声提醒大家往它这边来。

明确了方向，大家顿时信心百倍，他们小心翼翼地爬了过去，在逐渐升高的爬行中，众人感觉到地变得比较结实了，在上面还有一些粗糙的苔藓，可以钩住手指，这样众人终于爬上了“泰尔”。

“啊！终于安全地到达了！”下士激动地喊道，并爱抚地抚摸着身边的“切红心”。

上尉等人爬到“泰尔”上时，时间已经8点多了，众人精疲力尽，似乎连抬胳膊的力气都没有了。很快，皮斯塔什下士，弗朗索瓦先生、两个骑兵都疲倦地睡着了。而阿尔迪冈上尉和德沙雷工程师却怎么也睡不着，他们心中有着太多的担忧和焦虑。

“您说这儿离古莱阿绿洲还有多远？”上尉向工程师问道。

“大约有12至15公里。”德沙雷先生回答道。

“您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

“应该是这样。”

这一夜对上尉和工程师来说显得很漫长，他们羡慕地看着熟睡中的同伴，同伴们的确睡得很熟，天空中电闪雷鸣，也没能把这些人吵醒。

午夜时分，嘈杂声又剧烈起来。

“出了什么事？”阿尔迪冈上尉从树底下站了起来。

“不知道。”工程师回答道，“是远处的暴风雨吗？……”

又不像，倒像地壳运动的声音！”

这时，熟睡中的人也被越来越大的声响吵醒了。

“切红心”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它跑下“泰尔”脚下好多次，最后一次上来时全身湿漉漉的。

“水！‘切红心’身上的是水，不是血，真的。”下士喊道。

下士的话是针对上次“切红心”身上沾的羚羊血而言。

“切红心”忽然抖了抖身子，水溅了皮斯塔什一身。

这样看来，“泰尔”附近一定有一片相当深的水，可是，当众人跟着“切红心”下了“泰尔”到达那里时，不是趟过了一片水，而是在易潮解的泥灰岩上爬过去的。那刚才的水呢？是不是沉入了地下？会不会再上来？

上尉等人又爬回“泰尔”，待天明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想重新睡觉，但又睡不着，而且那种声响越来越剧烈，好像来自盐沼底下，又好像有两种力量在互相撕拽。

下士有时下到“泰尔”脚下，发现最早的地层浸在水里已有2至3英尺厚了。

这些水难道真是由地下上来的？是地层运动把水从下面的泥灰岩层里挤到地表的吗？如果是那样的话，盐沼应该下沉，同时这也说明迈勒吉尔确实比地中海海面低。

曙光终于来临，而从那地下传来的声音还在不停地扰乱空间，“泰尔”好像也在随着摇晃，周边的水随着晃动也不断涌出来。

“这么看来，迈勒吉尔完全可以用这盐沼下面的水来灌满？”阿尔迪冈上尉向工程师询问。

“听起来的确不可思议，但也有可解释的一面。”工程师说道。

“那是怎样的？”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海湾里的水越过加贝斯把迈勒吉尔淹没，并且水也会把从加贝斯到杰里德的整个地区淹没。”

“那倒好！我们游泳回去。”下士高喊道。

天渐渐亮了起来，从“泰尔”向东方望去，只见一片白光，好像有一张厚厚的雾障挂在地平线上。

德沙雷先生高兴极了，自从自己被救回托泽尔，不但见到了久违的同伴，现在公司还把运河工程完全交给自己，使自己的愿望有机会完成，了却了一生心愿。

就在众人为了举行庆祝活动时，德沙雷先生已在估计新工程的预算了，而这些预算已经列入了他交给公司行政部门的报告中去了。